

第四編

·94·

民國叢書

第四編

·94·

綜合類

春覺齋著述記　朱羲胄述編

貞文先生學行記　朱羲胄述編

林氏弟子表　朱羲胄述編

畏廬文集　林紓著

畏廬續集　林紓著

畏廬三集　林紓著

畏廬詩存　林紓著

上海書店

春覺齋著述記卷一

林畏廬先生學行譜記四種之二

潛江朱羲胄述編

著述年表

發凡曰。年表之後。更有書錄二卷。書錄分類編年。其年時不得不爲之裂析。統貫未能也。於是乃依先生譯著年時以爲經。而以書目爲緯。按時編次以制表。弗任類隔居。書錄先則不啻表爲書錄之綱領。而書錄爲表之毛目。又與譜文可相表裏。讀者檢攷校觀。庶無復繁難之憾已。

年時	書目	著譯	版本	書錄類屬
清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仍以月日爲次。而不復書月日。其有譯著年時不可考者。則以印行之年時著錄之。）	閩中新樂府一卷	先生著	閩縣魏瀚活字版印行本	目載書錄文學類詩集之屬 以下簡稱某類某屬
二十七年辛丑	茶花女軼事一卷	法國小仲馬原著。凡先生譯述之書。表中皆不著同某譯。省文也	汪穰卿玉情瑤怨館校刻本。上海廣智書局鉛印本。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以下簡稱商務館印本。其餘書肆印行者。亦皆倣此。	小說類下言情之屬

年	書名	原著	版本	類屬
	黑奴籲天錄四卷	美國斯土活女士原著	上海文明書局鉛印本 魏氏原刊本	小說類下政治之屬
二十八 壬寅	伊索寓言一卷	希臘伊索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寓言之屬
二十九 癸卯	利俾瑟戰血餘腥記二卷	法國阿猛查登原著	文明書局印本	小說類下傳記軼事之屬
	滑鐵廬戰血餘腥記二卷	法國阿猛查登原著	文明書局印本	小說類下傳記軼事之屬
三十 甲辰	美洲童子萬里尋親記一卷	美國增米自記 英國亞丁編輯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倫理之屬
	英國詩人吟邊燕語一卷	英國沙士比亞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神怪之屬
三十一 乙巳	埃及金塔剖尸記三卷	英國哈葛德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神怪之屬
	迦因小傳二卷	英國哈葛德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言情之屬
	英孝子火山報仇錄二卷	英國哈葛德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倫理之屬
	斐洲煙水愁城錄二卷	英國哈葛德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探險之屬
	鬼山狼俠傳二卷	英國哈葛德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神怪之屬
	撒克遜劫後英雄略二卷	英國司各德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傳記軼事之屬
	玉雪留痕一卷	英國哈葛德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言情之屬
	洪罕女郎傳二卷	英國哈葛德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言情之屬
	蠻荒誌異二卷	英國哈葛德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神怪之屬

年	書名	原著	版本	類別
三十二 丙午	海外軒渠錄一卷	英國斯威佛特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寓言之屬
	霧中人三卷	英國哈葛德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探險之屬
	橡湖仙影三卷	英國哈葛德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社會之屬
	旅行述異二卷	美國華盛頓歐文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滑稽之屬
	神樞鬼藏錄二卷	英國阿瑟毛利森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偵探之屬
	金風鐵雨錄三卷	英國柯南達利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軍事之屬
	紅礁畫槳錄二卷	英國哈葛德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言情之屬
三十三 丁未	十字軍英雄記二卷	英國司各德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軍事之屬
	拊掌錄一卷	美國華盛頓歐文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滑稽之屬
	歇洛克奇案開場 前篇一卷 後篇一卷	英國柯南達利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偵探之屬
	大食故宮餘載一卷	美國華盛頓歐文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傳記軼事之屬
	愛國二童子傳二卷	法國沛那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實業之屬
	滑稽外史六卷	英國卻而司迭更斯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滑稽之屬
	花因一卷	英國幾拉德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言情之屬
	劍底鴛鴦二卷	英國司各德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言情之屬
	孝女耐兒傳三卷	英國卻而司迭更斯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倫理之屬

年歲	書名	著者	出版	類別
	雙孝子噀血酬恩記二卷	英國大隈克力司蒂穆雷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倫理之屬
	小兒語述義二卷	先生著	商務館印本	哲學類倫理之屬
三十四 戊申	玉樓花劫前篇二卷後篇二卷	法國仲馬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傳記軼事之屬
	塊肉餘生述前篇二卷後篇二卷	英國卻而司迭更斯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社會之屬
	賊史二卷	英國卻而司迭更斯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社會之屬
	中學國文讀本清朝文二卷合後各朝文爲一種	先生選輯	商務館印本	文學類總集選本之屬
	髯刺客傳一卷	英國柯南達利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傳記軼事之屬
	恨綺愁羅記二卷	英國柯南達利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傳記軼事之屬
	電影樓臺一卷	英國柯南達利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社會之屬
	天囚懺悔錄一卷	英國約翰沃克森罕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社會之屬
	蛇女士傳一卷	英國柯南達利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社會之屬
	不如歸二卷	日本德富健次郎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哀情之屬
	英國大俠紅蘩蕗傳二卷	法國男爵夫人阿克西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義俠之屬
	新大方夜譚二卷	英國路易司地文 英國佛尼司地文同輯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社會之屬
	慧星奪壻錄一卷	英國卻洛得倭康諾埃克爾司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社會之屬
	鍾乳髑髏二卷	英國哈葛德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探險之屬

年	書名	著者	印本	類別
	西利亞郡主別傳二卷	英國馬支孟德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言情之屬
	冰雪因緣六卷	英國卻而司迭更斯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社會之屬
	璣司刺虎記二卷	英國哈葛德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言情之屬
宣統元年己酉	平選王船山史論二卷	先生選輯	商務館印本	文學類專家選本之屬
	黑太子南征錄二卷	英國柯南達利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軍事之屬
	藕孔避兵錄一卷	英國蜚立伯倭本翰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偵探之屬
	脂粉議員一卷	英國司丟阿忒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社會之屬
	西奴林娜小傳一卷	英國安東尼賀迫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言情之屬
	中學國文讀本元明文一卷宋文一卷唐文二卷六朝文一卷	先生選輯	商務館印本	文學類總集選本之屬
	蘆花餘孽一卷	英國色東麥里曼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社會之屬
二庚戌	畏廬文集一卷	先生著	商務館印本	文學類文集之屬
	中學國文讀本周秦漢魏文二卷	先生選輯	商務館印本	文學類總集選本之屬
	三千年豔屍記二卷	英國哈葛德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神怪之屬

年份	著作	著譯者	版本	類別
民國元年 舊曆壬子	殘蟬曳聲錄一卷	英國測次希洛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政治之屬
	京華碧血錄一卷 初名膽劍錄·亦名劍膽血腥錄·	先生著	商務館印本 曾雲霈印行本	小說類上長篇之屬
	古鬼遺金記一卷	英國哈葛德原著	上海廣益書局鉛印本	小說類下神怪之屬
二 舊曆癸丑	左孟莊騷精華錄二卷	先生選輯	商務館印本	文學類總集選本之屬
	離恨天一卷	法國森彼得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哀情之屬
	技擊餘聞一卷	先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上筆記之屬
	深谷美人一卷	英國倭爾吞原著	北京宣元閣鉛印本	小說類上倫理之屬
三 舊曆甲寅	金陵秋一卷	先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長篇之屬
	魯濱孫飄流記二卷 續編二卷	英國達孚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探險之屬
	貝克偵探談初編一卷 續編一卷	英國馬克丹諾保德慶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偵探之屬
	刼外曇花一卷	先生著	文明書局印本	小說類上長篇之屬
	情鐵二卷	原著人名未詳	上海中華書局鉛印本	小說類下言情之屬
	韓柳文研究法二卷	先生著	商務館印本	文學類文平之屬
	黑樓情孽二卷	英國馬尺芒忒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哀情之屬
	荒唐言一卷	英國伊門斯賓塞耳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神怪之屬

年	書名	著者	版本	類屬
四 舊曆乙卯	羅刹雌風一卷	英國希洛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偵探之屬
	義黑一卷	法國德羅尼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義俠之屬
	蟹蓮郡主傳二卷	法國大仲馬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政治之屬
	魚雁抉微前編一卷	法國孟德斯鳩原著	商務館東方雜誌第十二卷九號至第十四卷七號刊載	小說類下社會之屬
	哀吹錄一卷	法國巴魯薩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筆記之屬
	羅刹因果錄一卷	俄國託爾斯泰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筆記之屬
	雲破月來緣二卷	英國鵲剛偉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言情之屬
	雙雄較劍錄二卷	英國哈葛德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言情之屬
	鷹梯小豪傑一卷	英國楊支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倫理之屬
	薄倖郎二卷	英國瓊司倭司女士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言情之屬
	石麟移月記一卷	原著人名未詳	文明書局印本	小說類下哀情之屬
	魚海淚波一卷	法國辟尼略底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哀情之屬
	溷中花二卷	法國爽梭阿過伯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諷世之屬
五 舊曆丙辰	修身講義二卷	先生著	商務館印本	哲學類倫理之屬
	畏廬續集一卷	先生著	商務館印本	文學類文集之屬

書名	著者	版本	類屬
雷差得紀一卷	英國莎士比亞原著	商務館第七卷一至四號小說月報刊載	小說類下傳記軼事之屬
亨利第四紀一卷	英國莎士比亞原著	商務館第七卷二至四號小說月報刊載	小說類下傳記軼事之屬
亨利第六遺事一卷	英國莎士比亞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傳記軼事之屬
凱徹遺事一卷	英國莎士比亞原著	商務館第七卷五至七號小說月報刊載	小說類下傳記軼事之屬
秋鐙譚屑一卷	美國包魯烏因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筆記之屬
血華鴛鴦枕一卷	法國小仲馬原著	商務館第七卷八號至十二號小說月報刊載	小說類下社會之屬
情窩二卷	英國威利孫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言情之屬
淺深遞進國文讀本一卷	先生選輯	商務館印本	文學類總集選本之屬
香鉤情眼二卷	法國小仲馬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言情之屬
奇女格露枝小傳一卷	英國克拉克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言情之屬
冤海靈光一卷	先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上長篇之屬
橄欖仙二卷	美國巴蘇譚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言情之屬
詩人解頤語二卷	英國倩伯司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筆記之屬
春覺齋論文一卷（後易名畏廬論文）	先生著	都門印書局鉛印本　商務館印本	文學類文平之屬
紅箧記一卷	英國希登希路原著	商務館第七卷一至十二號小說月報刊載	小說類下筆記之屬

年	書名	著者	版本	類屬
六 舊曆丁巳	合浦珠傳奇一卷	先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上傳奇之屬
	天妃廟傳奇一卷	先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上傳奇之屬
	蜀鵑啼傳奇一卷	先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上傳奇之屬
	拿破崙本紀一卷	英國洛加德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傳記軼事之屬
	畏廬筆記一卷	先生著	上海中華圖書館鉛印本	小說類上筆記之屬
	天女離魂記三卷	英國哈葛德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哀情之屬
	社會聲影錄一卷	俄國託爾斯泰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筆記之屬
	煙火馬三卷	英國哈葛德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神怪之屬
	女師飲劍記一卷	英國布司白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偵探之屬
	柔鄉述險一卷	英國利華奴原著	商務館第一卷一至六號小說月報刊載	小說類下社會之屬
	人鬼關頭一卷	俄國託爾斯泰原著	商務館第八卷七至十號小說月報刊載	小說類下社會之屬
	巾幗陽秋一卷	先生著	上海國華書局鉛印本	小說類上長篇之屬
	白夫人感舊錄一卷	法國海斯班原著	商務館第八卷十一十二號小說月報刊載	小說類下哀情之屬
七 舊曆戊午	鸚鵡緣二卷續編二卷三編二卷	法國小仲馬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言情之屬
	孝友鏡二卷	比國恩海貢斯翁士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倫理之屬
	金臺春夢錄二卷	法國丹米安 俄國華伊爾 同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傳記軼事之屬

古文辭類纂選本前五卷	先生選平	商務館印本	文學類總集選本之屬
癡郎幻影三卷	英國賴其鏗女士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言情之屬
牝賊情絲記二卷	英國陳施利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偵探之屬
桃大王因果錄二卷	英國參恩女士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言情之屬
玫瑰花二卷續編二卷	英國巴克雷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言情之屬
現身說法三卷	俄國託爾斯泰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社會之屬
八 舊曆己未			
慺縷情絲二卷	俄國託爾斯泰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言情之屬
西樓鬼語二卷	英國約翰魁迭斯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言情之屬
鬼窟藏嬌二卷	英國武英尼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言情之屬
十萬圓一卷	原著人名未詳	上海偵探小說社鉛印本	小說類下偵探之屬
蓮心藕縷緣二卷	英國卞扣登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言情之屬
情天異彩一卷	法國周魯倭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言情之屬
還珠豔史二卷	美國堪伯路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言情之屬
鐵匣頭顱二卷續編二卷	英國哈葛德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神怪之屬
豪士述獵一卷	英國哈葛德原著	商務館第十卷十一十二號小說月報刊載	小說類下社會之屬

九 舊曆庚申

書名	原著	版本	類屬
路史二卷	法國亞波倭德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偵探之屬
金棱神女再生緣二卷	英國哈葛德原著	中華書局印本	小說類下神怪之屬
膜外風光一卷	法國克里孟索原著	上海陸徵祥家藏精刻本	小說類下西劇之屬
歐戰春閨夢 初編二卷 續編二卷	英國高桑斯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傳記軼事之屬
妄言妄聽二卷	英國美森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筆記之屬
焦頭爛額二卷	美國尼可拉司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偵探之屬
泰西古劇三卷	英國達威生原輯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西劇之屬
戎馬書生一卷	英國楊支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傳記軼事之屬
鸛巢記 上編二卷 續編二卷	瑞士國晳斗威斯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探險之屬
文微一卷	先生口授朱羲胄纂述	黃岡陶子麟倣宋精刻本	文學類文平之屬
球房紀事一卷	Counmt Levuecolae vich tostoy 原著	商務館第十一卷三號小說月報刊載	小說類下社會之屬
樂師雅路白忒遺事一卷	俄國託爾斯泰原著	商務館第十一卷四號小說月報刊載	小說類下社會之屬
高加索之囚一卷	俄國託爾斯泰原著	商務館第十一卷五號六號小說月報刊載	小說類下倫理之屬
伊羅埋心記一卷	法國小仲馬原著	商務館第十一卷一至二號小說月報刊載	小說類下哀情之屬
想夫憐一卷	美國克雷女士原著	商務館第十一卷九至十二號小說月報刊載	小說類下哀情之屬

十 舊曆辛酉	古文辭類纂選本後五卷	先生選平	商務館印本	文學類總集選本之屬
	左傳擷華二卷	先生選平	商務館印本	文學類專家選本之屬
	俄宮祕史二卷	俄國伯爵夫人丹考夫草稿・法國魁特轉譯德文・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傳記軼事之屬
	厲鬼犯蹕記二卷	英國安司倭司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傳記軼事之屬
	怪董二卷	英國伯魯夫因支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政治之屬
	炸鬼記三卷	英國哈葛德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探險之屬
	洞冥記一卷	英國斐魯丁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神怪之屬
	僵桃記一卷	美國克雷夫人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言情之屬
	鬼悟二卷	英國威而司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神怪之屬
	馬妬一卷	英國高爾忒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言情之屬
	雙雄義死錄一卷	法國預勾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傳記軼事之屬
	滄波淹諜記一卷	英國卞文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言情之屬
	沙利沙女王小紀二卷	英國伯明罕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傳記軼事之屬
	梅孽一卷	德國伊卜森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諷世之屬
	埃及異聞錄一卷	英國路易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神怪之屬
	情波疑波二卷	英國道因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言情之屬

書名	著選	版本	類屬
震川集選一卷	先生選	商務館印本	文學類專家選本之屬
後山文集選一卷	先生選	商務館印本	文學類專家選本之屬
淮海集選一卷	先生選	商務館印本	文學類專家選本之屬
十一　舊曆壬戌			
以德報怨一卷	美國沙甫衞甫夫人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社會之屬
興登堡成敗鑑一卷	法國蒲哈德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傳記軼事之屬
魔俠傳二卷	西班牙國西萬提司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政治之屬
矐目英雄二卷	英國泊恩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傳記軼事之屬
虞道園集選一卷	先生選	商務館印本	文學類專家選本之屬
歐孫集選二卷	先生選	商務館印本	文學類專家選本之屬
情翳一卷	美國魯蘭司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哀情之屬
畏廬瑣記一卷　初名鐵笛亭瑣記，是年改訂易名	先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上筆記之屬
嘉祐集選一卷	先生選	商務館印本	文學類專家選本之屬
元豐類稿選本一卷	先生選	商務館印本	文學類專家選本之屬
柳河東集選本一卷	先生選	商務館印本	文學類專家選本之屬
畏廬詩存二卷	先生著	商務館印本	文學類詩集之屬

年	書名	著者	版本	類屬
	畏廬漫錄四卷（初名踐卓翁短篇小說，是年改訂易名）	先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上筆記之屬
十二 舊曆癸亥	劉賓客集選一卷	先生選平	商務館印本	文學類專家選本之屬
	劉子政集選一卷劉子駿集選一卷（合爲一策）	先生選平	商務館印本	文學類專家選本之屬
	莊子淺說四卷	先生著	商務館印本	哲學類說子之屬
	畏廬三集一卷	先生著	商務館印本	文學類文集之屬
	唐荊川集選一卷	先生選平	商務館印本	文學類專家選本之屬
	方望溪集選一卷	先生選平	商務館印本	文學類專家選本之屬
	汪堯峯集選一卷	先生選平	商務館印本	文學類專家選本之屬
	譙東父子集	先生選平	商務館印本	文學類專家選本之屬
	選平蔡中郎集一卷	先生選平	商務館印本	文學類專家選本之屬
	畏廬文鈔一卷	先生手定	陶子麟槧板朱羲胄校勘	文學類文集之屬
十三 舊曆甲子	情天補恨錄二卷	英國克林登女士原著	商務館印本	小說類下言情之屬
十四 舊曆乙丑	畏廬山水遺蹟第一集一卷第二集一卷	先生所作	商務館影印精裝本	藝術類　按山水遺蹟，於先生既沒之次年，始輯印，紀年言十四者，從實也。

二四 舊曆乙亥	春覺齋論畫一卷	先生著	北平燕京大學圖書館叢書本	藝術類據顧廷龍記。是年始印行。成書年時無可考。
以下皆無年可紀之書	孝女履霜記一卷	美國克雷夫人原著	叢存商務館未刊	載存目之類
	五丁開山記二卷	法國文魯倭原著	叢存商務館未刊	存目之類
	雨血風毛錄一卷	美國湯沐林森原著	叢存商務館未刊	存目之類
	黃金鑄美錄一卷	美國克雷夫人原著	叢存商務館未刊	存目之類
	□□未定譯名一卷	英國哈葛德原著	叢存商務館未刊	存目之類
	洞冥續記一卷	英國斐魯丁原著	叢存商務館未刊	存目之類
	情橋恨水錄一卷	英國斐爾格女士原著	叢存商務館未刊	存目之類
	神窩一卷	美國惠爾東夫人原著	叢存商務館未刊	存目之類
	奴星叙傳一卷二編一卷	法國洛沙子原著	叢存商務館未刊	存目之類
	金縷衣一卷	美國克雷夫人原著	叢存商務館未刊	存目之類
	軍前瑣話一卷	法國馬路亞原著	叢存商務館未刊	存目之類
	情幻記一卷	俄國託爾斯泰原著	叢存商務館未刊	存目之類
	學生風月鑑一卷	法國大仲馬原著	叢存商務館未刊	存目之類
	眇郎喋血錄一卷	英國阿克粹原著	叢存商務館未刊	存目之類

夏馬城炸鬼一卷	英國哈葛德原著	稾存商務館未刊	存目之類
鳳藻皇后小紀二卷	美國克雷夫人原著	稾存商務館未刊	存目之類
雙鴛侶一卷	英國高爾斯密士原著	稾存商務館未刊	存目之類
諷刺新樂府一卷	先生著	北京平報刊布者十之四五。稾燬。	存目之類
史記讀法若干卷	先生著	未刊	存目之類
民種學若干卷	先生譯述	未詳刊否	存目之類
官場新現形記若干卷	先生著	刊本佚亡	存目之類
虎牙餘息錄若干卷	先生著	刊本佚亡	存目之類
畏廬短篇小說一卷	先生著	刊本佚亡	存目之類
保種英雄傳若干卷	先生譯述	未詳刊否	存目之類
妖髡繯首記一卷	英國巴文原著	未詳刊否	存目之類
埃斯蘭情俠傳若干卷	英國哈葛德原著	未詳刊否	存目之類
歐西通史若干卷	先生譯	未詳刊否	存目之類
歷代名將成敗鑑若干卷	先生著而未成之書		存目之類
甲午海軍覆盆錄若干卷	以下二種並亦先生著而未成之書目		存目之類
哀王孫傳奇若干卷			存目之類

凡所譯箸書。其自箸而屬哲學者三種。屬文學者三十種。屬小說者十有二種。屬藝術者二種。其譯東西小說。而爲倫理之屬者八種。社會之屬者二十一種。傳記軼事者二十三種。義俠者二種。諷世者二種。涉政治者五種。實業者一種。探險八。軍事三。筆記七。神怪十四。哀情九。言情三十六。偵探十三。滑稽三。寓言二。西劇二。都二百有六種。而待訪及未成之書。又十三種。原藁存商務館而未刊行者十七種。蓋皆未與其閒也。零篇斷簡。散佚未蒐獲者。（或云短篇譯文猶有英國亨利原箸之信託公司・杏核・回生丸・檢察長・美人局・破衛僞幣・象牙荷花・金礦股票・綁禁・訪員・一豕三千・十三首・未詳口述人姓名・而刊載小說世界九卷一至十三期・又亨利第五紀・載十二卷九至十期・加木林載十二卷十三期・則皆無原箸及口譯者姓名・）猶不省其若干。今依上表校算其各年所譯著之數。與所譯小說區國而校之數。各爲小表。資覽者考焉。民國十八年十一月二日朱羲胄謹識於北平城西龍泉禪院淨念齋。

附綴二小表如后

清	年	書數
光緒年	二三	一
	二四	無
	二五	無
	二六	無
	二七	二
	二八	一
	二九	二
	三〇	二
	三一	九
	三二	七
	三三	三
	三四	一九
宣統年	元	一〇
	二	三
民國年	元	三
	二	四
	三	一〇
	四	一三
	五	一七
	六	一三
	七	一二
	八	一〇
	九	一七
	一〇	一九
	一一	一三
	一二	一一
	一三	一
	一四	三
	二四	一

㊀右譯箸各書數表。按年統計者。（箸譯年時・不悉可詳・一以出版年時爲準・）

國	數
英國	一〇〇
法國	二七
美國	一三
俄國	八
瑞士	二
希臘	一
德國	一
日本	一
比國	一
西班牙	一
未詳何國何人著者	四

右譯東西小說數表。按國統計者。（存目未入）

春覺齋箸述記卷二

林畏廬先生學行譜記四種之二

潛江朱羲胄述編

書錄上

昔鄭康成既沒。門弟子追述鄭志。於所注五經外。片言寸楮。悉摟載入。豈私暱耶。今稽檢先生生平箸譯之書。析爲哲學。文學。小說。藝術四類。類各區屬部居。而更次以箸述之年時。按先生每有箸譯。輒卒多即付梓。故書錄止言印行年時。其有箸譯之年時。與印行之期相距遠而可考者。則亦區別記之。書或佚亡未見者。廬存其目。編爲叚目。閒亦略提其要。其書舊有先生撰序者。則錄其序。蓋循朱彝尊經義考。謝啓昆小學考之例。凡其序之未入集者。用此裒而存之。當無久遂散亡之虞。而先生學術思想。亦並可以考見焉。按林嚴合鈔。當代八家文鈔。清朝文匯諸書。選錄先生之文。頗有爲諸集所刪者。則須來日裒輯先生全集。更獵收之。

哲學類 都三種。

小兒語述義二卷

是書。以淸光緒三十三年九月。初由滬上商務印書館鉛印行世。以下簡稱商務館印行。蓋將呂近溪先生小兒語。呂新吾先生續小兒語。分卷分則。引申其義。未嘗出於人生日用接物處世之外。而端蒙養正之道。乃於斯具。且語語針對近今社會。有裨人心世道弗淺。

修身講義二卷

是書。多摭取理學宗傳。及周程張朱陸薛諸子。有益身心性命倫常之語。逐條詮說闡發。分爲立志篇。以言立志從嚮慕古人始。須從不貪着手。須尙勇。立志之人。須不畏難。事親篇。言事親宜先謹疾。勿貽親憂。宜以承志爲先。媚字爲事親之要訣。

事親宜知處變・及奉侍慈幃之樂・喪祭之禮・友愛篇・言處兄弟之間・先去一激字・兄弟之樂・出諸天然・及兄弟急難・勿信讒言傷手足之愛・齊家篇・言齊家必先公普・家以奢儉定成敗・齊家宜以身爲率・自由結婚・斷不能久・接物篇・言不占便宜・是交友第一法・信字須終身守之・擇交宜取其勝己者・衆中最要是言語謹愼・朋友通財・須有界限・制行篇・言防意・去口過・懲忿・窒慾・存誠・勸學篇・言時時念國恥・則治學之心必奮・治學時・均不宜旁騖・爲學須抖擻精神・不可悠悠虛度歲月・學問免不得時習二字・應務篇・言任全局・不可參以一人私意・處事有定見成見之分・任事舍勤愼二字外・不爲功・眞幹事之人・萬萬不可使氣・書以民國五年三月・初由商務館印行・世相傳重・以爲師範或中學校倫理教本・

自序曰・南皮張文襄公長學部時・令各校以儒先之言爲廣義・逐條闡發・以示學生・時余適應李公柳溪之聘・主大學預科及師範班講席・取夏峯先生理學宗傳中諸賢語錄・詮釋講解・久之積而成帙・迨業畢・遂移文科・講古文辭・不再任此矣・竊謂集英俊之少年・與言陳腐之道學・聞者必倦・而講臺之上・亦厭厭以晷刻爲長・踐此席者・多不終而去・自余主講三年・聽者似無倦容・一日鐘動罷席・前席數人・起而留余續講・然則余之所言・果不令之生倦耶・後此・又試之實業高等學堂・又試之五城中學堂・皆然・似乎此帙爲可存矣。夏峯之講學・唯其是・無朱陸之分・余深以爲然・子張子夏・同出聖門・而持論互異・然學者能如二賢亦足矣・必軒之輊之・是爭門戶・非嚮學也・朱陸之學・猶之二子・辨論同異・特朋友之切磋・非類楚漢之搏・乃其徒弗察・各守師說・互相攻訐・余恆嘆爲無用之爭・轉荒實際・故帙中朱陸並舉・以有益於身心性命者爲宗・不尊朱而斥陸・亦不右陸而詆朱・從夏峯先生教也・乙卯嘉平月・閩縣林紓序・○按先生主大學師範班講席・始自清光緒甲辰之年・序中自謂主講三年・則此書卒業・當在丙午丁未之間・斯序之作・乃在民國五年一月也・

右倫理之屬凡二種。

莊子淺說四卷

是書錄南華內篇文凡七篇・各爲疏解・都四卷・於民國十二年六月・由商務館印行・蓋三年前・以授文學講習會諸子者・斯年始出版・其撰述年時之起訖・詳先生自序中・

自序曰・古來注南華者・無慮百家・而王元澤呂吉甫兩家・實繼郭注之後・元澤謂內七篇・皆有次序綸貫・其十五外篇・十一雜篇・不過藏內篇之宏綽幽廣・故所說內篇爲詳・余深韙其言・每得一篇・必味之彌月・久之・微洞其玄同冥極之旨・憶余二十一歲時・病咯血・失眠六夕・且殆・忽憶及南華惡知乎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因自笑曰・今日之病・余爲麗姬入晉時矣・竟廢書而酣寢・醫至・診脈・大異曰・愈矣・余曰・南華之力也・今年六月後・病瘧・不得前後溲・在醫院中・讀自注之南華・翛然臥以待死・一無所戀・已得善藥而愈・距咯血時・蓋五十年矣・然則南華一書・固與余相終始乎・不寧惟是・光緒庚子春・余訪高嫗宅於嘉興・院廣人稀・余獨宿深堂之後・夜靜微雨・院中有履屐聲十數・橐橐往來・余啓戶言曰・是橐橐者・其居停七人乎・顧吾生日短・爲鬼日長・猶之學校諸生・君先畢其業・而吾業亦終畢・均同類・胡不入戶相見・鬼聲寂然・嗚呼・莊生且枕髑髏而臥・是區區者・固不足以動余也・余既得讀莊之效・乃不闡揚其書・使輕死生如余者讀之・負南華矣・因

積三年之力，自己未訖辛酉，成內篇淺說四卷，就余所見而言，至於外篇雜篇，果如元澤之言，均內篇之精餘也，因罷弗錄，元澤之爲人，固不足論，然於南華一書，可謂得其眞際矣，壬戌十一月林紓敘。○按壬戌爲民國十一年。

右說子之屬一種。

文學類 部三 十種

畏廬文集一卷

卷中皆先生自輯三十後五十九歲前經意之作，凡文百有十首，濰縣張僖序其耑，謂先生爲文出之血性，又謂其文強半愛國思親作也，序文已入庚戌譜，庚戌，卽清宣統二年，是夏四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畏廬續集一卷

民國五年，先生再輯斯年以前之文，凡八十有三首，而以付之商務館，四月，乃出版，其耑有桐城姚永概序，稱先生文集已印行，售至六千部之多，雖取法韓柳，而其眞仍不可掩闕，序載譜中。

畏廬三集一卷

是卷之文，都九十有二首，乃民國十二年，自所輯訂，明年七月，始由商務館印行，吳航高鳳謙爲序其耑，謂先生之文，每一集出，行銷以萬計，又謂先生以血性爲文章，不甚關學問，序載年譜，按林嚴合鈔嶂嶂子序稱先生瓣香桐城，方氏義理，劉氏才思，姚氏神韻，能兼而有之，而不規規於法之所在，其言似是而非，猶未足知先生之文也。

畏廬文鈔六卷

此民國十二年七月，先生所手定，卷一爲賦論序跋諸文，凡二十一首，卷二爲與書贈序之文，凡二十九首，卷三爲傳狀之文，凡十七首，卷四爲志墓之文，凡二十一首，卷五爲表墓雜記之文，凡二十六首，卷六爲遊記銘贊哀祭之文，凡四十五首，綜爲六卷，都百五十有八首，皆自文集續集三集中甄錄，其有新增者，惟續辨姦論，一文而已，五月中，以付繫人黃岡陶子麟刊板，命其弟子朱羲胄校勘之，十四年八月，始告成功。

右文集四種。

閩中新樂府一卷

此集。凡樂府詩三十二首。曰國仇。激士氣也。曰渴睡漢。諷外交者勿尚意氣也。曰五石弓。冀朝廷重武臣也。曰村先生。譏蒙養失也。曰興女學。美盛舉也。曰小脚婦。傷纏足之害也。曰餓隸。譏役人失其道也。曰獺敺魚。諷守士者勿逼民入敎也。曰關上虎。刺稅釐之丁橫恣陷人也。曰破藍衫。歎腐也。曰鬱羅臺。譏人子以齋醮事亡親也。曰謀生難。傷無藝不足自活也。曰落花。傷貧餒極流娼盛也。曰殺人不見血。刺庸醫也。曰檢曆日。惡日者之害事也。曰生髑髏。傷鴉片之流毒也。曰棠梨花。刺人子惑風水之說不葬其親也。曰水無情。痛溺女也。曰非命。刺士大夫聽術家之言也。曰跳神。病匹夫匹婦之惑於神怪也。曰哀長官。刺不知時務也。曰郭老兵。刺營制也。曰竈下歎。刺虐婢也。曰冰爲山。傷依人之難。而宦達者之累於貧乏也。曰知名士。嘆經生詩人之無益於國也。曰番客來。憫去國者之懷歸也。曰燈草翁。傷貧民苦於稅務也。曰肥和尙。譏布施無益也。曰百忍堂三首。全骨月也。按全詩皆刺諷舊習。倡導新政之作。其時爲清光緒二十三年丁酉。蓋甲午之役後三年也。變法之議。尙未廣。而先生日與友朋商討時政。憤念國仇。後生小子。有以當時新黨疑先生者。宜也。是年十一月閩縣魏瀚於福州付活字版印行。僅千策。未嘗再版。先生自有小序。魏瀚高夢旦二家序跋。頗詳其原起。並箸錄於后。○魏瀚字季渚。福建閩縣人。清福州馬尾船政學堂前學第一期生。業卒。又赴法國習造船術。精通法語文。甲午之役。曾任議和舌人。官船政局長。京漢鐵路局長。年八十而卒。按船政學堂分前學後學之制。前學習修造。肄法語。後學習駕駛。肄英語。

先生自序曰。長廬子曰。兒童初學。睬語以六經之旨。茫然當不一覺。其默誦經文。力圖强記。則悟性轉窒。故入人。以歌訣爲至。聞歐西之興。亦多以歌訣感人者。閒中讀白香山諷諭詩。課少子。日仿其體作樂府一篇。經月得三十二篇。吾友魏季渚愛而索其稿。將梓爲家塾讀本。爭之。莫得也。嗟夫。長廬子。二十六年村學究耳。目不知詩。亦不顧垂老冒爲詩人也。故並其姓名佚之。

魏瀚序曰。儲素以待染。入纁則成纁。入緇則成緇。更入而求變其色。纁者可緇。緇者不更爲纁。以先入之色至於緇。則受色之實已極。不可復變矣。余嘗用此。驗童子之腦氣。亦以先入之理爲斷。若膠固深陷。則變之殊難。凡人五六歲時。父母所授之歌謠。至老未嘗有忘者。知識初濬。腦氣空靈。苟有所悟。卽永永留積。此其驗也。自敎者不善。卻以聖賢博大精深之理。成人之所難悟者。不加陳說。使童子積之腦際。若以爲得蒙養之正。而童子終始莫悟也。夫嬰娩之嗜乳。乳質輕甘。入胃卽洽。固取其易行易化也。若舍乳遽投以稻粱。補以芻豢。縱復能受。至壯亦適成爲笨人而已。童子之成。固有序也。吾人舍聖人之道。何師。謂訓童子。不以聖賢之言。雖妄者不敢出矣。謂敎者躐等。舉成人之難悟者。使童子强悟之。則敎者詎得無過。素之受染。至於緇。止矣。人之知覺。至於道。止矣。夫行道未有不自近始者。聖人之道。人知其至微至遠也。乃欲童子一蹴及之。如蒙塾以大學中庸課童子之類。於古人小學之理。是否有合。姑勿深辨。但學庸之理。塾師尙弗能悟。而欲童子熟讀而自會之。使空靈之腦氣。壅窒瞶惑。終身蠢蠢然。眼前日用之理。一無所覺。迨乎內訓。而又敎之以崇神鬼。信讖緯。庸俗拘忌之事。動息皆足制脅。天下至理。愈膜隔而不相附。復日督堅坐。凝滯其氣。必盡磨其稜角。然後名爲成材。則華人之訓蒙。直戕賊其子弟耳。歐西東洋之人。下至於爲兵爲捕。人人率知書明理。彼之所敎。豈有高於吾聖人之道。正於童騃時。訓導必取其淺明易曉者。漸漸引以世事。又漸漸入以國事。鼓其英氣。令胸中洞然於天下大勢。故視國之仇若己仇。視國之利若己利。國日以强。人亦日以勇。又其法。多以歌訣始。歌訣。有韻之文也。讀之順口而易入。以天下之理。滙入其中。經父兄指授。愈有神悟。志氣日益發越。所益夥矣。學庸之理。雖極誠正。而童子不加鞭箠。幾復不能成誦。正以不知其中之奧

妙・聽騰瞑瞑・口納心拒・迨鼓盪以科名之榮・始奮然趨之・其奮、爲科名奮也・故有至老不知外事・并不知有生人之事者・甚哉・蒙養得失・繫國之强弱也・吾友畏廬子・自言爲村學究二十六年・生徒至衆・執業率以帖括・畏廬子苦口道之・終莫奪其科名之心・畏廬子憤切莫告・一日以白香山諷諭詩課少子・感懷時事・乃編爲新樂府三十二首・余見而求其稿・將鐫板以授家塾・畏廬子笑曰・卄六年村學究・乃欲吟詩爲童子啓悟之階・自度吾力未至也・且吾不善爲詩・俚詞鄙諺・旁收雜羅・談格調者・將引以爲噱・而吾又不樂爲詩人也・余曰・不然・世局危迫・固執者既萬不可變・吾輩子弟・無罪・不當使其瞶瞶至老・子之詩・雖無救於世局・然使吾子弟讀之・亦知有人間之事・不死於帖括之手・爲功豈不偉乎・且新樂府之體・固不妨爲俚鄙者也・既語畏廬子・乃强取而授之梓人・光緒丁酉年十一月閩縣魏瀚序・

高夢旦書後曰・甲午之役・我師敗於日本・國人紛紛言變法・言救國・時表兄魏季子主馬江船政局工程處・余館其家・爲課諸子・仲兄子益先生・王子仁先生・歐游東歸・任職船局・過從甚密・伯兄嘯桐先生・林畏廬先生・亦時就游讌・往往互數日夜・或買舟作鼓山方廣游・每議論中外事・慨歎不能自已・畏廬先生以爲轉移風氣・莫如蒙養・因就議論所得・發爲詩歌・俄頃輒就・季子先生爲出資印行・名曰閩中新樂府・迄今三十年・散失殆盡・姪女君珈獨有一册・珍同拱璧・因爲記其本末如此・民國十六年一月六日高夢旦記・

畏廬詩存二卷

民國十一年・先生自裒其壬戌以前・辛亥以後・所爲古近體詩三百餘首・以爲詩存上下二卷・其詩之作・皆以愴念世亂・故音多悲涼激楚・自序亦謂余之悲涼激楚・乃甚於三十之時・然幸無希寵宰相責難傖父之作・唯所戀戀者故君耳・按集中之詩・謁陵之作獨多・世以謂先生熱心綱常・此猶皮相之說也・先生憂閔世道・感發於聲音・實不得已而爲之・或疑其謁陵之行・乃效顧亭林・近於好名・則更過矣・集之初由商務館出版・在明年七月・

自序曰・余恆謂詩人・多恃人而不自恃・不得宰相之寵・則發己牢騷・莫用傖父之錢・則憾人鄙嗇・迹其用心・直以詩爲市耳・乃絕意不爲詩・三十以後・李畬曾佛客兄弟・立支社・集同人詠史・社稿以周辛仲爲冠・然皆含悲涼激楚之音・余私以爲不祥・已而辛仲卒・畬曾兄弟遠宦・社事遂寢・余亦客京師・不爲詩近三十年・辛亥春・羅掞東集同人爲詩社・社集・必選名勝之地・每集必請余作畫・衆繫以詩・於是復稍稍爲之・是歲九月・革命軍起・皇帝讓政・闇闇見見・均弗適於余心・因觸事成詩・十年來・每況愈下・不知所窮・蓋非亡國不止・而余詩之悲涼激楚・乃甚於三十之時・然幸無希寵宰相責難傖父之作・唯所戀戀者故君耳・集中詩多謁陵之作・譏者以余效絜顧怪・近於好名・嗚乎・何不諒余心之甚也・顧怪謁陵之後・遂不許弟二人爲之・顧怪不足道・譬如欲學孔孟者・亦將以好名斥之耶・天下果畏人言・而不敢循綱常之轍・是忘己也・故余自遂己志・自爲己詩・不存必傳之心・不求助傳之序・至於分唐界宋・必謂余發源於何家・瓣香於某氏・均一笑置之・此集畏廬之詩也・愛者聽其留・惡者任其毀・必如康乾之間・寄託漁洋歸愚二先生門下・助其聲光・余不屑也・壬戌十月・閩縣林紓識於宣南煙雲樓・

右詩集凡二種。

韓柳文研究法二卷

是書於民國三年十月·初由商務館印行·上卷專論韓退之文·下卷論柳子厚文·桐城馬其昶爲之序曰·今之治古文者稀矣·畏廬先生·最推爲老宿·其傳譯稗官雜說·徧天下·顧其所自爲者·則矜愼斂遏·一根諸性情·劬學不倦·其於史漢及唐宋大家文·誦之數十年·說其義·玩其辭·醰醰乎其有味也·往與余同客京師·一見相傾倒·別三年·再晤·陵谷變遷矣·而先生之箸書談文如故·一日·出所箸韓柳文研究法見示·且屬識數言·世之小夫·有一得·輒祕以自矜·而先生獨舉其生平辛苦以獲有者·傾困竭廩·唯恐其言之不盡·後生得此·其知所津逮矣·雖然·此先生之所自得也·人不能以先生之得·爲己之得·則仍誦讀如先生焉·久之而怒然有會·乃取先生之言證之·或反疑其不必言·然而不言·則必不能久誦讀如先生·決矣·故先生言之也·人之得不得·於先生何與·乃必傾困竭廩·唯恐其言之不盡·嗚乎·同類之相感相成·其殆根於性情·亦有弗能自已者乎·

春覺齋論文一卷

民國五年所箸·或謂其曾授京師大學文科生者也·初由蕭縣徐樹錚梓行·十年二月·乃易名畏廬論文·而更由商務館印行·書內述旨一篇·於秦漢晉宋以來論文之言·纖析闡說·補正甚夥·其流別論·考釋古文體別·更足匡迪來茲·應知八則·論文十六忌·用筆八則·以及換字法·拼字法·矣字用法·也字用法等篇·皆先生自揭其生平辛苦所艱獲·而盡宣之於世·將使世之謫法古人者·咸審乎立言取徑之道·

文微一卷

民國六年冬·先生開文學講習會於京師·越己未夏·義胄始往親炙先生講授·先生故操閩語·義胄入聽之時·則靜神審其詞指·縮括以識於策·及歸館舍·每屏置食飲·而先自參稽載籍·纂述統整·得其要刪·然後乃始進食·越年·又析爲通則·明體·籀誦·造作·衡鑑·周秦文平·漢魏文平·唐宋元明清文平·雜平·論詩詞十類·而各求其條貫·次第部居之·九年十月·稿始定·再越年·以付黃岡陶子麟倣宋字體鐫板·四年而工竣·羅田王葆心謂其足以上遡劉舍人四十九篇之意而會其神·蘄春黃侃謂彥和以後·非無談文之專書·而統紀不明·倫類不析·求如是書之鰓闢條貫者·蓋已稀矣·

右文評之屬凡三種。

中國國文讀本十卷

是書第一第二卷·爲清朝人之文·於清光緒三十四年四月·初由商務館印行·第三四五卷·爲明元五代宋人之文·於宣統元年四月印行·六七卷·爲唐人之文·皆是年六月成書·九月印行·八卷·爲六朝人文·同年十月成帙·二年正月初印·九卷十卷·皆周秦漢魏人文·二年八月成書·十一月印行·其編輯凡例·由近代而遞貫及古·猶水之沿流而溯原也·雖未立類目·而各以類從·數千年文章軌則·於斯略具·又逐篇詳加平批·開示義法·皆先生平日心得之言·今附錄各卷之序·無序者闕焉·其清朝文序·則已載於年譜·

元明文序曰·余旣選國朝文·謬加以平點·心滋嗇嗇然·不以爲可·玆有元明讀本之選·則目眩口呿·莫得其去留之宜·今又但就所嗜者取之而已·竊謂元人長於紀載·勳舊碑版敍述戰績之作·洋洋數千言·多有可取·而實不便於讀者·雖以元復初之宏肆·吾亦僅能舍之·而取虞道園·蓋道園之文·俯仰進退·學者尙可循其軌憲·若姚燧諸老·犖光偉然·則概從割愛矣·明初巨子·實宗景濂子充·顧景濂之文·腴美而宏闊·不善學者·多成爲枵響·子充有韻之文·較勝·因兩存之·實則二公之思力沈厚·均不如方正學·正學法律嚴整·筋骨堅卓·雖力追古人·或傷刻露·而實勝於自肆而無檢者·陽明氣韻英拔·行文悉衷義法·遵巖荊川·一一不苟·學者步武其後·尙不墜於外道·至震川·始集其大成·明人之文·吾於震川爲無閒矣·信陽北地·初非古文之家·謬託兩京·用以驚怖愚醜·鳳洲雖以才氣勝·幸晚年尙知震川·猶之簡齋垂死·託墓銘於惜抱·其人尙稱爲能解古文者也·綜言之·古文者先義理而後言詞·義理醇正·則立言必有可傳·去語錄之實·而婉曲其詞·除策士之積·而舒徐其筆·巧而無纖細語·樸而無凡近語·則已臻上乘·若夫離合變化·不可方物·古左氏史遷昌黎能之·元明之人·不足語也·集中獨多收震川者·則取其情致綿密·得力於班馬之外戚傳爲多·讀之·令人生無窮之思·此則余之私嗜也·至於去取失當·以篇幅過狹·不能廣收·海內君子·尙宜諒我·

宋文序曰·余舊假得東雅堂韓文·鈔而讀之十年·覺文中之脈絡骨法·氣韻神味·證之諸家·無有及韓之精者·而微得其近似·獨有歐陽公·歐文俯仰夷猶·獨標神韻·似不類韓·而人恆言歐公學韓·於是復即歐文而尋索之·始漸漸覺其作止起伏·步步追躡韓蹤·實則無他妙巧·但於斷處·留其不盡之言·續處·多爲遞應之勢·聲洪而非枵響·局促而有餘地·雖吞言咽理·不若韓公之具神力·而篇幅中恢恢無復窘步·固已類矣·荊公學韓·較歐爲肖·而好爲盤空橫硬之語·乃得韓之質而不及其腴冥·須知韓公之盤硬處·岡筆筆皆腴且厚也·歐唯以道氣勝·故學韓而近韓·荊公褊狹·因莫之逮·然亦限於質耳·子固文近劉更生·而進退至從容·乃時尙喜誦三蘇·而不及曾·蓋崢嶸之文·爲時輩所重·又當別論·穆修在宋文中·略具氣幹·而去歐殊遠·柳開則尙清折·而無至理以幹其中·皐鼎恆絕賸焉·至分南北·講派別·呶呶爭一孔竇之見·又似骨董家言·利人之聽聞·而所以匡迪後輩·導之使復於古·當不以是言爲津梁·余老而不文·所選定國朝元明兩集·謬蒙海內君子稱可·玆批點宋文旣脫稿·復作數語弁諸其端·

唐文序曰·爲文而不師古人·直不燭而行闇·雖心識其塗·而或達焉·則必時構慮儼之象·觸物而震·無復坦行之樂·然則師古人者宜何師·曰·亦師其醇於理·精於法·工於言·神於變化而已·凡是數者·求之古人·或不可得兼·兼者其爲昌黎乎·

唐之文。至獨孤常州。權文公。氣幹神字穆然。幾若無可追躡矣。然權文近拎。一舉一動。必愼重而後出。雖燕閒爲山水之遊。幾於在在皆具冠帶。常州才高詞腴。每有所構。輒斅家珍。苟無其恢富。趣之。恆病蹶而止。獨昌黎之文。理蓄於中。文肅其外。篇同而局不複。則先後處置之弗失宜也。語激而詞不嚚。則吐吞研練之出於自然也。或千旋百繞。而不病其繁細。或東伏西挺。而愈見其奇倔。時輩泥昌黎聲氣之論。往往循聲蓄氣。以窮步昌黎。實則昌黎寧止以聲氣勝耶。氣之流行於肢體。不可見也。凡所運動。皆氣爲之。舍肢體而言氣。不可行文。若舍其意境法律理解。但爲抗聲梏響。是皆謂之氣乎。故惟理醇而後法立。法立則以意遣詞。神完見定。擇言始精。言精。則一篇中具有生氣。始不可漫滅。又必取古人之成軌而運化之。咽理吐言。永其無盡之趣。使讀者追尋而涵泳焉。則韻味出矣。歐陽公文不近漢書。而時時有漢書之韻味。然尚有意存焉。昌黎抱鴻才。而每篇皆運以精心。未嘗或苟。故隨篇皆見其結構。非復熟讀之。而亦莫抵其奧。凡能抵其奧者。匪不得昌黎之韻味也。至柳州之文。則華山之石。一拔萬仞。其上珍松古柏奇花異卉。皆閒出重巒疊巘之間。蓋其澤古深。故伏采潛發。骨力脆薄者。不能過而問焉。雖變化不若昌黎。而其獨造於古處。可云雙絕。余嗜唐文。至此二家。志願已遂。無復旁及。故於是集之成。二家之文。據十之七。雖嗜好之偏。然文之正宗。亦不能外此而他求。狂瞽之談。幸海內諸鉅公。恕我偏執。而垂教焉。宣統紀元六月六日。畏廬林紓識於宣南春覺齋。

六朝文序曰。六朝去古未遠。舊籍具在。故文字茂蔚。咸蘊古色。平原兄弟以氣幹勝。光祿隱侯。肅穆若陳彝鼎。孝標不遇。故氣尙鬱勃。孝穆子山子淵。當時齊名。然徐文深穩。庾文奇特。王文宏麗。才別神閎。不可綜以一致。醴陵黃門。抗志彭澤。而按事推迹。初非同軌。興公懷才抗世。天台一賦。文蔚而骨俗。較之謝光祿之高寒。興公不能逮也。劉祕書鋒穎。極爲任中丞所推。然中丞晚節。隸事過多。亦爲識者所病。越石忠概凜然。不名爲文。然以雅抗之筆。施乎牋牒。亦蔚爲時賞。梁武清典之筆。晚年仿佛。不竟其美。竟陵隱秀。則所謂伏采潛發者也。鮑參軍刻形鏤法。奇麗無比。踵者實稀。宣城遒警。在江沈之次。頗稱特殊。昭明於梁臺建後。名流嚮集。采擷衆長。文字歸本正宗。陶隱居氣韻高寒。不能繩以文章榘矱。邱司空爲靈鞠令子。長於表章。繁約得正。亦時傑也。傅光祿精制誥。閒出新製。亦頗嚴重。子才北地之秀。異采動人。張華沈博。女史一箴。辭況醇美可味。康樂文不逮行。然武帝一誄。頗稱淵懿。以上所述。余皆決以己意。獲當與否。亦莫復前審。生平蓋弗長於駢儷也。圭月隱竹。秋花平闌。往往手六朝之文。臨窗披閱。胸次爲之廓然。集中所選。皆余平日所窺涉者。至於買櫝還珠。此錯余固承之。不敢謂季子觀樂。美者盡於此矣。宣統元年十月大雪節。林紓敍於宣南春覺齋。

周秦漢魏文序曰。此爲古文讀本之第九第十册。及周秦漢魏矣。顧國策之文。姚惜抱先生以之入奏議類。而左傳及史記漢書。則未及選也。左傳爲編年體。又爲記事體。然斷不能以之入記事一門。余嗜左傳史記漢書。日不釋手。今選周秦漢魏文。安能舍此三者勿選。然準之眞西山文章正宗之四類。儲同人八家類選及姚姬傳古文辭類纂之十三類。位置均難妥帖。則不能不自我作古。以年代遞貫而上。不更分門別類矣。此唯林西仲古文析義之陋本。方有是法。不得已而從之。鄙者笑者。一聽諸人。但能使讀者快心。余則已引以爲幸矣。至於文之佳處。已一一加墨眉上。不更喋喋於此。宣統二年八月。閩縣林紓識於宣南春覺齋。

左孟莊騷精華錄二卷

民國二年所輯。上卷錄春秋左氏傳文三十二篇。下卷錄孟子書六篇。莊子文十二篇。離騷九章九首。皆四氏之精英。而紀述議論之辭原。渾情寓言之鼻祖也。先生復自絜其數十年寢饋之心得。而逐篇詮平。使學者依爲啓導。斯年四月。商務館爲之印行於世。海內欣爲古文津程之善本。

淺深遞進國文讀本一卷

是編選材。淺深遞進。誠初學津梁也。
民國五年五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古文辭類纂選本十卷

按此選本。析爲論說。序跋。章表。書說。贈序。詔策。傳狀。箴銘。雜記。辭賦。哀祭。十一類。錄文凡百八十篇。視姚惜抱原選之本。略有刪併變易。惜抱原本。崇之者尊爲姚氏學。以與選學之名壘對也。今先生更絜其尤。於每類之首。考辨其體之原流正別。每文之尾。又備論其脈絡筋節起伏照應。凡所指點。都令讀之者豁然意解。前之五卷。於民國七年十月。初由商務館印行。後之五卷。則十年一月所印行也。今附先生自序於後。

自序曰。嗚呼。文運之盛衰。關國運也。六朝五季之文。楊升庵以爲文至於隋而靡極。文至於五代而宂極。僕則未敢厚非此十一姓也。六朝之文。古書未亡。猶之故家子弟。雖在中衰之際。而居處穿著。飲食陳設。有儉荒所不能夢見者。盛唐文家。當韓柳李孫未出之日。何者非學六朝。而李太白蕭穎士。尤深入六朝堂奧。人固未指蕭李之文。爲衰世之文也。至於垂及五代。而皮日休陸龜蒙羅隱諸人。義法固本諸韓柳。即徐鉉潘佑之文。頗可人意。恐升庵所作。亦未必能過此君。總之氣習沾染。固有風靡之時。若一筆抹殺。似乎太甚。朱夏稱宋季之文。敗壞已極。然文山疊山。均宋季人。吾讀其文。亦未見其所謂敗壞者。至於明季之文。黃梨洲。顧亭林。咸痛斥之。然遺老如易堂及王猷定諸君。亦咸有義法。吳次尾雖病褻恣。而雪苑之文。於摹仿中有時亦見制斷。以實際論。黃顧二老。固積學。而欲每出一篇。使人尋味不盡。恐未必也。凡以上所言。鄙人何以不追溯盛時。而偏以末造衰朝爲論。不知僕亦前朝末造之人。物傷其類。故不憚絮絮言之。正以宋明之末。尚有作者。而前清之末。作者屬誰。彼割裂古子。擴寫古字。用以駭衆者。且持古文宜從小學入手之論。然則王西莊錢竹汀諸老。宜奉爲古文之祖矣。而又謂讀書宜多。夫讀書固宜多。而劉貢父譏歐九爲不讀書。試問學古文者。宜宗歐耶。抑宗劉耶。此等鼠目寸光。亦足嘯引徒類。謬稱盟主。僕尚何暇而與之爭。然此輩亦非廢書不觀者。所苦英俊之士。爲報館文字所誤。而時時復攙入東人之新名詞。新名詞何嘗無出處。如請願二字。出漢書。頑固二字出南史。進步二字出陸象山文集。其餘有出處者尚多。惟刺目之字。一見之字裏行間。便覺不韻。而近人復倡爲班馬革命之說。夫班馬之學。又焉可及。不能學班馬者。正與革命無異。且浮妄不學者。尚不知班馬爲誰。又何必革。僕爲此懼。故趁未朽之年。集合同志。爲古文講演之會。若專編原流正別。溯原於周秦漢唐宋元明清。雖備極詳贍。亦但似觀劇。不得其曲譜。按節而調以宮商。究竟何益。故先取前輩選本、采其尤佳者。加以詳細之平語。然精粹之選本。實無如桐城姚先生之古文辭類纂一書。吾友趙堯生稱之爲姚氏學。似不屑於姚

選。吾則謂總集固網羅放佚。刪汰繁蕪者。試問李昉扈蒙徐鉉等奉勅所編文苑英華一千卷。能家有其書否。卽有之。能自審別。揭取其菁華否。其下若姚鉉之唐文粹。亦一百卷。然去取之權。乃留段文昌之平淮西碑而黜昌黎。是亦狃當日之俗論耳。呂祖謙之宋文鑑。識者頗譏其黨同伐異之私。蘇天爵之編元文類。而姚牧庵馬祖常文。極修長不節。惟虞柏生較近前賢軌範耳。至程敏政之明文衡九十八卷。雖列方正學。頗病其入選之蕪雜。至於三國文類。則世無傳本。不可考也。鄙意總集之選。頗不易易。必其人能文。深知文中之甘苦。而又能言其甘苦者。則每篇之上。所點醒處。均古人之脈絡筋節。或斷或續。或伏或應。一經指示。讀者豁然。斯善矣。若加以繁縟之詞。盲稱瞎贊。雖填滿書眉。均屬搔不着癢。於讀者何補。惜抱生平於文深矣。且傾心於昌黎。而紓謂昌黎之送齊皥下第序。匠心獨運。開後生小子無數法門。而惜抱竟不列選。甚哉。操選政之難也。今鄙人不更自選。但就惜抱所已選者愼擇其尤。加以詳評。將來自編爲一集。名曰姚刻古文辭類纂選本。敬與會中諸君子商量其當否。茲特言其緣起如此。閩縣林紓識。

右平選總集之屬凡四種。

平選船山史論二卷

上卷所錄。凡三十九篇。自周秦及漢。下卷三十四篇。自三國及南北朝。按王船山當明標季。蒿時憫亂。懷抱別具。故其論史。自成一家言。先生擷其平騭史事之尤粹者。彙爲斯編。施以平批。且附案語。以綴各篇之眉尾。其言或補王氏所未及。或隱切時事。讀之亦可藉識先生憂慨之同深矣。書初印行。亦由商務館。其時蓋清之宣統二年八月十二日也。其成帙則在元年三月。

先生自爲緣起。揭之卷耑曰。紓以不學之身。充中學堂教習九年。前後授生徒可數百。頗有成就者。然皆無暇博覽古籍。則課程爲之域也。古人治經史之學。窮老盡氣。始有所獲。今中學制度。則經也。史也。輿地也。性理也。洋文也。算術也。幾何代數簿記也。博物也。理化也。西史輿地也。間一小時。鐘動卽易一課。雖有通敏之才。亦僅括其大略。卽欲求精。不復可得。紓當教國文時。每就通鑑命題。而作者尋條失枝。往往如隙中覩日。所見之日光。盈尺以外無覩矣。講義錄要。務取省約。于是史事之本末利害得失。均不之省。據題中數字。衍爲空言。篇幅不充。則雜論時事。澤以新名辭。千篇如出一手。祖國文字。亦幾於熸矣。不得已采選船山史論。取其博辯者。逐課講解。閒有疑義。則隨時發明。或出口授。或筆篇末。久之積者成帙。五城監督學部陳君。曾受業于余門者也。慫恿付梓。自念老朽。胡能以陳腐之瀋滓。播之藝林。所仗平日見愛於同學。或不以秀才之敝帚而棄擲之也。宣統元年三月二十二日畏廬林紓識。〇按緣起中所謂陳君。卽陳希彭。

左傳擷華二卷

民國十年三月。初由商務館出版。分爲上下二卷。上卷選錄桓莊僖文宣成諸公傳文三十七篇。下卷選錄襄昭定哀諸公傳文四十六篇。篇各綴之平語。於文章關鍵妙竅。闡宣備盡。比之左孟莊騷精華錄中所錄左氏之文。則增至三倍。先生自撰之序。

序曰。紓按三傳之列於學官者。左氏爲最後出。然而公穀二傳。已爲老師宿儒所寢饋。其治左傳者。至杜元凱。始尊爲不刊之書。且謂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此邱明之志也。其推獎左氏至矣。蓋其崇左之心。以爲膚引公穀。適足自亂。似蔑視二傳爲不足輕重。善乎宋朱長文春秋通志之序言曰。孟子深於春秋。惜不著書。其後作傳者五。而三家存焉。(餘二家啖助趙匡也。)左史盡得諸國之史。故長於敘事。公穀各守師傳之說。故長於解經。要亦互有得喪。實則精於公羊者。董仲舒平津侯也。精於穀梁者。劉向也。而左氏之得列於學官。實劉歆賈逵之力。乃其篤好。咸不如杜元凱。元凱之心醉左氏。謂其能先經以始事。後經以終義。依經以辨理。錯經以合異。眞能徹左氏之中邊矣。鄙意元凱此言。不惟解經。已隱開後世行文之塗轍。所謂先經者。即文之前步。後經者。即文之結穴。依經者。即文之拊聖以明道。錯經者。即文之旁通而取證。試觀蘇穎濱。非宋之古文大家耶。然有春秋集解之著。雖因王介甫詆毀春秋。故有此作。余則私意蘇氏。必先醉其文。而後始託爲解經之說。以自高其位置。身在尊經之世。斷不敢貶經爲文。使人指目其妄。但觀蘇氏之序集解。述杜預之言曰。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味以上所云。則余所謂元凱之言。隱開後世行文之塗轍。不信然耶。夫文家能優柔饜飫。則古書之足浸潤吾身者。已自不淺。葉夢得斥穎濱。謂左氏解經者無幾。且多違忤。疑出己意爲之。非有所傳授。不若公穀之合於經。此言非知穎濱者也。以解經論。公穀之文。經解之文也。以行文論。左氏之文。萬世古文之祖也。唐陳氏岳作春秋折衷。岳自述曰。左氏釋經義之外。復廣記當時之事。備文當時之辭。夫記當時之事而文之。則已以左氏爲文家矣。僕恆對學子。言天下文章。能變化陸離不可方物者。止有三家。一左一馬一韓而已。左氏之文。無所不能。時時變其行陣。使望陣者莫審其陣圖之所出。譬如首尾背馳。不能繫櫟爲一。則中間鎖紐之筆。暗中牽合。使隱渡而下。至於臨尾。一拍即合。使人瞀然不覺其艱瑣。反羨其自然者。或敘致一事。赫然如荼火。讀者人人爭欲尋究其結穴。乃讀至收束之處。漠然如淡煙輕雲。飄渺無迹。乃不知其結穴處。轉在中間。如岳武穆過師。元帥已雜偏裨而行。使人尋迹不得。又或一事之中。斗出一人。此人爲全篇關鍵。而偏不得其出處。乃於閒閒中補入數行。即爲其人之小傳。却穿插在恰好地步。如天衣無縫。較之司馬光之爲通鑑。到敘補其本人之地望族姓。於無罅隙處強入。往往令人棘目。相去殆萬里矣。又或敘戰事之規畫。極力敘戰。而不言謀。或極力抒謀。而略言戰。或在百忙之中。而閒出以閒筆。或從紛擾之中。而轉成爲針對。其敘戰事。尤極留意。必因事設權。不曾一筆沿襲。一語雷同。眞神技也。於短篇之中。尤有筋力。狀奸人之狙詐。能曲繪而成形。寫武士之驍烈。即因奇而得韻。令人莫可思議。僕亦不能窮形盡相而言之。當於逐篇之後。細疏其能。庶讀者於故紙之中。翹然修爲新得。庶幾不負僕之苦心矣。

震川集選一卷

先生之評選是集也。在民國十年之冬。十三年八月。初由商務館印行。其自序錄後。

序曰。吳南屛曾選震川集。余徧覓之。不可得。而南屛當時有學桐城之目。實則南屛師承震川。不必瓣香桐城也。夫文安得有派。古學者得其精髓。取途坦正。後生遵其軌轍而趨。不知者遂目爲派。然則程朱學孔子。亦將謂之爲曲阜派耶。南屛雖

時流之目爲桐城．自作文辨白．極爲曾文正所譏．辛酉五月．余晤康長素於滬上．長素曰．足下奈何學桐城．余笑曰．紓生平讀書寥寥．左莊馬班韓柳歐曾外．不敢問津．于歸震川則數週其集．方姚二氏．略爲寓目而已．長素憮然．余因論史記菁華．頗爲震川所擷取．長素深以爲然．震川之文．多關心時政．論三區賦役水利書及三途並用議．語語切實．不類文人之言．其最足動人者．無過言情之作．是得於史記之外戚傳．巧於敘悲．自是震川獨造之處．墓銘近歐．而不近韓．贈序則大有變化．惟不及韓之遒練耳．曾文正譏震川無大題目．余讀之捧腹．文正官宰相．震川官知縣．轉太僕寺丞．文正收復金陵．震川老死牖下．責村居之人．不審朝廷大政．可乎．雖然．王鳳洲以達官．執文壇牛耳．震川視之蔑如．果文正之言．與震川同時而發．吾恐妄庸鉅子之目．將不屬之鳳洲矣．此集得全集中十分之四．壽序僅錄其一．震川存壽序過多．或其後人愛不忍釋．究亦不能病震川也．辛酉嘉平閩縣林紓識於宣南煙雲樓

後山文集選一卷

民國十年冬選平．十三年七月．初由商務館印行．末附宋史陳師道傳．

自序曰．自一祖三宗之說出．後山詩．幾直接老杜．於是馮定遠大以爲言．而漁洋亦不之許．此山左與江右爭宗派也．然諸家但論其詩．初未及其文．且八家之文．宋人居其六．魯直且不能與三蘇競名．矧後山耶．於是後山之文．乃爲詩所掩．且並爲歐蘇曾王所掩矣．平心而論．張晁及淮海之文．筋骨呈露．氣調英拔．後山則沈邃簡重．步武一本前人．發言高貴．品概見諸言表．於文忠之門．尙不欲款坿．矧章子厚之陰害矯譎．欲以僞謙羅致之．宜後山之翛然高舉也．文多說理之作．而結構精嚴處．亦時時變其畦步．顧爲文不多．菁華或盡於是．間有遺落之處．則老眼迷離．幸高明諒之．辛酉冬閩縣林紓識．

淮海集選一卷

民國十年十二月所選平．卷後坿錄宋史秦觀傳．於十三年八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自序曰．呂居仁稱少游文字．自學西漢．而捫蝨新話．則謂其刻露不甚含蓄．若比東坡．不覺望洋而嘆．實則二說皆似是而非．西漢之文．藏鋒而內轉．鬱堅而不枵．文綺而非靡．少游發露無遺．去西漢遠矣．集中如魏景傳及心說．皆直造蒙莊之室．爲東坡集中所無．又弔鐏鐘文．古色斑斕．又與東坡殊其狀況．唯策論．則與東坡同一軌轍．呂居仁稱其學西漢者．殆指鐏鐘之文．而陳善之斥其不及東坡者．以東坡之文恣而有檢．趣而能韻．廣渺浩瀚中．能自爲收束．此少游之所短也．實則學東坡之似者．無若少游．此少游之所以不及東坡也．楊西亭學石谷之畫．酷似石谷．人亦知有石谷而已．何必西亭．然余之選平淮海者．蓋世人多賞淮海之詩及詞．而不及其文．亦一憾事．故取以問世．亦欲少游文章之光氣．不沒於人間也．辛西嘉平閩縣林紓識．

虞道園集選一卷

是編以民國十一年五月選平・十三年七月・初由商務館印行・卷末坿錄元史虞集傳・

自序曰・元人文好馳騁・如姚端甫之牧庵集・張養浩稱其文才驅氣駕・縱橫開合・紀律惟意・如古勳將率市人戰・鼓行六合・無敵不北・余讀其文・果浩瀚縱恣・於碑版之文・尤長・顧心病其豪・未敢引以爲是・嗣讀道園集・則作止進退・咸有紀律・誌銘之文最夥・而一一原本史漢・無泛設之語・無傷氣之言・即雜文・亦皆具有精意・左吉刻本・訛謬百出・余就學古錄原本・選若干篇・序而存之・嗚呼・元代非有文之世・而道園拔出於其間・猶廬陵之在北宋・彼牧庵諸老・殆如王弇洲之於震川乎・壬戌四月亂中・七十一叟林紓書於煙雲樓・

歐孫集選二卷

是書析爲二卷・上卷錄唐歐陽詹文二十一首・下卷錄唐孫樵文二十首・合爲一集・惟先生序文・謂可之文僅二十五篇・而孫樵集可之自序・謂藂其可觀者三十五篇・復檢其集・亦三十五篇也・當係先生序文有誤・書於民國十一年五月選平・以十三年八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先生自序曰・余自罷譯箸後・摯友張菊生高夢日及年家子李拔可・咸以書寓余・請錯編各家文集・每篇加以平語・余固悉心於韓柳歐三家者・其餘諸家・略一寓目即已・茲復檢得歐陽行周及孫可之二家・行周短折・文既不多・而可之文・亦廑二十五篇・汪師韓則謂十篇爲眞・餘十五篇・均後人僞撰・余謂可之集中・文多近努強而傷氣・二十五篇・咸屬一致・余雖不能盡錄・似非有人竄入・而行周則有意劇彫・有時喫力處至於不可句讀・蓋才氣卓越・不欲一語稍涉平易・往往火色太濃・昌黎私淑揚子雲・然無一艱深語・其說理亦謹正近孟子・行周爲自誠明論・漁洋斥其不宗於正・實則行周當時・固自以爲詼奇也・觀文字・如觀天下奇山水・雖雄深與平遠者不同・學者原宜周閱・庶幾辨其得失之所在・以便去取・選家固無所偏向・在讀者躬自領會耳・壬戌四月・戎馬在郊・礮聲隆隆・余坐寓齋中書此・如聾聵焉・亦經多亂・膽力略爲之壯也・七十一叟林紓識・

嘉祐集選一卷

民國十一年夏月・所選平・卷末坿錄宋史蘇洵傳・十三年七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自序曰・世目老泉以父子之文章名天下・似爲福壽雙修之人・不知老泉於前後三十年中・喪其骨肉之親・至十人之多・二十九時・喪其長子・東坡尚爲其次・人之稱東坡爲長公者・誤也・老泉蓋傷心人也・雖蒙歐公之知・官不過主簿・至其所爲文・

縱橫憯踔·肆其辯口·能自圓其說·其上皇帝書·提綱挈領·不如臨川之有紀律·他文則皆警快爽目·獨於碑版文字闕如·即東坡·舍表忠觀一碑外·亦寡傳作·蓋蘇家文·於史記不近·而老泉於馳騁外·亦無端凝樸老之觀·讀者果能研治其文·於宜文書中·最爲動目·所治太玄之文·以過於艱澀·不便讀者·故亦不錄·壬戌長至日閩縣林紓識·

元豐類稿選本一卷

民國十一年夏月選平·編中以序記二體之文爲多·而制誥劄子·則無所取·末坿宋史曾鞏傳·於十三年七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自序曰·南豐元豐類稿·韓維爲公神道碑·言有續稿四十卷外集十卷·南渡後散佚不傳·今存者爲成化六年本·得五十卷而已·兵燹之餘·名著散落者·寧止一南豐·幸南豐之文·爲萬古不可漫滅者·則區區此五十卷之存·亦若有鬼神呵護焉·南豐文長於說理·或云在孟學不傳之後·程學未顯之前·余則謂二程之學醇·而文字不能與韓歐追逐·惟南豐獨理精深·故行文大有條貫·如學記諸篇·均能見孔顏大處·凡文字不由經籍溯源而出·未有不流於雜家者·振奇怪特·逞其臆說·於世奚當·矧又爲語體之文·以誤後進·壅塞其通經學古之道·造孽乃無涯量·壬戌·余大病·經秋始愈·齋居無事·取南豐文之醇而近理者·編爲是集·凡制誥劄子·一無所取·亦徇時好而已·閩縣林紓識·

柳河東集選本一卷

民國十一年九月·選訖·末坿新唐書柳宗元傳·以十三年八月·始由商務館印行·

敘曰·唐之知柳州者·莫若昌黎·次則劉賓客·又次則皇甫持正·其餘諸人·咸哀傷其淪謫·然有忌其才高·樂其抑塞而死者·宋景文爲唐書·尤曲爲之解·平心而論·王叔文之獄·尚有可白之處·特以成敗論人·則叔文之獄·萬古無反案矣·吾獨疑宋人嚴氏有翼之言曰·劉禹錫柳宗元呂溫·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覽數君子之述作·禮意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道·爲太子所信·順宗即位·遂見引用·禹錫等決事禁中·如議罷中人兵權·牾俱文珍輩·又絕韋皋私請·欲斬之·劉闢其意·非忠乎·會順宗病篤·皋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黨人遂無復見齒矣·藹哉言乎·憲宗令辟·元和治朝·韋皋有重名·斥子厚爲黨人·孰敢爲之伸辨·蓋萬賤之直·不能撓一貴之曲·矧明天子所示罰·又將何力以爭·故柳州雖與許孟容書·剖心泣血·孟容亦僅能徒呼負負而已·昌黎心知其枉·盛推子厚之爲人·及其爲文·一涉叔文事·但如輕煙淡雲·一瞥即逝·不著重筆·嗚呼·以昌黎之力·尚不能救·子厚又何能自振於唐世耶·顧君子之論人·當歸平允·但舉子厚以柳易播一事·何殊羊左所爲·天下烏有小人·而能行君子之義·且能爲君子之文者耶·余生平心醉者·韓柳歐三家·而於柳之游記·顛倒尤深·乃苦無善本·如增廣注釋音辨柳集四十三卷·及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咸不可得·僅有亡友李佛客所遺濟美堂柳集·而中多謬舛之處·不一而足·凡有可疑·遂不敢錄·僅得此區區者·輯以問世·若買櫝還珠之誚·吾固受之·無敢嘵辯者也·壬戌九月一日林紓序·

劉賓客集選一卷

民國十二年正月所選平。卷末坿錄新唐書劉禹錫傳。明年八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自序曰。賓客之文。長於諷喻。因論七篇。均有寄託。與柳州三戒同軌。唯柳州長小學。每句非烹煉不出。而又無斧鑿之痕。賓客則竊老盡氣。以求奇。終落柳州之後。不惟才遜。蓋不得古書之精髓。故氣韻情采。皆非柳州之敵。惟上杜黃裳書。則吞咽處含無盡之悲。精懇處多不刊之語。較柳州之與顧十郎書。似爲得體。蘇子由稱賓客詩用意深遠。有曲折處。乃不及其文。余亦謂賓客之文。正患無曲折耳。然律之以唐人之駢儷。則賓客較勝也。癸亥正月。閩縣林紓敘于煙雲樓。

劉子政集選一卷劉子駿集選一卷

民國十二年五月選平。卷後各坿漢書劉向劉歆本傳。合爲一策。於明年八月。始由商務館印行。

自序曰。子政一生精力。全注於說苑新序及列女傳。每篇結穴恆有奇宕之筆。是蓋得自檀弓者。全集中文字。不多存者。皆關繫於時政。時王氏之勢方猖。漢火垂垂滅矣。九歎之作。直追九章。張西銘謂屈原死。楚入爲秦。子政死。而王氏代漢。九歎雖代靈均抒悲。實子政自抒其悲也。至於奏疏及封事。雖博引繁徵。然皆精警不刊之語。爲之制斷。不善學者。悅其餖飣。則謬矣。子駿經學不讓其父。遂初一賦。竟等於安仁之閒居。文章固不足見爲人。然不應出之名父之後。觀其爲王莽服母緦縗議。不審是何居心。今選子政集。不能不坿諸其後。讀者當諒吾非有所愛於歆也。癸亥長至日。閩縣林紓序。

唐荊川集選一卷

是編爲民國十二年夏月所選平。末坿明史唐順之傳。於明年七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自序曰。有明文家。既有王李爲之倡。而汪伯玉祝枝山。尤痛詆韓蘇。大致以漢氏爲歸。則竊高鶩遠。而不得其眞際者也。震川崛起崐山。矗然萬仞。若泰華之特立於時。荊川遵巖。亦師承歐王。標文章之正軌。卒之前後七子。光燄立熸。元美晚年。亦大悟。以震川爲歸。蓋文字固有正宗。不能力求新異。加以誇傷也。荊川生平以道自任。語語不脫理學。卽文字亦千迴百轉。務期表明道眞。驟讀之。似有心爲有關繫文字。不知性之所近。學之所本。不期然而至于詞費。故昌黎必迎而拒之。迎之者何。卽泊泊而來之謂也。拒之者何。必純而後肆之謂也。荊川多愛而不忍。有必出之。有時微涉於蕪蔓。然其獨至之處。如大觀記。則浩瀚本之天然。竹溪記。則曲折含蓄。幾侔六一。獨所謂厲訓者。亦未能免俗。狃明人之餘習耳。質言之。有所長者。卽有所短。不礙其爲名家。若無短無長。亦置之以覆醬瓿耳。尙何名家之云。癸亥長至閩縣林紓敘。

方望溪集選一卷

民國十二年夏月．選平．明年八月．初由商務館印行．編尾坿沈廷芳撰方望溪先生傳．

自序曰．嗚呼．後生小子．於古文一道．望之不知津涘．乃詆毀桐城．不直一錢．余既歎且笑．其至亦有稱余之文學桐城者．某公斥余不應冒入此途．余至是既不能笑．亦不復歎．但心駭其說之奚所自來也．世所謂桐城派者．多私淑桐城之人．非桐城自立一派．使人歸仰而倣效之．文有正宗．明達者或鄙公安之佻．與竟陵之薄．而寧都務馳騁．雪苑好剽襲．望溪祖述六經．寢饋程朱．發而爲文．沈深處不病其晦．主斷處一本之醇．道論能發明容城之所長．亦不護姚江之所短．堂堂正正．讀之如飲佳茗．如飫美饍．震川後一人而已．至其誌銘傳略．多敍正人．與書辨學．詞語不阿不激．無處不露精神．亦無處不蹈規矩．唯一生不悅河東．所以遊記中一字與柳不犯．是望溪之所短也．須知柳之遊記及騷．與寓言之作．雖昌黎尚望而卻步．望溪以柳黨坿叔文．斥其人並廢其言．何其量之不廣也．究竟望溪長處．亦不必與柳競勝．此卷纔余所收者．多當時熟讀之篇．至於買櫝還珠．則余亦無諱．所望海內諸君子．匡余不逮耳．癸亥長至節閩縣後學林紓謹序．

汪堯峯集選一卷

民國十二年夏月選平訖．以十三年七月．初由商務館印行．編末坿錄陳廷敬所撰翰林編修汪先生琬墓志銘．

自序曰．余幼穉時．得侯雪苑文讀之．驚爲史記．四十以後．治震川集．始知震川者．得史記之髓．雪苑者得史記之貌耳．與雪苑同時者．魏叔子汪堯峯．然寧都三魏之集．伯子爲下．叔子好馳騁．頗不慊於心．嗣得堯峯集讀之．賞其瀹宕中．時時流露縱術之氣．堯峯於三家中．頗極醇正．然多論道說理之作．不知古文．惟說理爲最難．樸質則近於語錄．沈深又入於子書．韓歐之文．於悟道處．不過數言．已得要領．使絮絮不已．適滋人厭．且文中各體皆具．銘誌傳略．以及題壁山水之記．若處處加入論道之言．實於體裁有礙．厲樊榭爲余一生服膺之人．乃其文處處不離考據．亦是一病．堯峯好以道自任．此所以不及震川也．癸亥長至閩縣林紓敘于煙雲樓．

譙東父子集一卷

此集以民國十二年十月選平．末附三國志魏武帝紀文帝紀及陳思王植傳．明年七月．始由商務館印行．

自序曰．魏武雄才大略．所發爲議論．俱出天然．不待文飾．自爾成章．由運會使然也．子桓才不逮其弟．然能探文字之源．建議亦復不磨．子建驚才絕豔．文字復能發露其性情．洛神一賦．超越古今．雖宋玉亦當卻步．至求通親親一表．如游絲百轉．不見其端．情韻雙絕．使其得譚大位．亦陳後主一流人耳．轉不如子桓．尚有强濟之力．究竟曹家人物．以曹髦爲最．乃不幸中於姦臣．似人間果報．不能無憑．果髦得行其幹力．經緯區宇．固屬不難．乃司馬執權．而公閭黨惡．曹氏斬宗．其中

似有天在。實則三曹之文章光氣。固有不能漫滅者。因爲平選而藏之。癸亥九月七十二叟林紓病後識。

選平蔡中郎集一卷

民國十二年九月選平。於末附後漢書蔡邕傳。明年八月。始由商務館印行。

自序曰。余恆謂天下。唯負經濟人。與能文章人。遭際最爲險巇。荀文若父子之幹略。楊子雲蔡中郎之辭況。皆足以高天下。顧託身非人。終足以殺其身而已。獨其文字之光氣。歷數百千年。未能漫滅者。天下固不能以人廢言也。中郎碑版之文。清穆高揚。翛然塵表。未嘗敘述本事。乃綜一已之論斷。蔚然成篇。若不授人以鍼縷之迹。一味表其高寒。此文字中之最難學者也。近人有學之者。但剽取聲調。獵略詞采。頗髣髴中郎。余讀其文。笑謂石遺老人。此通用之渠歟。銘我可。卽銘石遺亦無不可。正由其學中郎而誤也。故善讀中郎之文者。當詳案其度。而不遽踐其迹。當細尋其味。而不妄襲其貌。斯得之矣。世之君子。或當以余爲知言。癸亥重陽閩縣林紓敘。

右專家選本凡十七種。

小說類上

此部所錄。皆先生自撰諸小說。都十有二種。世之讀者。或謂其可資近史參取。

技擊餘聞一卷

此編所紀。皆鄉閭拳師軼聞。先生自幼精習其術。故描敘活顯。民國二年五月間。初由商務館印行。則自本書考見者。然吾於清宣統初年。已睹較大之鉛印本。及今竟忘其爲誰何所刊。更無可敂訪之人。獵索于書坊。而亦久久莫獲。姑以可考見之年時。箸錄之。卷耑有高鳳岐之序曰。琴南齊年。以說部名海內。生平所學。實不止此。此其餘事耳。昨以此稿寄示吾弟夢旦云。頗肖史記。同伯兄觀之。或當我許。余展閱至盜俠逆旅老人諸篇。則二十年前。行旅中。與琴南共聞諸亡友周辛仲者。乃能寫到十分。並辛仲口述之態狀。一一在吾目前。吾笑語吾弟。是戔戔者。特技擊耳。一入琴南之文字製造廠。猶能存其聲音笑貌。如留聲。如拍照。無所逃形。使學界政界實業界中果出有偉人。足以光耀世界。吾信琴南。必能添毫以傳其不朽矣。高鳳岐識。

畏廬筆記一卷

所紀輯者。自馬公琴以至臺灣林氏兄弟。爲事二十有九。於民國六年三月。始由滬上中華圖書館出版。亦鉛印本也。

畏廬瑣記一卷

初名鐵笛亭瑣記。蓋先生卽其生平聞見而饒興趣者。分條所紀述也。間有僻典奇字。皆自撮引經典。備爲詮證。最先披露於北京平報。宿遷臧蔭松爲之蒐輯。得二百三十有八事。遂成帙。嘗序其耑曰。畏廬先生著鐵笛亭瑣記。不下千餘條。然頗不甚愛惜。經余之所收者。十之二三耳。先生尚不欲梓行。余以爲可惜。古來作者如林。而唐宋二代。爲筆記者獨多。有明太祖雄猜。自高青邱之獄。文人作詩頗留意。則私家紀載。益形斂退。前清入關。文字之獄大猖。一字之不檢。至赤其族。詎敢作筆記。以招忌者之譏。貢身白刃於斧質耶。南山集初無失檢。而趙申喬鍛成其獄。方望溪大儒。至以是出塞。小人之兇燄。可畏甚矣。紀文達之閱微草堂筆記。多諧謔。兼及鬼事。聊齋則專言狐鬼。故得無事。若稍涉時政者。族矣。今先生所記多趣語。又多徵引故實。可資談助者。至筆墨之超妙。讀者自能辨之。先生著作。浩如烟海。此特其餘事而已。余辱與先生交往。幾無虛日。書成。先生令弁數語於其上。亦以識先生之愛我也。丙辰五月。宿遷臧蔭松敍。○按舊曆丙辰。乃民國五年。初之出版。卽爲是年七月。一時傳誦甚廣。則都門印書局鉛印本也。洎至十一年六月。乃改由商務館印行。而易題今名。刪削者。不過天生對。打先鋒二條而已。

畏廬漫錄四卷

民國十一年十月間。初由商務館印行。按是編初錫之名。曰踐卓翁短篇小說。其已行於世者有三集。每集所記之事。都乖四十則。第一集以民國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后錄先生自序。卽此集之序文也。第二集以五年三月出版。第三集以六年六月出版。皆都門印書局鉛印本。臧蔭松序二集之文曰。踐卓翁者。深於情而能持以正者也。譯西文小說至百餘種。其自爲書亦數種。頗風行海內。前二年。余自徐州至都下。爲平報司編纂。與翁共事。翁每出一篇。余就燈讀之。反覆至數遍。始寢。夫短篇小說之體。往往墜於蒲留仙之臼窠。不能自脫。翁熟於史記漢書。造語古簡而切摯。篇法亦變幻莫測。是眞不囿於留仙者也。余嘗論天下文之能瑣屑敍情愫。不流於惡道者。古之作者。其惟孟堅乎。北史則繁碎近於小說家。故考亭以小說目之。余謂眞小說家。非史家亦莫造其極。段柯古之筆。實過其父。則眞得史家之三昧矣。然好言鬼神。以敍鬼神事。易於生色。若翁之書。則但言人事。不言鬼事。卽言之。亦偶然耳。其能款款動人處。閉目思之。亦似確有其事。則翁之善於史漢。故造言之精如是。余與翁交好。睚日不相過從。不忍翁之筆墨。淪棄於故紙堆中。故輯而印之。以饜海內識者之目。丙辰元月中澣臧蔭松敍。○按覽臧序。則初之踐卓翁小說。皆臧氏所輯而印之者也。其後旣易初名。加削者亦百之一二耳。先生自序曰。余年六十以外。萬事皆視若傳舍。幸自少至老。不曾爲官。自謂無益於民國。而亦未嘗有害。屏居窮巷。日以賣文爲生。然不喜論時政。故著意爲小說。計小說一道。自唐迄宋。百家輩出。而余特重唐之段柯古。柯古爲文昌子。文筆奇古。乃過其父。淺學者幾不能句讀其書。斯誠小說之翹楚矣。宋人如江鄰幾。爲歐公所賞識者。其書乃似古而非古。膠沓緐猥。不審何以有名於時。宛陵擬叟詩筆。爲余服膺。而碧雲騢一書。至詆毀名輩。大不類聖俞之爲人。吾恆舉鄰幾雜誌。疑爲僞作。蓋小說一道。雖別於史傳。然間有紀實之作。轉可備史家之采摭。如段氏之玉格天尺。唐書多有取者。余伏匿窮巷。卽有聞見。或具出諸傳訛。然皆筆而藏之。能否中於史官。則不敢知。然暢所欲言。亦足爲敝帚之饗。書成。吾友臧礪秋先生。

趣余爲序。乃草此數語歸之。至於流傳與否。不惟不之計。且欲急急拉雜摧燒之也。民國二年十月踐卓翁識。

右筆記之屬凡四種。

京華碧血錄一卷

書中主人邴仲光。蓋先生自所隱射之姓名。自序所謂桃花描扇。云亭自寫風懷。桂林隕霜。藏園兼貽史料者。皆自況也。初名劍膽錄。析爲二卷。北京都門印刷局鉛印本。於民國二年十月一日出版。序後附記曰。及門濟寧王生孟。其尊甫鐵航先生。精於史學者也。庚子在圍城中。目擊慘變。著庚辛之際月表一冊。贈冷紅生。表中月日皦然。生遂據此書爲稿本。意在表彰修伯符之忠。其云邴劉大結者。特假之爲貫串耳。書成。不敢攘先生之美。故表而出之。間亦有取於太常袁公行略。事頗紀實。不敢爲訛訕之談。讀者諒之。冷紅生識。○按王孟。字籍。詳林氏弟子表。其父鐵航。名延釗。清宣統間。官至度支部主事。著有如諫果室叢刻四種。庚辛之際月表。其一也。袁太常名昶。字爽秋。浙江桐廬人。清光緒庚辰進士。授翰林。官至太常寺卿。追謚忠節。著有漸西村人集。修伯符。即壽伯茀之音射。先生撰離恨天譯餘賸語。亦謂壬子九月。自吳得劍腥錄二卷。授之曾雲霈。據此。則初所流傳鉛印本。當曾氏所印。然吾於三年。又別見鉛印本。則題劍膽血腥錄。而忘其何處印行。其署冷紅生著。與劍膽錄同。惟序後無附記。十二年十二月。商務館承而印行。遂更斯名。亦無附記。

自序曰。夫妖幸不熄。必隳政符。翼軫同占。多光女變。雖老父請飲。徵異於泗上之田。而小人入宮。藴禍在感業之寺。婚誠甚於魏元。孽皆深乎齊季。位綜禁要。郎士崩魚爛而勿恤。風兆暴逆。乃彎弓纍猾之幸逃。是顯之使無聞。范叔之言不驗。於是權綱墜紊。始峻揞而極斂。宰輔昏督。乃就瞑而引妖。遂服無幸謚之時。國屯有浸播之勢。潢池既甚。驕攜日衆。亡下陽而不懼。惟淫形之是逞。淺中浮表。謂榮宗足以禦敵。冀庸駕傷。恭郭京賴其降神。亦剖比干之心。冀化萇宏之血。然而萬騎南來。六飛西狩矣。拓御者以過祿山。撤長閫而燕侯景。禍異渚朱。羣凶幸脫於河陰。人釋楊釗。變謝不聞乎蜀道。馬矢平壤於鑾殿。龍種莫哀乎王孫。或蓬藋荒扉。作俛僶偷生之計。或琨瑚寶玦。聞蒼涼哭廟之聲。京畿因而鬥變者二年。客兵爲之攘錄者六國。嗚呼。唯當軸多斵風損政之人。故江表有歸暖避寒之舉矣。邴生者。南州秀少。東越淳人。有顧著作之鮮榮。兼房景伯之通贍。得劍歐冶。求師少林。方欲徧歷名勝。周覽世局。超山五里。逐步梅花。滄湖九道。猶望葭炎。腰輿出沒。收竹色以染衣。僻房孤危。抱鐘聲而入夢。然初念特在尋山。奇緣無關訪美也。一自宓姬見神于洛浦。雲英獻豔于藍橋。物外見其貞嫺。女中寡此韶淑。用不疑遜金之義。遂叔鸞相壻之謀。時則劉翁方坐曹於秋官。邴生將讀書於國子。倉卒值天寶之變。乘輿有奉天之行。據勢不惟宦官。召戎乃出王子。灑尸暴雨。宿血凝爲紅泥。毗屋凝塵。壞牆浸彼苦月。然而美人遇亂。非挾小忽雷而行。俠客解圍。竟獲大鐵錐之助。實此伯鸞威名。咸知時有秦士。韋郎武技。先已試之汝州矣。時則灌穴登牆。方且拚求丹竈。埋戈鑾唇。無復嘯引凶愚。宗臣來取節之人。翰苑備迎鑾之賦。生乃一帆煙月。直指杭州。滿地江湖。掉頭魏闕。產資桑柘。門深薜蘿。塔影遮樓。綱軒凝月。花片入戶。粉盎增香。注雞碑雀錄以怡情。仰蛤港螺田而供饌。豈曰栖隱。亦曰

達生．嘆夫、桃花描扇．云亭自寫風懷，桂林隕霜．藏園細貽史料．作者之意．其在斯乎．雖然．閻浮世界．固有種民．而摩詰因緣．但歸法喜．終以茶毗一炬．脫衆生于三劫之輪．從茲面壁十年．求檏本作無縫之塔．壬子長至．畏廬居士敍．

金陵秋一卷

此書自署冷紅箸．乃據同縣林述慶都督鎮江時日記．鋪敘而成．於辛亥革命之史．關涉不鮮．以民國三年四月．初由商務館印行．一時稱者咸謂其能以然犀之筆．描寫辛亥前後之社會．又於敘述民清兩軍戰爭之文．時時寓其激昂慷慨之情．及寫才士美人．則風情轉又入於旖旎．故盛贊其情文兼茂云．

劫外曇花一卷

民國三年八月．取清初吳三桂事．撰箸成帙．內析爲十六章．七年一月．始由滬上文明書局鉛印行世．先生自序曰．

余旣罷講席．益不與人延接．長日閉戶．澆花作畫．用消閒居清況．然海內欲得弄譯稿者．時以書來．言林譯何久不出．得書憮然．計余自辛丑入都．所譯書過百種矣．其自著小說．如劍膽錄．金陵秋．虎牙餘息錄．亦漸次出版．年垂古稀．而又嗜畫．日必作山水半幅．遂無暇及此．昨吾友戴懋齋信來．徵余近作．余觀趙勇略傳．心念勇略當日成績爛然．乃爲納蘭所遏．而趙毓榮彰泰又不直公．至於抑抑以卒．心頗憐之．遂拾取當時戰局．緯以美人壯士．一以伸趙勇略之寃抑．一以寫陳畹芬之知機．十日成書．檢視頗有首尾．時清史館方徵予爲名纂修．余笑曰．畏廬野史耳．不能參正史之局．敬謝卻之．此特野史之一．果得暇者．當續續爲之．以貢諸海內識我之君子．甲寅八月畏廬識於春覺齋．

寃海靈光一卷

先生箸．記清同治季年．建陽縣知縣陸象坤．治一惡婦毒殺親夫之獄．久而後乃廉得其情．以定讞．民國五年六月間．初由商務館印行．

巾幗陽秋一卷

是編自滿清讓政．以至袁氏稱帝．近自黎元洪正位．以至復辟告敗．事事皆從絕世美人口中道出．原原本本．譯述無遺．其中多有言人所不敢言．發人所未曾發者．而述美人名士之遭際．尤足令人眉飛色舞．行文酷似史記．脈絡意境．在在有條．先生自謂是書遠勝茶花女遺事．且以茶花女．猶未能自慊於意．民國六年九月．初由滬上國華書局出版．亦鉛印本也．

右長篇小說凡五種。

合浦珠傳奇一卷

民國六年二月。初由商務館印行。書中所敍。則一富翁王廷璣。擁有鉅金。而偶識陳伯儒。喜其知足。而又忠肝義膽。遂於臨命之時。出其歷年所積。悉交陳生執管。而王氏子孫。後竟暱比匪類。墮爲乞討。久而懺悔。陳生省其從善之誠。乃悉其先人託金還之。所幹旋而得之餘利。已靡分其十之四耳。全書析爲家祭。避雨。問額。別母。推產。縱博。索金。行乞。雪臥。悔過。謁主。珠還十二齣。前後情節。極爲曲折。當有背景。

天妃廟傳奇一卷

亦民國六年二月。初由商務館出版。首敍黨人毀廟。次則湖廣總督雷勝俞。啣宿怨以誣陷道員謝讓也。其意實在諷刺。而稱之者。謂其文字典雅而又淺顯。恢諧處足解人頤。○按雷勝俞謝讓二人姓名。皆隱射。

蜀鵑啼傳奇一卷

此編亦以民國六年二月。由商務館初版也。蓋刺取清季光緒閒。立大阿哥。而又縱義和團殺敎滅洋。及西安縣知縣吳德瀟。以持正不阿。合家殉難諸事實。撰成傳奇。於當時團民之橫暴恣睢。官紳之詭昧助虐。莫不繪景繪聲。悉躍紙上。○按畏廬文集記西安縣知縣吳公德瀟全家被難事一文。述其被難始末尤詳。

右傳奇之屬凡三種。

春覺齋箸述記卷二終

後學劉文煊繕槀

春覺齋著述記卷三

林畏廬先生學行譜記四種之二

潛江朱羲胄述編

書錄下

小說類下（此部所錄。皆先生迻譯歐美日本諸小說。都一百五十九種。）

清末海禁既啓。而邦人窺外之習未易。於歐美文學。更誰措意及之。獨先生斥棄舉業。始與三數同志。傳譯西方說部。積月累歲。踞爲安宅。顧先生不審西文。恃人口述而筆之書。口譯未盡。屬文輒終篇成脫手。無復點竄。孝女耐兒傳序所謂耳受筆追。聲已筆止。日區四小時。得文字六千言者。蓋眞自紀也。吾嘗見先生譯書之室。廑容二席。淨寂絕匹。翰楮外無他物也。先生運筆之速。直如霓轉飄落。而屬文乃皆有節度。宜乎時賢之咋爲並世莫逮。彼苛詆者。乃謗其背繆原書。或叠譯而不知簡。或所譯非盡第一流家數傑作。未問其有無不朽之直。或混說部與劇本爲一。或以稗童讀本爲筆記。凡此。皆無涉先生事也。西利亞郡主別傳序曰。鄙人不解西文。但能筆述。即有訛錯。均出不知。嗚呼。是誠先生甚傷心之語。使口譯者皆王子仁魏冲叔輩。爲之精檢大家妙構。揭厥神髓。以授先生意譯。則先生勞劬。當無虛耗矣。然先生固未嘗自求諉過也。黑太子南征錄序。謂科南達利全摹司各德。三千年豔尸記序。以哈各德之書。多荒渺。筆墨結構。去迭更斯遠甚。冰雪因緣序曰。英文之高者。曰司各德。法文之高者。

曰仲馬。吾則皆譯之矣。然司氏之文綿褫。仲氏之文疏闊。讀後無復餘味。獨迭更先生。臨文如善弈之著子。閒閒一置。殆千旋萬繞。一至舊著之地。則此著實先敵人。是先生向言能區辨歐西文章流派者。乃由優游涵泳文藝中者極深至厚。蓋無覽而莫審諦也。近人王靖謂迭氏九泉有知。當嘆爲中土知已。英國文學史不良然耶。鷹梯小豪傑序曰。余爲之筆譯。或喜或愕。一時顏色無定。似書中之人。即吾親切之戚畹。遇難爲悲。得志爲喜。則吾身直一傀儡。而著書者爲我牽絲矣。則知先生筆譯之時。已自與作者神會而意投。故時流頗有識讚先生者。稱其譯迭氏之文。甚能會其神韻。無微弗達。寫景極妍盡態。於原文靈思美感。保持無墮。譯歐文之書。則撫今懷古。憑弔欷歔。而又詞度高妙。寓意深遠。若莊而諧。如譏似諷。以樸茂逸雋之筆達悲涼淒惋之情。挹之不盡。思之無窮。嘆觀止矣。又稱先生譯文。雄深古茂。舉世頌讚。不止所謂史漢妙筆已也。而語語眞摯。激勵國人。信手拈來。盡成妙旨。見其愛國烈誠。欲取人長以補吾短之苦心。此更爲不可埋淹。書中屢屢以國爲歸。以自勵爲前題。塙爲自今內憂外患中叫旦之雞。其意蓋非廑在迻譯小說。夫先生生富熱情。憂閔忠愛。出自天性。故觸感輒發。其愛國二童子達旨之篇。尤爲血淚文章。其餘所譯孝義。政治。志怪。探險。以及男女愛悅之情。傖荒俠烈之行。偵探滑稽之事。且無一不寓革新國社。激勸世人之微意。而表章西人文學。又其餘興也。吾國自來爲古文者。多尙莊簡矜重。而以爲長篇稗史者絕少。先生乃能錘碎舊貫。以古文譯小說。雖西文最難表達於譯文之幽默。而亦活顯無遺。恢廓古文之用。其功無讓迭更斯也。若迦因小傳。在世界文學史。初無

重繫。而先生譯以簡雅之辭。遽增無量聲光。即二三流作者之文。先生譯之。亦時時露其化腐朽爲神奇之妙。嗚呼。傳譯歐美文學。以介紹於邦人士者。同先生爲第一人。而歐美之社會與民性。風俗與倫理。其善惡是非。於是爲之昭然以明。則先生豈止於文學有碩偉之功。而亦吾國近四十年國社中文學史上大事也。周作人且自謂初譯小說。甚蒙先生薰濡。其他可知已。或稱茶花女遺事。乃先生極經心之作。又謂玉樓花刼。愛國二童子。撒克遜刼後英雄略。賊史。孝女耐兒傳。塊肉餘生述。歇洛克奇案開場。拊掌錄。伊索寓言諸書。皆精妙之譯本。豈其然乎。又有謂先生粹美譯本。凡得四十餘種者。惟未能一一悉述其目。吾今姑弗與之論是瑣瑣者。敬依先生所譯說部之舊。分類次第箸錄。利讀者自覽取焉。

美洲童子萬里尋親記一卷

美國增米自記。英國亞丁編輯。而先生與長樂曾宗鞏譯述之也。增米自述其童騃時萬里尋親。竊冤犯死。期以警世之少年。尅勉自赴於正。而憬悟世途之艱。清光緒三十年七月。譯事既竣。明年十月。始由商務館印行。先生序曰。宋朱壽昌去官尋母。蘇詩紀之。顧朱氏不自爲記也。明周蓼洲之公子。奔其父難。記則門客爲之。公子亦未嘗自記。則萬里尋親記。爲余所見者。僅瞿翁兩孝子而已。然入於青年諸君之目中。則頗斥其陳腐。以一時議論。方欲廢黜三綱。夷君臣。分父子。廣其自由之塗轍。意君暴則弗臣。父虐則不子。嗟夫。湯武之伐桀紂。余聞之矣。若虞舜伯奇。在勢宜懟其父母。余胡爲未之前聞耶。顧猶曰。支那野蠻之俗。故賢子恆爲虐親所制。西人一及勝冠之後。則父母無權焉。似乎爲子者均足以時自遠其親。而余摯友長樂高子益而謙。孝友人也。曾問學於巴黎之女士。迨子益歸。而女士貽書子益。言父母皆老。待養其身。勢不能事人。將以彈琴授書活其父母。父母亡。則身淪棄爲女冠耳。余聞之惻然。將編爲傳奇。歌詠其事。旋膺家難。久不塡詞。筆墨都廢。洎來京師。忽得此卷。蓋美洲一十一齡童子。孺慕其親。出百死奔赴親側。余初駭怪。以爲非歐美人。以歐美人人文明。不應念其父母如是之切。旣復私嘆父子天性。中西初不能異。特欲廢黜父子之倫者。自立異耳。天下之理。愚騃者恆聽牽狡黠者之號令。彼狡一號於衆曰。泰西之俗。雖父子亦有權限。虐父不能制仁子。吾支那人一師之。則自由矣。嗟夫。大杖則逃。中國聖人。固未嘗許人之虐子也。且父子之間不責善。何嘗無自由之權。若必以仇視父母爲

自由・吾決泰西之俗・萬萬不如是也・余老而弗慧・日益頑固・然每聞青年人論變法・未嘗不低首稱善・惟云父子可以無恩・則決然不敢附合・故於此篇譯成・發憤一磬其積・光緒三十年七月旣望・閩縣林紓畏廬序於京師寓樓・

英孝子火山報仇錄二卷 Maiwa's Revenge.

英國哈葛德 H. Riaer Haggard 原著・清光緒三十一年四月・先生與仁和魏易譯・越六月・初由商務館印行・書敘孝子湯麥司之母・被人刺害・孝子慟不欲生・而苦索其仇・備經艱險・以至墨西哥・會其亡國之日・世亂兵荒・殺人如麻・孝子身陷其間・遂被祭師擒赴天壇・將殺以祀妖神・更歷重重危難・乃脫禍・而卒報厥仇・歸國・則未婚之妻・尙守貞相待也・始成嘉禮・傳爲美談・中間又敘墨西哥亡國之慘狀・西班牙擒取黑奴・囚幽販賣・其虐視異種・絕無人道・情景離奇光怪・足與史策證印・按上海第七卷婦女雜志刊有原本插圖・

先生序曰・吾先哲有言・聖人・人倫之至也・林紓曰・人倫之至歸聖人・安得言一聖人外無人倫・宋儒嚴中外畛域・幾祕惜倫理爲儒者之私產・其貌爲儒者・則曰歐人多無父・恆不孝於其親・輾轉而訛・幾以歐洲爲不父之國・間有不率子弟・稍行其自由於父母敎誨之下・冒言學自西人・乃益證實其事・於是吾國父兄・始疾首痛心於西學・謂吾子弟寧不學・不可令其不子・五倫者・吾中國獨秉之懿好・不與萬國共也・則學西學者・宜皆屏諸名敎外矣・嗚呼・何所見之不廣耶・彼國果無父母・何久不聞有商臣元凶劭之事・吾國果自束於名敎・何以春秋之書弒者踵接・須知孝子與叛子・實雜生於世界・不能右中而左外・今西學流布中國・不復周徧・正以吾國父兄斥其人爲無父・並以其學爲不孝之學・故勳閥子弟・有終身不近西學・寧鑽求於故紙者・顧勳閥子弟・爲仕至速・秉政亦至易・若秉政者斥西學・西學又烏能昌・余非西學人也・甚閔宗國之蹙・獨念小說一道・尙足感人・及旣得此書・乃大欣悅・謂足以告吾國之父兄矣・書言孝子復仇・百死無憚・其志可哀・其事可傳・其行尤可用爲子弟之鑒・蓋人莫不冒利而怖死・孝子已擁貲累巨萬・則盡棄弗恤・再厄於水・兩厄於刀・瘟疫掳掠・靡所不嘗・勢皆可死・而堅持母仇必復之志・又幸皆不死・仇卒以復・此又顏習齋之所不及矣・事迹繁重・吾序不能備舉・今但問世之君子・吾身重耶・吾親重耶・吾寧忘仇而享素封・正耶・因復仇而棄其資產・正耶・則將曰親重報仇正・然則有是二者・足爲名敎中人・可無怫於倫理耶・則將曰然・然則此事出之西人・西人爲有父矣・西人不盡不孝矣・西學可以學矣・嗚乎・封一隅之見・沾沾以概五洲萬國・則盲論者之言也・雖然・吾譯是書・吾意寧止在是哉・忠孝之道一也・知行孝而復母仇・則必知矢忠以報國恥・若云天下孝子之母・皆當遇不幸之事・吾望其斤斤於復仇・以增廣國史孝義之傳・爲吾國光・則吾書不旣僨乎・蓋顯世士圖雪國恥・一如孝子湯麥司之圖報親仇者・則吾中國人爲有志矣・大淸皇帝光緒三十一年四月・閩縣林紓畏廬序於都下望瀛樓・

又撰譯餘賸語於次曰・是書本敘墨西哥亡國事・墨之亡・亡於君權尊・巫風盛・殘民以逞・不恤附庸・恃祝宗以媚神・用人祭淫昏之鬼・又貴族用事・民逾賤而貴族逾貴・外兵一臨・屬國先叛・以同種攻同種・猶之用爪以傷股・張齒以囓臂・外兵坐而指麾・國泯然亡矣・嗚乎・不敎之國・自尊其尊・又寧有弗亡者耶・瓜迭馬克者・墨之嗣王・猶金哀宗守緒也・幽蘭一炬・史家惜之・顧猶不如瓜迭馬克之堅忍・先是墨人窖重資於地・西人百索不得・遂濫刑以施・瓜迭馬克手足焦爛・終始不言窖金所

在。嗚呼。吾聞明季六君子之獄矣。然猶曰魏璫之報私怨也。世安有囚亡國之帝。加以炮烙。剌取睿金。何與闖賊之入燕同也。西班牙可太時爲世名將。行爲乃同草寇。然則身爲國民者。宜戮力同保其國。脫一受外兵。安有倖免之事耶。

又曰。孝子受瓜迭馬克殊知。質與同囚。身與同刑。亦皆不言。凜凜乎其男子也。可太時遂以孝子授其仇若望。若望者。卽殺孝子之母之人也。處孝子加酷。孝子慨然受之。備極慘暴。終無撓屈之言。蓋自念身爲母身。毋可死於仇刃。身亦何妨更殉之仇以從母。自有此念。義心勃然。千灾五毒。一不之恤。嗚乎。孝之於人。能自生其神勇矣。

又曰。湯麥司之言曰。吾不欲令讀書之人。謂我僞報母仇之故。至於備極刑酷如是。厌天下人子之心。孝哉言乎。此卽所謂永錫爾類也。吾譯至此。哽咽幾不能著筆。

又曰。小說一道。不著以美人。則索然如嚼蠟然。湯麥司身爲孝子。使儷之以蕩婦。則作者必不至有此文心。哈先生不知作何幻想。乃覓取節烈二婦。爲孝子偶。下章殊有妻矣。龐楢以藁砧之故。作二十年單棲。後乃圓其破鏡。倭土米情鍾客卿。出百死相衞。國破家亡。始以身殉。一烈一節。在吾國列女傳中。猶錚錚然。顧一得之野蠻。一得之文明。彼此若合符節。性惡之說。吾又不能信荀卿矣。

又曰。倭土米歸湯沐邑。起兵時。誓衆之言曰。父兄何爲樂子弟爲奴。而憚於死國。部人因之大奮。然國亦尋滅。義氣已凌紙而發。嗚乎。是言。女子之言也。尙能權爲奴與死國之輕重。世有男子。乃甘媚外。以奴自居。何也。畏廬附識。

孝女耐兒傳三卷 The old Curiosity Shop.

英國卻而司迭更斯 Charles Dickens 原著。先生同魏易譯述。析爲三卷。上卷凡二十二章。中卷二十五章。下卷二十五章。皆刻畫市井卑汚齷濁之狀。蓋爲下流社會寫照也。讀者以笑以怒。往往爲之顚倒而弗能自已。書於淸光緒三十三年八月蕆譯事。十二月初三日。初由商務館印行。

先生序曰。予不審西文。其勉強厠身於譯界者。恃二三君子。爲余口述其詞。余耳受而手追之。聲已筆止。日區四小時。得文字六千言。其間紕繆百出。乃蒙海內名公。不鄙穢其徑率而收之。此余之大幸也。予嘗靜處一室。可經月。戶外家人。足音。頗能辨之了了。而余目固未之接也。今我同志數君子。偶舉西士之文字示余。余雖不審西文。然日聞其口譯。亦能區別其文章之流派。如辨家人之足音。其間有高厲者淸虛者緜婉者雄偉者悲梗者淫冶者。要皆歸本於性情之正。彰癉之嚴。此萬世之公理。中外不能僭越。而猶未若卻而司迭更司文字之奇特。天下文章。莫易於敍悲。其次則敘戰。又次則宣述男女之情。等而上之。若忠臣孝子義夫節婦。決脰濺血。生氣凜然。苟以雄深雅健之筆施之。亦尙有其人。從未有刻劃市井卑汚齷齪之事。至於二三十萬言之多。不重複。不支離。如張明鏡於空際。收納五蟲萬怪。物物皆涵滌淸光而出。見者如憑闌之觀魚鱉蝦蟹焉。則迭更司者。蓋以至淸之靈府。敍至濁之社會。令我增無數閱歷。生無窮感喟矣。中國說部。登峯造極者。無若石頭記。敍人間富貴。感人情盛衰。用筆縝密。著色繁麗。制局精嚴。觀止矣。其間點染以淸客。間雜以村嫗。牽綴以小人。收束以敗子。亦可謂善於體物。終竟雅多俗寡。人意不專屬於是。若迭更司者。則掃蕩名士美人之局。專爲下等社會寫照。奸獪駔

酷。至於人意所未嘗置想之局。幻爲空中樓閣。使觀者或笑或怒。一時顚倒。至於不能自已。則文心之邃曲。寧可及耶。余嘗謂古文中序事。惟序家常平淡之事爲最難著筆。史記外戚傳。述竇少君之自陳。謂姊與我別傳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其足生人惋惜者。亦祇止數語。若北史所謂隋之苦桃姑者。亦正仿此。乃百摹不能遽至。正坐無史公筆才。遂不能曲繪家常之恆狀。究竟史公於此等筆墨。亦不多見。以史公之書。亦不專爲家常之事發也。今迭更司。則專意爲家常之言。而又專寫下等社會之事。用意著筆爲尤難。吾友魏春叔購得迭更司全集。聞其中事。實強半類此。而此書特全集中之一種。精神專注在耐兒之死。讀者迹前此耐兒之奇孝。謂死時必有一番死訣。悲愴之言。如余所譯茶花女之日記。乃迭更司則不寫耐兒。專寫耐兒之大父。淒戀耐兒之狀。疑睡疑死。由昏憒中露出至情。則又於茶花女日記外。別一種寫法。蓋寫耐兒。則嫌其近於高雅。惟寫其大父一窮促無聊之愚叟。始不背其專意下等社會之宗旨。此足見迭更司之用心矣。迭更司書。多不勝譯。海內諸公請少俟之。余將繼續以償荒之人。譯償荒之事。爲諸公解醒醒睡可也。

書竟。不禁一笑。光緒三十三年八月二十日。閩縣林紓畏廬父敘於京師望瀛樓。

雙孝子噀血酬恩記二卷

英國大畏。克力司蒂穆雷原著。先生與魏易同譯。清光緒三十三年九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先生綴平語卷尾曰。余讀史記刺客傳。聶政姊伏政尸次。號曰。其是吾弟與。嚴仲子知吾弟。嗚呼。嚴仲子知吾弟六字。悲塞天地矣。夫以仲子之仇傀。不必出於直道。聶政之刺傀。亦未必本諸義憤。正以貧賤受知。此大累人耳。然政有老母。不即以身許人。迨老母以年終。始爲仲子死傀難。政之孝亦正可錄。雖然。百金之餽。未嘗受。則亦未必於仲子爲有恩。惟此金爲母來。不爲身來。仲子之餽。意固在政。而其命餽之名。則又在母。即此已足以死政。政之事。與兩孝子不類而類。要之酬恩之局。均激於孝行。且政之誅傀。傀不必能爲亂人。而孝子之仇慮無黨人。平亂也。其死正。其義正。即其孝亦正。吾讀聶政傳。吾益服此兩孝子矣。

又曰。伊梵者。慮無黨人也。其父以殺人伏法。伊梵與父同捕治獄中。切切授以仇富尊貧之宗旨。伊梵八歲。夙讀微克討休固書。深斥小拿破侖之不道。伊梵孺子。以爲天下之富人。均小拿破侖也。恨根已錮。又見其父獄死。而獄事之成。即出之富人。雖無慮無黨人。詔之以復厲。其道已足殺人。宜其日猜猜然無平和之思。獨其天性摯孝。以八齡童子。不挾餱糧。行烈日中五百里。卒達獄所。親面其罪父之死。惟其愛父。故仇富。且不知其父獄死之爲罪。而但以爲富人殺之。日圖與公卿爲難。其道則甚昧。然其緣起。則皆爲父。許之以孝。亦賢者原心之律也。

又曰。夫使聶政不報仲子。而仲子未必即爲韓傀所殊。以區區私仇。彼此復不相見。且事隔數年。仲子或忘懷矣。而政忽進而鼓勵之。迨政既殺傀。仲子雖喜。未必不悔。而在聶政。固但念仲子之恩。初未嘗計其曲直。若欽司克利亞公爵。與黨人何仇。與黨人無仇。復與伊梵有恩。黨魁之遣伊梵。事已大左於仲子。今使以仲子之恩遣政殺傀。則政必行。使傀轉遣聶政殺仲子。則政必不行。且將剸刃於使我之胸。此定理也。今黨人乃欲身爲聶政之伊梵。倒戈以向公爵。故伊梵決不爲使。不爲

使者何。以此身爲死父而奔波。而公爵卽諒我救父之心。爲寘善地。實爲亡父存其遺孤。存孤者。父必陰義其人。天下安有爲父所陰義。而爲子者乃陽仇之。故伊梵之存公爵。初若與孝無涉。更原其心。又宜以孝許之。

又曰。伊梵之趨父難也。長日道行。前望無見。但覺有囚父獄牆一片。亙其眼中。其心殆謂此獄牆。猶天上清都。到卽宅心之所。且云獄牆如燈。伊梵之身則如蛾。千里百里。亦將一撲爲快。嗚呼。吾譯敍至此。淚落如霰矣。夫身奔父難。在古尙有其人。獨難責之八齡童子。非至性出之天授。胡得有此。寧謂盜俠中無善類哉。

又曰。亨利利邦者。尤矗政一流人也。年近五十。猶對母作孺啼。其始爲母行貸於馬來公爵。爲閽者所格。三上書。則又格於舍人。及公爵知狀。自來。則衎衎陳說。向之行貸。爲母貸。不爲身貸。身可槁死。母不可以槁死。公爵雖痛其犢。亦未嘗不欽其孝。乃益贍其母。覩利邦之告伊梵曰。吾母眞善人。常申申詈余仇公爵。余身爲人子。老母之詈。安敢引爲微憾。嗚呼。利邦鋼匠耳。未必卽被文化。而所言所行。乃爲士夫所弗及。彼虛無黨人。竟欲利邦殺其贍母之人。宜其不爲所用矣。

又曰。馬來公爵。於伊梵利邦。均有恩者也。黨魁宗旨。首仇富。其必以二子殺馬來者。正欲重恃二子以爲用。故僉謀以詐術罪誘。使之必行。謂二子旣殺公爵。則官中必懸金購賞。重獲其人。于是二子且帖耳就黨人鞭笞。嗚呼。誤矣。天下深於仇者。必稔於恩。虛無黨旣以扶弱抑强爲宗。則不宜以反恩爲仇事干義士。且英法之巨富。又寧止兩公爵。黨魁用人。乃不用其心而用其身。此在略有知覺尙不爾爾。矧辨才如保羅。竟復出此。然此虛無黨人。亦蠢物耳。方今新學大昌。舊人咸謂西俗寡倫理。然西哲不乏舊人。亦以今人之薄。不如古人之厚。故曰爲倫理小說。用以醒世。此書敍虛無黨。正爲彼中厲禁。然始誤而終歸於正。且其中用無數正言。以醒豁黨人之迷惑。則作者救世之苦心。其殆與史公之傳刺客同趣乎。畏廬居士識。

深谷美人一卷

英國倭爾吞原著。先生與同縣陳器譯述。於民國二年五月。書成。明年八月一日。出版。則北京宣元閣鉛印本也。

先生序之曰。自家族主義。一變。歐人之有識者。竊然傷之。於是小說家言。恆諄諄於孝友之一說。非西人之俗尙。盡出於孝友也。目擊世變之不可挽。故爲慈祥懇摯之言。設爲人世必有其事。因於小說中描寫狀態。盡其胸中所欲言所欲得者。幻爲一人一家之事。使讀者心醉其家範。與其德性。冀其風俗之變。而於女界尤極愼重言之。雖婚姻出於自由。而在在中以禮防。未嘗有軼出範圍以外者。嗚呼。用心何其厚耶。然而女子參政之說。仍日昌於歐西。至羣雌結社。喧豗政府之門。跳踉曏諱之上。商旅喚逐。警衛指斥。僇辱至矣。而仍弗悛。近者爲議院所格。不聽干請。初未知能必終不干請否也。惟女權卽大伸。而爲之夫者。綱維盡墜。不敢廝制。則恣其所爲。無復過問。又有未經嫁夫。而自由。旣無子女之累。則氣概尤極暴烈。此近數年以來之風尙。前此十年。未嘗有也。西風旣東漸。吾國女界。乃加厲焉。但以剪髮一節。固萬國之所無。或引以爲妖孽。余曰。此非妖也。天下之事。大屈之後。必有大伸。中華之纏足。歷二三千年。父母誤不仁之心以爲仁。女子忍辛楚。苦束縛。如在黑獄之中。一日猝覩天光。心朗神舒。可以匪所不爲。纏足者。大屈之時。一轉而爲剪髮。則父母丈夫之所不能禁。卽以此爲大伸之日。進而不已。將有更甚於此者。未可知也。嗚呼。匪風下泉之思。歐西老成。亦往往同此心理。風澆俗漓。

乃思及古道。始發爲歌謠。用諷諭之義以感人。而又不已。則編爲小說。演諸梨園。冀觀者有所感觸。此至不得已之苦心。究之挽迴末俗。所獲者不得百之二三焉。余老矣。羈旅燕京十有四年。譯外國史及小說。可九十六種。而小說爲多。其中皆名人救世之言。余稍爲渲染。求合於中國之可行者。顧觀者以爲優孟之言。不惟不得其二三之益。而轉以豔情爲病。此所謂買櫝還珠。余亦無所申其辯矣。此書爲英國倭爾吞原著。中敘一孝友之賢女。名曰馬佐里。嫁於貴族之棄子和忒士庫。而和忒士庫禮事其養父。既以孝稱。復恪守其養父遺訓。躬承重債。力償求清其逋。既而覓得其生父。承襲舊爵。由貧薄而擁鉅產。遂娶馬佐里爲妻。隱示上帝重賚孝友之人。合此兩美。此亦小說中之常格。所難者。敘馬佐里之愼守禮防。孝其孀母。事其羸姊。導其弱妹。撫恤孤孩。力崇儉約。茹百苦而安義命。罷四肢而勤職役。一生安貧信道之心。使人歸仰無已。文無他奇。但述庸行。雖名手如迭更。而亦不能過也。余以二十五日之功譯成。都五萬四千餘言。既成。嘆曰。中國求婦。必當求之士流之家。外國求婦。必當求之牧師之裔。何者。士流不惟有家庭之敎育。百事皆有節制。子女耳目濡染。無分外侈靡之事。猶之牧師家篤信耶穌之道。一言一行。皆繫之以天堂地獄。子女生。少已知愛護其靈魂。故愼守十誡。不敢叛上帝而忤父母。娶之。往往足資爲助。西人恆言歐洲女界如皮酒。其上白沫。則貴族之女也。日泡泡然作響。吸之一無所得。其中清者。爲牧師之女。有學而守禮。其下渣滓。則猥賤而近於勾欄耳。若馬佐里者。則酒中之清者也。余因譯之以問世。至於筆墨顧佳。讀者念余老。嗤之鄙之。一聽諸人。中華民國二年五月七日。畏廬老人書於春覺齋。

鷹梯小豪傑一卷

英國楊支 Charlotte M. Yonge 原著。先生與靜海陳家麟同譯。民國四年六月。竣事。明年五月。初由商務館印行。歐洲當十三四世紀之間。尙封建時代也。日耳曼藩封。恆以剽掠爲事。愛得羅伯爵者。實居鷹梯之山。負固而越貨。有女耶曰屈雷斯蒂娜。輸入文化。少伯慕之。嚮背與盟。其後父子皆爲鄰封仇殺。而女乃孿生二雄。守節撫孤。孤長而振家聲。一洗蠻習。卽所謂小豪傑者也。書中所記。絕似施耐菴之水滸。先生譯文。更描狀入神。且綴之序。

序曰。此書爲日耳曼往古之軼事。其所言。均孝弟之言。所行。均孝弟之行。余譯時。淚漬者再矣。天下安有豪傑。能根於孝弟而發於事業者。始謂之眞豪傑。愛得羅司忒爾一姓。脊然如禽獸也。然其嗣胤。能愛護其女弟。不叛其父母。已萌孝弟之根荄。自屈雷斯蒂娜以地寒望劣之弱女。本其家庭敎育。入化其哮噬殘齕之風。既挽其夫。復匡其子。子爲母氏所感。彬彬孝友。操行過於中朝之士夫。何其盛也。惟事往年湮。在日耳曼中。尙爲封建時代。諸侯各據藩服。互相戕殺。目無朝廷。而鷹梯尤處化外。與烏骨木城密邇。風尙迥殊。則與聲毅愈形隔閡矣。自屈雷司蒂娜至。力勸內附。果唐時藩鎭。有內助導其尊王者。則魏博成德諸軍。何至有封狼生貙之患耶。雖然。日耳曼一族。侵蝕羅馬以後。尙未臻於文明。詎在狉獉中。能敦忠孝友悌之行。亦後來作者救世之心醲。不期以文明之事。爲野蠻文飾耳。余篤老無事。日以譯書自娛。而又不解西文。則覓二三同志。取西文口述。余爲之筆譯。或喜或愕。一時顏色無定。似書中之人。卽吾親切之戚畹。遇難爲悲。得志爲喜。則吾身直一傀儡。而著書者爲我牽絲矣。計自辛丑入都。至今十五年。所譯稿已逾百種。然非正大光明之行。及彰善癉惡之書。余未嘗著筆也。本非小說家。而海內知交。咸目我以此。余止能安之而已。此書無甚奇幻。亦不近於豔情。但藹然孝弟之言。

讀之令人感動。想於風俗。不爲無補。因草數言。弁諸簡端。乙卯六月六日。閩縣林紓敘。

孝友鏡一卷

比國恩海貢斯翁士原著。先生與同縣王慶通譯。於民國七年八月。初由商務印書館印行。

先生譯餘小識曰。此書爲西人辨誣也。中人之習西學者。恆曰男子二十而外。必自立。父母之力。不能莞約而拘攣之。兄弟各立門戶。不相恤也。是名社會主義。國內以強。然近年所見。家庭革命。逆子叛弟。接踵而起。國胡不強。是果眞孝西人之圭臬。亦兇頑之氣。中於腑焦。用以自便其所爲。與西俗胡涉。此書爲比國貴族念其兄弟之難。傾家以救。至於破產無依。而其女能食貧居賤。曲意承順其父。視聽皆出於微渺中。孝之至也。父以友傳。女以孝傳。足爲人倫之鑑矣。命曰孝友鏡。亦以醒吾中國人勿誣人而打妄語也。戊午二月二十日林紓記。

高加索之囚一卷

俄國託爾斯泰 Leo Tolstoy 原著。先生與陳家麟同譯。析六章。可萬言。敘俄之軍官志林。以奉母召歸婚。爲韃靼中埓。械約其手足。遏納貨贖身。志林受牽同繫。逃而復囚。首領且不保矣。卒得曾女之援而脫。俄人之孝行義氣。於此亦見。以民國九年。刊載商務館弟十一卷五六號小說月報。

右倫理之屬凡八種。

橡湖仙影三卷 Nada the Lily

書爲英國哈葛德 H. R. Haggard 原著。先生同魏易譯。譯者以此爲先生經意之筆墨。視迦茵及紅礁畫槳二書。精采更多。書中寫安琪拉之貞操。佳而之癡情。安尼之狠毒陰深。滕力需治之拼濁猥鄙。皆能盡態極妍。唯妙唯肖。信爲哈氏弟一之傑構。亦先生得意之善作。以清光緒三十二年十月。初由商務書館印行。按婦女雜志刊有原本插圖。

先生序曰。西人稱仙曰安琪兒。書中滕力之女。超凡離世。翛然若仙人也。遂字之曰安琪拉。安琪拉之居。有大橡。可數百年物。下臨長湖。而安琪拉又得仙之名。故名吾書曰橡湖仙影。仙之事。已詳之吾書。可十六萬言。序中固不能簡括其詞告吾讀者也。則此序胡用以立言。曰。吾書傳此仙。而吾序則但述此仙人之頑親滕力。滕力者。錢虜也。嗟夫。錢虜之用心立志行事待人。與人類殊。余初以爲頑腹之實。愛財如命。惟吾華人然耳。今而知寡廉鮮恥背義忘親。所謂文明之歐西。乃大有人。

在也·夫天下之適用者·孰如金錢·國家得之·可以興學練軍·士大夫得之·可以購美妾·買林墅·即吾輩醵腐少得之·亦可用以翱翔於名山水之間·鬻書買酒·在在皆可寶貴·不爲非俊·然一落錢虜之手·則錢神之尊·尊如追敘之老聃·佛敎之釋迦·基督敎之耶穌·黃光燭天·不敢正視·屏仁義·去慈愛·梏妻子·絕朋友·斬口腹·慄肌膚·忘軀委心·以祀錢神·即百死亦不敢恤·吾譏之·吾繼從而憐之·知天下人情·固有所好·好深則神入·外誘不可奪也·宋儒嗜兩廡之冷肉·寧拘攣曲跼其身·盡日作禮容·雖心中私念美女顏色·亦不敢少動·則兩廡冷肉·蕩漾於其前也·錢虜者·詎無美人宮室車馬衣服之好·又豈無禮義廉恥之防·顧此數物者·在彼視之·實明火之巨盜·害苗之蟊賊也·明火之盜·以火而刼我也·然此猶可備而力遏也·至禮義廉恥·則盡心滋甚·心一弗寧·財防立潰·是禮義廉恥之賊吾財·害於無形·來於無兆·非塡撲堵禦·曄棄殲除·金錢之命·如屬絲矣·吾鄉有二豪·擁貲百萬·其力均可以興學·余作書數萬言哀之·乞其合羣力爲中學堂·在勢·二豪之力可舉也·顧乃人許六百金·久弗出·學堂之議遂罷·余始爲鄉人哀·究乃自哀其愚·彼二人者·嘔血且死·妻子進山東蜜梨·且卻之·以爲奢·一娶子婦求奩·婦死·轉奩·以爲更娶者·特多得奩·之二子者·余乃欲以學堂之大義責之·余直彼人心坎中之蟊賊耳·其謬許六百金者·或爲余數萬言之長書作虛幌耳·宜余之不能見也·今試問讀吾書者·是二豪與我胡仇·吾乃暴之揭之·不令立於人類·須知可爲公益而不爲·則是人即賊公者也·而被二豪者·對吾又詎無說·彼將曰金錢恣我·我力得之·與公何與·而必破耗吾財以益人·且公非富人·公果富者·苟大出己貲以興學·我雖慳嗇·亦足步公之後·嗟夫·是語發·畏廬窘矣·劉子隨時篇曰·明鏡所以照形·而盲者以之蓋面·玉笄所以飾首·而禿嫗以之掛杖·今金錢之於財虜·明鏡也·玉笄也·吾少取以興學堂·則蓋面矣·掛杖矣·矧吾之寒素·又寧足以動之耶·潛夫論曰·使處子雖抱顏閔之賢·苟被褐而造問·人猶以爲辱·而恐其復來·而況實有損者乎·余今其果損之矣·惟余無顏閔之行·故降志辱身·與僧荒語·果爲顏閔·又寧識是人者·顧天下大有不可解者·擁貲而爲義·如吾鄉之二豪·擁貲而多行不義·如歐洲之胼力·卒皆無動於心·孟子性善之言·壞乎·嗚乎·余之言此·非有所私乞於二豪·而不得者·其憤者·公益之不立·余鄉子弟·無以趣於學也·故言之紛亂·初不關涉於是書·乃絮絮言之·如報章之言論·讀者當爲畏廬哀也·

先生又調寄摸魚兒·以詠安琪拉曰·盪林光·半湖新水·畫樓侵曉微雨·雙鴝小啄呆罷動·人擁嫩春林墅·襟半舉·搊一片·花痕斂入凝心緒·湖陰片語·看雲影移釵·苔香吹鬢·描寫好眉嫵·定情許·何限恣恨愛縷·窺人偏少鸚鵡·山容水態吟鞭遠·地下月中酸楚·誰見覰·歌舞地·天涯也有鴛鴦浦·滄波逗汝·竟小刼存鶯·橫風聚燕·兩兩背花去·

又調寄小重山二首·以詠佳而夫人曰·別業東風萬柳絲·朱樓斜日裏·見朱扉·玉簫聲向舞筵遲·腰圍小·收狹砑羅衣·春聚遠山眉·重重挑不動·箇人凝·去時追想乍來時·空留得·關外海雲飛·

踐破門前一道苔·入門聞笑語·燕歸來·玉簪花碎美人懷·東風峭·還憶去時栽·琴調幾分諧·新人兜不住·舊人猜·一腔花氣展書檯·爭知道·花底有人挨·

塊肉餘生述前編二卷後編二卷 David Copperfield

英國卻而司迭更斯 Charles Dickens 原著・先生與魏易同譯・前編都二十六章・以清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初二日・初由商務館印行・後編三十八章・同年三月印行・皆敍遺腹孤嬰爾乃司・遭其後父虐遇至於顚連屯苦・罔可告訴・偶讀一過・爲之歔泣不能自已・或云更有萬有文庫本・

先生序其卷耑曰・此書爲迭更司生平第一著意之書・分前後二篇・都二十餘萬言・思力至此・臻絕頂矣・古所謂鎖骨觀音者・以骨節鉤聯・皮膚腐化後・揭而舉之・則全具鏘然無一屑落者・方之是書・則固赫然其爲鎖骨也・大抵文章開闔之法・全講骨力氣勢・縱筆至於灝瀚・則往往遺落其細事繁節・無復檢舉・遂令觀者得罅而攻・此固不爲能文者之病・而精神終患弗周・迭更司他著・每到山窮水盡・輒發奇思・如孤峯突起・見者聳目・終不如此書伏脈至細・一語必寓微旨・一事必種遠因・手寫是間・而全局應有之人・逐處湧現・隨地關合・雖偶爾一見・觀者幾復忘懷・而閒閒著筆間・已近拾卽是・讀之令人斗然記憶・循編逐節以索・又一一有是人之行蹤・得是事之來源・綜言之・如善弈之著子・偶然一下・不知從來・咸得其用・此所以成爲國手也・施耐庵著水滸・從史進入手・點染數十人・咸歷落有致・至於後來・則如一羣之貉・不復分疏其人・意索才盡・亦精神不能持久而周徧之故・然猶敍盜俠之事・神奸魁蠹・令人聳懾・若是書・特敍家常至瑣至屑無奇之事蹟・自不善操筆者爲之・且懨懨生人睡魔・而迭更司乃能化腐爲奇・撮散作整・收五蟲萬怪・融匯之以精神・眞特筆也・史班敍婦人瑣事・已緜細可味矣・顧無長篇可以尋繹・其長篇可以尋繹者・惟一石頭記・然炫語富貴・敍述故家・緯之以男女之豔情・而易動目・若迭更司此書・種種描摹下等社會・雖可噦可鄙之事・一運以佳妙之筆・皆足供人噴飯・英倫半開化時・民間弊俗・亦皎然揭諸眉睫之下・使吾中國人觀之・但實力加以教育・則社會亦足改良・不必心醉西風・謂歐人盡勝於亞・似皆生知良能之彥・則鄙人之譯是書・爲不負矣・閩縣林紓敍於宣南春覺齋・

先生又記卷尾曰・此書不難在敍事・難在敍家常之事・不難在敍家常之事・難在俗中有雅・拙而能韻・令人挹之不盡・且前後關瑣起伏照應・涓滴不漏・言哀則讀者哀・言喜則讀者喜・至令譯者啼笑間作・竟爲著者作傀儡之絲矣・近年譯書四十餘種・此爲第一・

賊史二卷 Oliver Twist

英國卻而司迭更斯 Charles Dickens 原著・先生與魏易同譯・都五十二章・其主指抉發下流社會之惡孽・故極筆描繢・倭利物武威斯武者・孤兒也・生長卑田院中・備受虐凌・及誤陷賊窟・又被脅習胠篋之術・既而爲其異母之兄・謀奪遺產・巧陷陰構・艱危歷盡・而卒獲拯拔・全書於淸先緒三十四年四月譯訖・五月十九日・初由商務館印行・

先生序曰・賊胡由有史・亦鬼董之例也・英倫在此百年之前・庶政之廢・直無異於中國・特水師強耳・迭更司極力抉摘下等社會之積弊・作爲小說・俾政府知而改之・每書必豎一義・此書專敍積賊・而意則在於卑田院及育嬰堂之不善・育嬰不善・

但育不教·直長養賊材·而司其事者·又實爲製賊之機器·須知竊他人之物爲賊·乃不知竊國家之公款亦爲賊·而竊款之賊·即用爲辦賊之人·英之執政·轉信任之·直云以巨賊莞小賊可爾·天下之事·炫於外觀者·往往不得實際·窮巷之間·荒傖所萃·漫無禮防·人皆鄙之·然而豪門朱邸·沈沈中踰禮犯分·有百倍於窮巷之荒傖者·乃百無一知·此則大背英倫之強盛·幾謂天下觀聽所在·無一不足爲環球法則·非得迭更司描畫其狀態·人又烏知其中之尚有賊窟耶·顧英之能強·能改革而從善也·吾華從而改之·亦正易易·所恨無迭更司其人·如有人能舉社會中積弊·著爲小說·用告當事·或庶幾也·嗚呼·李伯元已矣·今日健者·惟孟樸及老殘二君·果能出其緒餘·效吳道子之寫地獄變相·社會之受益·寧有窮耶·謹拭目俟之·稽首祝之·大清皇帝光緒三十四年四月清和節閩縣林紓序於春覺齋·

電影樓臺一卷 The Doings of Raffles Haw

英國柯南達利 Connan Doyle 原著·先生筆述·魏易口譯·內分十五章·以清光緒三十四年五月成書·八月十六日·初由商務館鉛印行世·

先生序曰·嗚呼·積財之足以害人也·導侈·養驕·滋過而長惰·四害中惟惰爲烈·儲財者固惰·而恃之以贍者則尤惰·一人有財·而舉其族戚·咸得長城之恃·迎合取容·匪所不知·幾謂寧廢終身業尙·但得其人之一顧·即可永恃而無恐·世變既酷·物力益艱·不人無業·不知所以自謀·則宜乎恃人以生·夫恃人以生·即長惰之媒·而吾鄉爲甚·前此余戚某京卿患作·傳聞甚篤·余渡江省之·族戚環列病榻·西醫既至·切脈處方·竟·則顧京卿曰·榻前之人·聞皆待飼於卿者·卿脫不諱·斯人奈何·京卿指余示醫者曰·餘人皆然·獨林君自立人也·醫曰·十餘人中·自立者一人·則其勢危矣·京卿既譯而語余·余憮然而悲·此事逾十八年矣·此十八年中·世事又變易·而窶者加窶·待贍於人者且加急·然儲山積之金·其能平無底之穴乎·不務實業·即堯舜之施濟·於事亦奚益·近者同魏生譯是書·其中名言·均以戒惰爲主·可知西人之性質·勇健不撓屈·有圖生之業·可以無求於人·故能強耳·而猶患擁資濟人者之授人以惰·故凜凜以散財爲無益·必人人自立·無仰施濟於堯舜·斯爲強種之要圖·余大悅·謂滋有益於社會也·譯成·並以己意序之·至於慳吝之夫·或因吾言而益靳其錢鏹·則又非余之所計及矣·戊申年五月中澣畏廬老人敘於春覺齋·

天囚懺悔錄一卷

英國約翰沃克森罕原著·魏易口譯·而先生筆述之也·內分四十六章·寫一商人愛林登嗜賭賽馬·大負而弄弊·爲其夥約翰白老地所覺·遂謀殺白老地·雖匿尸圖遁·而中心杌隉·夢魂拘攣·日夕如狂易·且息息覺冥中有譴責·躬受地獄之慘·後逃美國得金山·積財而取有室家·乃廣散其財·力爲善以自懺殺人之隱慝·卒得善終·清光緒三十四年五月成書·九月十四日·初由商務館出版·

新天方夜譚二卷 The New Arabian Nights

英國路易司地文與佛尼司地文 Robert Louis Stevenson同輯。先生與曾宗鞏同譯。書分上下二卷。蓋商務館鉛印本也。以清光緒三十四年六月間。初行於世。

蛇女士傳一卷

英國柯南達利 A. Conan Doyle 原著。先生筆述。而魏易口譯。其中析爲十七章。記英之孀娘威斯馬孜。去裙而袴。豢蛇爲戲。又往往開會演說。以求女權之大張。而華格者。醫士也。心傾是孀。欲得而妻之。後其二女。乃亦效孀之所爲。華大困。遂絕孀。書以清光緒三十四年五月成帙。九月二十三日。始由商務館印行。

先生序曰。蛇女士者。英國孀雌威斯馬考。豢蛇爲戲。余因取以名吾書也。孀專主女權。去裙而袴。且韈而見䏶。舉鈴蹴鞠。臏躑叫囂。煙不去口。凡所論列。節節爲女子稱屈。必欲儕於男子而止。雖行間師武。大師宿儒。聞孀之言。匪不傾服。至於開會演說。似乎女權至是大伸矣。而華格醫生。心乎此孀。決謀欲妻之者也。顧其二女。乃不之欲。亦節節效孀所爲。長女習海事。次女習化學。舉平日蹁躚之長裙。易爲短後。裬躅之中。鷹棄四徹。其尤異者。則養龜飼猴。長歌奇喊。凡一絲一粒。均若與二女無與焉。於是醫生大困。乃知女權之不宜昌。則誓絕此孀弗娶。二女復帖然。仍安於巾幗矣。畏廬譯此書竟。笑謂冲叔曰。柯南先生成此書時。固快意。恐吾譯本出時。將爲天下女界唾罵。謂畏廬居士者。今乃知爲頑固人也。此書何足譯。必譯之以病吾女界。則平日稱賞畏廬之譯本者。且唾棄之若芻狗矣。冲叔笑曰。危哉畏廬。余曰。女權之不昌。咎不在科南之著書。在威斯馬考之蕩檢。夫所謂女權者。蓋欲天下女子不歸於無用。令有裨於世界。又何必養蛇蹴鞠。吹鷹棄。吃煙斗。始名爲權耶。孀之言權。覊少之權。非男子之權。男子自愛者。且不必是。胡至女子爲之。足以使人稱可。則科南之書。誠乎其與女界爲難矣。畏廬一心思昌女學。謂女子有學。且勿論其他。但毋教一節。已足匡迪其子。其他有益於社會者。何可勝數。畏廬不精新學。亦不敢妄爲議論。惟云女學當昌。即女權亦可講。惟不當爲威斯馬考之狂放。則畏廬譯本。正可用爲鑒戒。且爲女界之助。想女界諸同胞。其尚不唾罵畏廬爲頑固乎。戊申年五月中澣。林紓敘於望瀛樓。

彗星奪壻錄一卷

書爲英國卻洛得。倭康與諸埃克爾司原著。魏易口譯。而先生筆述。內爲三十二章。敘英倫有報曰彗星者。以奪壻標彩。冀以助其貨售。而下流婦女。乃若蟻赴膻。極盡醜態。可爲發噱。以清光緒三十四年八月。成書。宣統元年正月初七日。始由商務印行。先生亦自有序。

序曰。女權之說。至今乃莫衷一是。或以爲宜昌者。或以爲宜抑者。如司各德諸老。則尊禮美人如天神。至於膜拜稽首。一何可笑。而佻狡之才士。則又凌踐殘蔑。極其醜詆。然後已。如此書作者之卻洛得是也。卻洛得書中敘致英國之敗俗。女子鼓煽男子。乃如飲糟而醉。則用心之刻毒。令人爲之悚然。然而追摹下等社會之婦人。事又近實。似乎余之譯此。頗覺其無爲。雖然。禹鼎之鑄奸。非暋淫祠也。殆使人知避而已。果家庭教育。息息無詭於正。正可借資是書。用爲鑒戒。又何病其污穢。

不足以寓目・惟奪壻之事・爲古今未有之創局・吾友汪穰卿・人極詼諧・偶出一語・令我噴飯・穰卿極賞吾譯之滑稽外史・今更以是餉之・必且失聲而笑・償我撰者之爲穰卿噴飯也・光緒戊申八月三日・畏廬居士林紓序於望瀛樓・

冰雪因緣六卷 Dombey and Son

書爲英國卻而司迭更斯 Charles Dickens 原著・清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先生與魏易同譯・於宣統元年二月十四日・初由商務館印行・

先生序曰・陶侃之應事也・木屑竹頭・皆資爲用・郗超之論謝元也・謂履屐之間・皆得其任・二者均陳舊語・然畏廬拾以論迭更司先生之文・正所謂木屑竹頭・皆有所用・而履屐之間・皆得其任者也・英文之高者・曰司各得・法文之高者・曰仲馬・吾則皆譯之矣・然司氏之文緜褫・仲氏之文疏闊・讀後無復餘味・獨迭更先生・臨文・如善弈之著子・閒閒一置・殆千旋萬繞・一至舊著之地・則此著實先敵人・蓋於未胚胎之前・已伏線矣・惟其伏線之微・故雖一小物一小事・譯者亦無敢棄擲而刪節之・防後來之筆・旋繞至此・無復叫應・冲叔初不著意・久久聞余言・始覺・於是余二人口述・神會筆逐・綿綿延延・至於幽渺深沈之中・覺步步咸有意境可尋・嗚呼・文字至此・眞足以賞心而怡神矣・左氏之文・在重複中・能不自複・馬氏之文・在鴻篇巨製中・往往潛用抽換埋伏之筆・而人不覺・迭更氏亦然・雖細碎蕪蔓・若不可收拾・忽而井井臚列・將全章作一大收束・醒人眼目・有時隨伏隨醒・力所不能兼顧者・則空中傳響・迴光返照・手寫是間・目注彼處・篇中不著其人・而其人之姓名事實・時時羅列・如所羅門倭而忒二人之常在佛羅倫司及沔德口中是也・吾恆言南史易爲・北史難工・南史多文人・有本事可記・故易渲染・北史人物・多羌胡武人・閒有文士・亦考訂之家・乃李延壽能部署驅駕・與南史同工・正其於不易寫生處・出寫生妙手・所以爲工・此書情節無多・寥寥百餘語・可括東貝家事・而迭更司先生・敘致至二十五萬餘言・談詼間出・聲淚俱下・言小人則曲盡其毒螫・敘孝女則直揭其天性・至描寫東貝之驕・層出不窮・恐吳道子之畫地獄變相・不復能過・且狀人間闒茸諂佞者・無遁情矣・嗚呼・吾於先生之文・又何間焉・先生自言生平所著・以塊肉餘生述爲第一・吾則云述中語・多先生自敘身世・言第一者・私意也・以吾論之・當以此書爲第一・正以不易寫生處・出寫生妙手也・恨余駑朽・文字頹唐・不盡先生所長・若海內錦繡才子・能匡我不逮・大加筆削・則尤禱祀求之・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畏廬林紓識・

脂粉議員一卷

英國司丟阿忒原著・先生與魏易同譯・於清宣統元年六月成書・十月三日・初由商務館印行・

先生序曰・議員安能以脂粉爲之・顧用才以隳相其夫・稍竄稿以壯其議・則議員雖男子・其文章仍出女子矣・第吾書本旨・尚不屬此・英人之輕美人・輕其傖・久矣・美人固傖・恆能以財力歆動英人・英五等爵之式微者・多涎其奩資而壻之・於是英之有心人・多不直美人所爲・又不能止其蕩動・勿爲利而動・乃著爲是書・以周麗亞爲綱・貫串此兩美人・寫其墮容俗狀・雖髻眉之間・皆含傖氣・文之刻毒至矣・顧既鄙美女之傖荒・又惡英女之過於文明・故描寫周麗亞之奸佞・亦不遺餘力・於二

者均不假借．而書中之最屬意者．則慧薇苔也．愛迭司也．慧之態度高．愛之心意誠．高則不失故家之儀度．誠則恪守婦道之範圍．由此觀之．歐人雖盛言女權．此仍守舊者之言也．爲時未久．箸者尚存．讀者可知其用意之所在矣．宣統紀元六月中澣序於春覺齋．

蘆花餘孽一卷 The Last Hope

英國色東．麥里曼 Henry Seton Merriman 原箸．先生與魏易同譯．書以寓書與人爲發起．以馬吉第爲主人．而寫猶太人之惜命．唯於厚利所在．則不惜命以博取．愛娜爲書中之賓．其性行恣肆．皆緣幼而失教．爲可嘆也．清宣統元年十月二十八日．初印商務館印行．

魚雁抉微前編一卷 Letters Persanes 或曰波斯尺牘

法國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原箸．先生與同縣王慶驥同譯．於民國四年二月譯齊．以付商務館．刊諸同年九月東方雜誌第十二卷九號．直逮六年七月之第十四卷七號．錄載始盡也．

先生序曰．孟氏者．孤憤人也．病法國之敝俗．淫奢蕩縱．狂逝而不可救．則託爲波斯之人．游歷法京．論法俗之異．至於纖微皆悉．然每抉一敝．每舉一謬．恐不相膠附．不能鎔爲整片之文．則幻爲與書之體．每一輸．必專指一事．或一人一家而言．雕鏤描畫．務窮形盡相而止．殆神筆也．及門生王慶驥居法京八年．語言文字．精深而純熟．一日．檢得是書．同余譯之．王生任外務．日奔走於交涉．今又隨使者至絕域．議庫倫事．譯事遂中輟．書凡百餘輸．其未畢者三十餘輸．今先錄其前半編．出版問世．嗚呼．余譯小說．至是百餘種矣．均無是書之異．吾國儒者．好說理．其誥誡流俗．但爲誡語．而外國之哲學家則否．務揭社會之弊端．及其人之習慣．與性情．和盤託出．讀者雖不滿其所言．然言外已足生人慄懼．及其愧恥之心．即吳道子所畫地獄變相．用以懲創流俗者也．然其大旨．鍼砭閨閫爲多．波斯女賤於男．而男子善妬．恒酷防其妻妾．重帷複幕．復役奄人以監之．藏貯婦女．如藏家珍．而歐俗則女子儇蕩不檢．與男子過從而無忌．妻有外遇．夫不能止．兩兩相較．各抒寫其窮極之處．未嘗加以斷語．而流弊自見．實則孟氏之意．於波俗法俗．無一愜也．其間入太陽教一條．兄妹爲婚．遂同禽獸．孟氏之存此條．亦左傳之記齊襄楚成衞宣耳．雖然．孟氏口乾筆鈍．而法俗之奢淫．至今無變．近聞巴黎跳舞之會．貴婦不襪．露其如霜之足．又袒胸出其雙乳．乳峯蒙以金鑽．履沿皆綴明珠．則較孟氏之時爲甚矣．戰事既作．浩劫茫茫．未始非蒼蒼者懲者戒淫之意也．余於社會間爲力．去孟氏不啻天淵．孟氏之言．且不能拯法．余何人．乃敢有救世之思耶．其譯此書．亦使人知歐人之性質．不能異中華．亦在上者能講富強．所以較勝於吾國．實則陰霾蔽天．其中藏垢含污者．固不少也．歲在乙卯閩縣林紓識．

血華鴛鴦枕一卷

法國小仲馬 Alexandre Dumas Fils 原著·先生與王慶通同譯·刊載商務館民國五年第七卷八至十二號小說月報·按八號自八月杪出版·

先生小引曰·裴尼克孟素·以殺妻之故·下獄·其友忍利尼律師·將爲末減其罪·此書爲克孟素獄中之筆記·述其被罪之由·根其妻刺骨矣·情迹甚奇·於小說中別開生面者也·譯者記·

柔鄉述險一卷

英國利華奴原著·先生與陳家麟同譯·刊載商務館民國六年第八卷一至六號小說月報·按一號自一月杪·六號自六月杪出版·

人鬼關頭一卷 The Death of Ivan Ilyitch

俄國託爾斯泰 L. Tolstoy 原著·先生與陳家麟同譯·刊載商務館民國六年第八卷七至十號小說月報·按七號自七月杪出版·

現身說法三卷 Childhood, Boyhood and Youth hood

俄國託爾斯泰 L. Tolstoy 原著·蓋自言其蚤歲散懶之事迹·期以垂戒社會·先生與陳家麟同譯·以民國七年十一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豪土述獵一卷

英國哈葛德 H. R. Haggard. 原著·先生與陳家麟同譯·析爲八章·可六萬言·刊載商務館民國八年第十卷十一十二號小說月報·按十一十二號自是年十一月十二月杪出版也·

球房紀事一卷

Conmmt Lev Uecciaevich Tostov 原著·先生與陳家麟同譯·約六千言·刊載商務館民國九年第十一卷三號小說月報·尚無單行本也·按三號三月杪出版·似不能以短篇視之·

樂師雅路白忒遺事一卷

俄國托爾斯泰 L. Toistov 原著·先生與陳家麟同譯·可萬餘言·敘樂師雅路白忒抱神巧之技·而窮薄無歸·思取貴女不可得·蓋爲社會貧富貴賤相懸者·寫明不平之苦趣·於民國九年·刊載商務館第十一卷四號小說月報·按四號以四月杪出版·

以德報怨一卷

美國少司甫衛甫夫人原著、先生與吳縣毛文鍾譯述、民國十一年一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右社會小說凡二十一種。書有續編者、皆別爲一種、

利俾瑟戰血餘腥記二卷

滑鐵盧戰血餘腥記二卷

右之二編、皆法國阿猛查登原著、英國達爾康譯之以英文、而先生與曾宗鞏重譯爲中國文字、編各析爲上下二卷、卷之首崙有提要曰、拿破崙蹂躪全歐、敗於垂成、與莫斯科一蹶後、募兵苦戰、自利俾瑟及滑鐵盧、行間尺寸之事、遂譯悉驚奇偉、以老聾約瑟爲綱、以其妻格西利爲點綴、而列國之聯兵、法人之死殉、路易時代貴族之復張、教紹之再熾、一二眞正民黨、反在閭閻小民、描寫尤爲盡致。此爲林琴南先生之初箸、典雅名貴、固其所長、而精神彌滿、結構精嚴、前茅究勝於後勁、〇按提要之人、莫詳誰何、乃謂此書爲先生初箸、言雖弗信、然問世必早、今之流傳者、則上海文明書局鉛印本也、譯及民國四年十二月、書已三版矣、而先生刊俾瑟記之序、則謂癸卯秋節月中、與吳航曾又固談拿破崙軼事、又固以余喜小說家言、前此所譯茶花女軼事、黑奴籲天錄、伊索寓言、頗風行海內、因逐字逐句、口譯而出、請余述之、據此、知是書脫稿、當在清光緒二十九年之秋、而初印年時、仍莫由攷、

先生序利俾瑟記之文曰、余歷觀中史、所記戰事、但載軍帥之據略、形勝之利便、與夫勝負之大勢而已、未有瞻敘卒伍生死饑疲之態、及勞人思婦怨曠之情者、蓋史例至嚴、不能閒涉於此、雖開寶詩人、多塞下諸作、亦僅託諸感諷、寫其騷愁、且未歷行間、雖空構其象、終莫能肖。至嘉定屠城記、揚州十日記、於亂離之慘、屠夷之酷、纖悉可云備著、然嘉定一記、貌爲高古、敘事顚倒錯出、讀者幾於尋條失枝、余恆謂是記筆墨、頗類江鄰幾、江氏身負重名、爲歐公所賞、而其文字、讀之令人煩懣、然則小說一道、又似宜有別才也、是書爲法人阿猛查登述一步卒約瑟之言成書、英人達爾康譯之、余時方纂洛加德所箸拿破崙全傳、歎其自莫斯科一敗、西十萬人同瘞沙磧、元氣凋傷、後此兵勢、因以不振、顧本傳敘波奈巴兵略甚詳、然十餘年喋血兵間、以孤軍拚羣力、人民必不堪命、然傳爲正史之體、必不能苛碎描寫士卒窮窘之狀、至可惜也、癸卯秋節月中、吳航曾又固談拿破崙事、謂法民當此時代、殆一兵刼之世界、又固因出此本、言是中詳敘拿破崙自莫斯科敗後、募兵苦戰、利俾瑟逮於滑鐵盧、中間以老聾約瑟爲綱、參以其妻格西林之戀別、俄普奧瑞之合兵、法軍之死戰、兵間尺寸之事、無不周悉、又固以余喜小說家言、前此所譯茶花女遺事、黑奴籲天錄、伊索寓言、頗風行海內、又固因逐字逐句、口譯而出、請余述之、凡八萬言、既脫稿、侯官嚴君潛見而歎曰、是中敗狀、均吾所嘗親歷而偏試之者、眞傳信之書也、方聯軍入據津沽、義和團日夜騷擾、飛彈蚩然過於屋上、余伏敗屋中、苦不得飲、夜分冒險出汲、水上人賫厚錢許、飲之、腥穢顚盛、渴中亦莫能辨、此一端、已足爲卷中所紀矣、余曰、嗟夫、法國文明、雖卒伍亦工紀述、而吾華亂中事累、雖求如嘉定揚州之記、亦不可復得矣、是書果能偏使吾華之人讀之、則軍行實狀、已洞然胸中、進退作止、均有程限、快鎗急彈之中、雖抵應避、成畜

成算．或不至於觸敵卽殺．見危輒奔．則是書用代兵書讀之．亦奚不可者．又固君潛成以爲然．因取所論．弁諸簡端．閩縣林紓敍．

又序滑鐵盧之記曰．余既譯利俾瑟一記．記波奈巴敗狀甚悉．而此篇爲滑鐵盧．則波奈巴之收局也．利俾瑟與滑鐵兩役．弊在軍無見糧．驅饑疲之卒應敵．烏得不敗．韓尼伯之破佛羅．羅馬軍饑而韓尼伯軍飽也．西比阿之破韓司風勒伯．亦以斐洲軍饑．促而殲之易耳．波奈巴久在兵間．乃莫斯科一役．以衣糧不時至．全軍認死．初不之悟．至滑鐵盧．仍驅饑軍而戰．何也．彼併普兩軍．寧法之敵．所最崛强者．英軍耳．顧黎利孫之英武．稱雄特在海上．自波奈巴行其大陸制度．極於日耳曼北部．英人莫敢登陸．已而法人無端啓釁於西班牙葡萄牙二國．二國瀕海．國人又深痛其宗國之覆．始開壁以納英師．於是惠靈吞遂得肆其陸師之力．與波奈巴角矣．嗟夫．嗟夫．周瑜陸遜謝石虞允文．豈曹操劉備苻堅完顏亮之敵．獨能摧陷掩取之者．一驕而黷兵．一歛而伺敵也．迨聯軍入國．囚拘蓋世英雄．長流荒島．而巴黎所謂民黨者．復反顏以事路易．敎誨因之再熾．貴族復恣其驕蹇淩厲之氣．行其專制之威力．法民帖然不復一言．然則白種之民德．亦不能高越乎黃種也．其後法人知兵力不足恃．卽倡言變革舊君之說．亦不足恃以爲治．乃極力講求學問．及丹師再衄．法人學問日益加進．民主之治始成．然則波奈巴之時．實法人鼓鑄學問之鑪冶也．余觀滑鐵盧戰後．聯軍久據法京．隨地置戍．在理可云不國．而法獨能至今存者．正以人人咸勵學問．人人咸知國恥．終乃力屏聯軍．出之域外．讀是書者．當知畏廬居士．正有無窮眼淚寓乎其中也．閩縣林紓敍於宣南寓齋．

撒克遜刼後英雄略一卷 Ivanhoe

英國司各德 Sir Walter. Scott 原著．先生與魏易同譯．淸光緖三十一年七月譯旣．十月．初由商務館印行．或云別有沈雁冰校中學國語文科補充讀本及萬有文庫本．書敍英國撒克遜種人．於亡國之餘．其美人情愫．武士精神．猶然勃勃有生氣．其中老英雄恪守祖國伏臘．小英雄力爭本種權利．卒能驅去腦門豆種人．再立英京．慷慨悲歌．讀之氣壯．文亦針細縷密．妙績聲影．眞奇觀也．○按先生別有自序．已載年譜卷上乙巳譜注．

大食故宮餘載一卷 Alhambra

美國華盛頓歐文 Washington Irving 原著．先生同魏易所譯．光緖三十三年六月十二日．初由商務館印行．

先生自記其耑曰．故宮者．亞剌伯所遺西班牙故宮也．途閣垂圮．已無故釘．鑾路猶存．但有殘甎．夜泉咽乎夕殿．秋蘿被之綠垣．緬想霸業．方詡義征．顧其楨締造．幾致於千禩．叔末澆訛．乃亡之一夫．驕狎生於縻王．誅論遂及權首．勳舊濱塁下漠糊之血．帝鬼作月中呵殿之聲．朱堞秋高．紅兜人遠．肥松熟杏．空含亡國之悲．老翠荒靑．已收懷古之筆．張淏之敍艮嶽．花石傷心．余懷之記板橋．綺羅過眼．嗚呼．此蒙業者．所以必仗乎人謀．而懷古者．亦難全委乎天醉也．

玉樓花刼前編二卷後編二卷 Le Chevalier de Maison-Rogue

法國仲馬 Alexandre Dumas Pere 原著•先生與侯官李世中同譯•清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告蕆譯事•宣統元年二月十八日•初由商務館印行•

先生序曰•法自路易十六之變•內家咸囚之樓中•后妃公主•下及儲貳•雖無瑯璫縲絏•然動息必伺以武士•至於補履之匠•亦可鞭撻東宮•則誠從古亡國未有之奇辱•麥桑區叔者•獨變姓名•隱於革肆•志在必出難后於囚拘•遂有任俠之女•以竹子花氣•諸故家閨秀•通書於難后•后亦幾脫扃而出矣•乃事情中梗•變出無方•於是路意舉家及俠烈之男女•均盡於斧鑕之下•讀史者悲之•遂演爲此書•其中情迹離奇•其尤奇者•則治克斯麥爲保皇黨魁•乃不惜其愛妻•貢諸民黨•以冀萬一之濟•則吾國忠臣所不屑爲之事•而亦爲之•究竟法國初變共和•昏亂之事•亦慘無天日•此時事實•證之吾華史書•都無一似•或且刼運使然•因名其書曰花刧•託小喻大•觀者勿視爲小說之荒唐•可爾•光緒三十四年二月•林紓識於宣南春覺齋•

讐刺客傳二卷 The Refugees

英國柯南達利 A. Connan Doyle 原著•先生同魏易譯•清光緒三十四年五月初三日•初由商務館印行•

先生序曰•作者之傳刺客•非傳刺客也•狀拿破崙之驕也•吾譯恨綺愁羅記•亦此君手筆•乃曲寫路意十四蹇恣專橫之狀•較諸明之武宗世宗爲烈•茲傳之敘拿破崙軼事•驕乃更甚•至面樞近大臣及彊埸師武•而宣淫焉•而其所言所行•又皆拿破崙本紀所弗載•或且遺事傳聞人口•作者摭拾成爲專書•用以播拿破崙之穢迹•未可知也•顧英人之不直於拿破崙•囚其身•死其人•仍以爲未足•且於其身後•掣舉毛細•譏嘲播弄•用快其意•平心而論•拿破崙之奇功•蔑視與國•怨毒入人亦深•固有是舉•惟其大業之猝成•戰功之奇偉•合歐亞英雄•實無出其右•文人雖肆其雌黃之口•竟不能令之弗傳•然則此書之譯•不幾贅耶•曰•非贅•漢武亦一時雄主•而私家之紀載•亦有與本紀異同者•此書殆爲拿破崙之外傳•其以讐刺客名篇•蓋恐質言拿破崙遺事•無以聳觀者之目•標目讐客•則微覺刺眼•譯者亦不能不自承爲狡獪也•一笑•戊申年花朝畏廬居士林紓序於京師春覺齋•

恨綺愁羅記二卷

英國柯南達利 A. Connan Doyle 原著•先生與魏易同譯•清光緒三十四年五月初四日•初由商務館印行•

先生序曰•唐人宮怨之詞•亦有託以自方者•描寫望幸之心•憤鬱媢嫉•或悲或愉•頃刻若具萬變•余以歐美無兼妻之義•宮中行樂•必不如唐人之所言•今譯此書•乃知外婦之羼入非色野離宮•爭姸取憐•悲愉之猝變•其事有甚於唐宮者•嗚呼•專制之朝•又何所不可也•孟忒斯班之侈縱•第坐擁寶玉而已•害尙未及於民•曼忒儂以保姆蠱路意•與敎主密謀•驅百餘萬生靈•淪之境外•死徙無恤•但博一己之富貴•用心慘毒•甚於孟忒斯班萬狀•法國元氣凋傷•至路意十六•大禍始肇•齕民輕者•身亦不國•路意十四•其足悲矣•書敘非色野華侈之觀•路意驕蹇之態•兩美競媚之狀•羣臣趨走卑諂之容•作者不加褒貶•令讀者自見•法國當日危敝•在於岌岌•法之君臣上下•均如洪醉•深可慨嘆•余攜是書游南昌•以譯本初成•將加檢

闕。顧爲嗜痂者竄取而去。幸副本尚存。匆匆敍而貢之海內。將以鄙言爲何如者。光緒三十四年花朝。敍於京師春覺齋。

又附非色野宮詞六首於次曰。鏡殿春陰玉臂寒。君王每喜睡餘看。粉霞寸寸鴛鴦錦。珊枕兩邊喚馬丹。（其一）輦道微風散曉烟。持鈸人聚御橋前。玉京朝會除門籍。枉署瑤臺侍從仙。（其二）簾外飛泉落碎瑛。羊車久罷此閒行。箇人不解儂悽咽。錯道嚶窗鸚鵡聲。（其三）承恩一十七年中。樂府何曾唱惱公。燕子飛來金鳳去。秋痕冷上水晶宮。（其四）一簇梨花小苑深。玉瑠函枕久沈沈。君王臥起長安殿。怎釋樓東望幸心。（其五）晚涼浴殿襲珠襦。纖履光涵緻緻膚。誰解宮門金獸外。斜陽一片在蘼蕪。（其六）

雷差得紀一卷 Richard II

英國莎士比亞 Weeliam Shakespeare 原著。先生與陳家麟同譯。都八千言。刊載商務館民國五年第七卷一號小說月報。按一號自是年一月杪出版。

亨利第四紀一卷 Henry IV.

英國莎士比亞 W. Shakespeare 原著。先生與陳家麟同譯。都三萬言。刊載商務館民國五年第七卷二至四號小說月報。按二號自是年二月杪出版。

亨利第六遺事一卷 Henry the Sixth

英國莎士比亞 W. Shakespeare 原著。先生與陳家麟譯述。中敍十五紀初。英王亨利弟六。席前世之餘威。而與法人搆兵。民莫堪其命。其朝之權臣。乃啓覬覦。張膽明目。令百僚簪紅白玫瑰。以爲左右袒之標識。於內又插敍女傑昭安事。亦甚詳。雖屬軼史。然足爲考鏡。民國五年四月。始由商務館印行。○或曰。先生所譯亨利第五紀。載於小說世界十二卷十三號。未詳作者與口述人姓名。

凱徹遺事一卷 Julius Caesar

英國莎士比亞 W. Shakespeare 原著。先生與陳家麟同譯。逾萬言。刊載商務館民國五年第七卷五至七號小說月報。按五號自五月杪出版。

拿破崙本　一卷 Napoleon

英國洛加德 L. G. Lockhart 原著。先生筆述。魏易口譯。書析四十二章。於拿氏爲人。陰很沈鷙。堅强不屈。寫之極盡妙肖。又自其幼年入學。逮其遺骸歸國。凡所從事之內外軍政。卽一言一行之微。悉靡遺焉。雖曰本紀。而又類似漢武外紀宋

宣和軼事．清代順雍軼事之體．故以著錄於此．民國六年二月．初由商務館印行．按吟邊燕語序．謂是編爲最鉅本．甲辰之秋．可以畢譯．果無牽𨍭．則是書之成．當在清光緒三十年矣．又利俾瑟戰血餘腥記曰．余時方譯拿破崙全傳．考亦是時．是否與此爲一書．未詳．

金臺春夢錄二卷

法國丹米安俄國華伊爾同著．以寫中國北京見聞也．先生與王慶通同譯．於民國七年八月．初由商務館印行．體亦近似筆記．

歐戰春閨夢初編二卷續編二卷

英國高桑斯原著．先生與陳家麟譯述．初編以民國九年三月．由商務館印行．續編則同年五月．始印行也．

戎馬書生一卷

英國楊支 C. M. Yange 原著．先生與陳家麟譯述．民國九年四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俄宮祕史二卷

法國逖特轉譯德文．先生同陳家麟譯述爲中國文字．書敍斐多路納．通款德人之祕史．斐多路納者．俄皇尼叩拉司之后也．草稿是書者．則伯爵夫人丹考夫．按魁特小引云．丹考夫草稿爲德文．或意大利文．余則譯以英文．語語皆肯．無復謬誤．故先生譯本．標魁特轉譯德文之言．成帙後．以付商務館．於民國十年五月始印行．

厲鬼犯蹕記二卷

英國安司倭司原著．先生與毛文鍾同譯．民國十年五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雙雄義死錄一卷 Quatre-vingts Treize

法國預勾 Victor Hugo 原著．先生同毛文鍾譯述．內析三篇．於民國十年十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沙利女王小紀二卷

英國伯明罕原著．先生與毛文鍾譯．
民國十年十一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興登堡成敗鑑一卷 Memoirs of General Von Hindenburg

法國蒲哈德原著．先生與同縣林騶同譯．於民國十一年二月蕆譯事．越九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先生序曰．蒲哈德者武人耳．非著作家．唯其身歷行間．與德人大小數十戰．而幸不死．又德法世仇．憾之次骨．故爲此書以伸其數十年之積忿．多以議論譏彈其大將．且敘事複雜．言之又言．余與林季璋極力節縮之．尙微覺其絮．此書果落仲馬父子之手者．則高騁夐厲．讀者必且動色．顧蒲哈德非其人也．邇來法人亦漸厭惡古文．通行語體．此亦所謂潮流乎．宜乎中國受其沾染．亦愈趨愈下．古文之菁英．將自此而熸矣．此書原非歐戰信史．語出自法人之口．則興登堡蓋世之雄．亦將同其最後之失敗．而喪其令名．如拿破崙．其前車也．唯其中顛末粗具．可資考證．余不事譯著．可一年矣．既得此書．雖不詳不備．亦不能舍置．姑譯之．以問世．俟有名作．當更譯之．至於讀者．果厭吾文之絮．則告不在我．吾不審西文．但資譯者之口．苟非林季璋之通贍．明於去取．則此書之猥釀不綱．尙不止是也．壬戌正月．初三日閩縣林紓識．

矐目英雄二卷

英國泊恩原著．先生與毛文鍾同譯．蓋敘司老格瞽盲投賊中．冒百難以殺仇也．書於民國十一年三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右傳記軼事之屬凡二十三種。

英國大俠紅蘩蕗傳二卷

法國男爵夫人阿克西原著．先生同魏易譯述．內分三十章．敘法王魯意十六旣被國人僇殺．國中猶沸亂未定．而英之大俠紅蘩蕗乃能出難人於險．其用心頗蓄崇英貶法之微旨．書以清光緒三十四年六月譯成．九月初七日．始由商務館印行．先生有序．

曰．此書爲法國貴族男爵夫人所著．其斥自由平等．至矣盡矣．是時法人斬刈貴族．不令留其遺噍．幾謂貴族盡．法國平也．然古無長日殺人而求其國之平治者．魯意十四之橫暴．用一紙詔書．驅十餘萬新教之人於境外．百姓痛心疾首於貴族．故

釀成此九月之變。然報之過烈。遂動天下之兵。而拿破崙亦因而起事。復還貴族故軌。屠數十萬人伏尸於異域。以因果言之。則平民之殘刈而死。其死數亦適與斷頭臺中之貴族相埒。不過貴族之數寡。平民之數多。若以平均分數相抵。亦正不甚高下也。悲哉魏武之篡漢。謂漢不能報也。而子孫覆於司馬氏。司馬氏之篡魏。謂魏不能報也。而諸王自相屠戮。遺孽遂覆於五胡。天下太快意事。萬非吉祥之事。法國之改革。憒憒者多以爲是。而高識者恆以爲非。此務在有國者上下交警。事事適乎物情。協乎公理。則人心自平。天下自治。要在有憲法爲之限制。則君民均在軌範之中。謂千百世無魯意十六之變局可也。此書貶法而崇英。竟推尊一大俠紅繁露。謂能出難人於險。此亦貴族中不平之言。至紅繁露之有無其人。姑不具論。然而敘法人當日咆哮。如狂如瘈。人人皆張其牙吻以待噬人。情景逼眞。此復成何國度。以流血爲善果。此史家所不經見之事。吾姑譯以示吾中國人。俾知好爲改革之談。於事良無益也。光緒三十四年六月天貺節。畏廬林紓敘於望瀛樓。

義黑一卷

此法國德羅尼原著。先生與同縣廖琇崑同譯也。以民國四年一月十日。初由商務館印行。書分十五章。其中主人翁。爲一黑奴之女。居於英國西方殖民地小島。猝遇民變而逃難。遂與家人相失。乃挈其主家一子一女。間關跋涉。以至美國紐約。竊苦給養其穉主者六年。雖歷顚困慘瘁。極人世之所難堪。而竟持以堅貞。卒乃遇其主人。使之骨月團集。其任重致遠。以視吾國程嬰存趙。尤爲奇難。謚之曰義。疇曰不宜。稱此書者皆曰譯筆淵雅。而狀沈痛之情。其文其事。都成神品。

右義俠小說凡二種。

溷中花二卷

法國爽棱阿過伯原著。先生同王慶通譯述。書內所記。爲克智安及安勒司比伊埃家族之不幸。於民國四年十月二日。初由商務館印行。

梅孽一卷 Ghosts

挪威國伊卜森 Henrik Ibsen.原著。蓋劇本也。毛文鐘口譯。而先生筆述之。民國十年十一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先生發明曰。此書用意甚微。蓋勸告少年勿作浪遊。身被隱疾。胥宮一敗。生子必不永年。亞丁之父。不檢人也。冒色而疾中於胥宮。旣生亞丁。固有聰慧之才。乃不久而疾作。腦力昏徹。神思甕餲。竟至咄嗟而死。全書不過萬言耳。余恐讀者不解。故弁以數言。辛酉二月畏廬老人書。

右諷世小說凡二種。

黑奴籲天錄四卷 Uncle Tom's Cabin

美國斯士活女士H. B. stowe原著。先生與魏易譯述。書敘奴苦役矣。語必呼天。故以爲名。猶明季六君子碧血錄之類也。開場伏脈接筍結穴。處處均得古文義法。則知中西文法。有不同而同者。其言宗教。事過煩瑣者。悉經譯者刪省。其中歌曲六七首。則譯者皆易其辭而存其旨。證之原文。仍可以辨。於清光緒二十七年九月。譯訖。十一月。初由上海文明書局出版。所謂小萬柳堂原本也。又有魏氏原刊本。或曰此書甚影響清末革命思想。而先生之意。則爲美禁華工發也。

先生序曰。考美利堅史。佛及尼之奴黑人。在於一千六百十九年。荷蘭人以兵艦載阿非利加黑人二十。至雅姆斯莊賣之。此爲白人奴待黑人之始。時美洲尚未立國也。華盛頓以大公之心。官其國。不爲私產。而仍不能弛奴禁。必待林肯。奴籍始倖脫。迺又浸遷其處黑奴者以處黃人矣。夫蝮之不競伸其毒。必別嚙草木舒憤。後人來觸死莖。亦靡不死。吾黃人殆觸其死莖乎。國蓄地產而不發。民生貧薄。不可自聊。始以工食於美。歲致羨其家。彼中精計學者。患瀉其銀幣。乃酷待華工。以絕其來。因之黃人受虐。或加甚於黑人。而國力既弱。爲使者復餒懾不敢與爭。又無通人紀載其事。余無從知之。而可據爲前獻者。獨黑奴籲天錄耳。錄本名黑奴受逼記。又名湯姆家事。爲美女士斯士活著。余惡其名不典。易以今名。其中累述黑奴慘狀。非巧於敘悲。亦就其原書所著錄者。觸黃種之將亡。因而愈生其悲懷耳。方今囂訟者。已膠固不可喻讐。而傾心彼族者。又謏信西人寬待其藩屬。躍躍然欲趨而附之。則吾書之足以儆醒之者。寧云少哉。是書假諸求是書院。仁和魏君沖叔易。口述其事。余泚筆記之。凡六十有六日畢。光緒辛丑重陽節。閩縣林紓琴南序於湖上望瀛樓。按提要所云小萬柳堂本者。蓋吳芝英女士圈點本。女士爲吳汝綸女。而廉泉妻也。

殘蟬曳聲錄一卷

英國測次希洛原著。以民國元年七月。先生同陳家麟譯述成書。三年十一月七日。初由商務館印行。

先生序曰。殘蟬曳聲者。取唐人蟬曳殘聲過別枝之意。諷柳素夫人之再嫁沙烏拉也。當時羅蘭尼亞人。惡專制次骨。故並國主之所愛而嫉之。史所不詳。余亦未審柳素之有無其人。但書中言革命事。述國主之喻暴。議員之忿唱。國民之怨望。而革命之局遂構。嗚呼。豈人民之樂於革命耶。羅之政府。不養其癰而厚其毒。一日亦未至暴發如是之烈。凡專制之政體。其自尊也。必曰積功累仁。深仁厚澤。此不出於國民之本心。特專制之政府自言。強令國民尊之爲功爲仁。爲深爲厚也。嗚呼。功與仁者。加之於民者也。民不知仁與功。又強之使言。賤實而務虛。非民之本心。胡得不反而相稽。則革命之局。已胎於是。故羅蘭尼亞數月之中。而政府傾覆矣。雖然。革命易而共和難。觀吾書所記議院之鬪暴刺擊。人人思逞其才。又人人思牟其利。勿論事之當否。必堅持強辯。用遂其私。故羅蘭尼亞革命後之國勢。轉岌岌而不可恃。夫惡專制而覆之。合萬人之力。萃於一人易也。言共和。而政出多門。託平等之力。陰施其不平等之權。與之爭。黨多者雖不平。勝也。黨寡者雖平。敗也。則較之專制之不平。且更甚矣。此書論羅蘭尼亞事至精審。然於革命後之事局。多憤詞。譯而出之。亦使吾國民讀之。用以爲鑒。力臻於和平。以強吾國。則鄙人之費筆墨。爲不虛矣。中華民國元年七月朔。蠡叟敘於宣南春覺齋。

蟹蓮郡主傳二卷 Comtess de Charney

法國大仲馬 A. Dumas Pere 原著。先生筆述。而王慶通口譯。以民國四年二月九日。初由商務館印行。書敘十八世紀法國革命黨謀刺攝政王。而所遣刺客。於王有不反兵之仇。顧於蟹蓮郡主。則有舐犢之好。蟹蓮郡主者。即王外婦之私生女。幼而寄居尼菴。初不自知爲貴胄。其母則又刺客之兄之情人。而被奪於王者也。事極參互錯綜。文能深入顯出。

怪董二卷

英國伯魯夫因支原著。先生與陳家麟同譯。民國十年五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先生於卷末綴跋云。譯者曰。全書係虛無飄渺之談。外國小說。固有此一種。文字龐雜。譯者爲之更正。似頗可存。留爲酒後茶餘消遣可也。

魔俠傳二卷 Don Quixote

西班牙國西萬提司 Miguel Cervantes 原著。先生與陳家麟同譯。民國十一年二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右政治小說凡五種。

愛國二童子傳二卷 Le Tour De La Trarce Par Deux Enfants

法國肺那 G. Bruno 原著。先生同李世中譯述。內分百二十有七章。於清光緒三十三年六月成書。九月中。初由商務館印行。按肺那原序。自述著書之指。略曰。凡人念念及於國家者。則其人之所蘊。已據于實地。然有國者。恆惡其國之稚孺。不能明悉其國之利病。往往引以爲恨。脫令國之稚孺。人人皆念國者。愛國之誠。尤足以擴張其國力。顧身教童子者。又不專以本國之利病。一一明詔童子。則童子身處國中。衣食於國。竟不知國步之艱也。至有生長國中迨於老耄。視國之肥瘠。有同寓公。則欲鼓動其人愛國之心。必先和盤託出。懸其國度於童子之眉睫。或生其愛國之誠。以此之故。余乃製爲是書。歷道國故。以鼓蕩童子之心志。若羅亨乃二雛。足迹周徧德境。此足以勵童子矣。○按先生譯訖。復撰達旨之文綴於書耑已移載年譜卷七丙午譜注。

右實業小說凡一種。

斐洲煙水愁城錄二卷 Allan Quatermain

英國哈葛德 H. R. Haggard 原著·先生同曾宗鞏譯述·清光緒三十一年七月成帙·十月·初由商務館印行·按此書與鬼山狼俠傳·似聯而非聯·處處以洛巴革爲線索·言其件數白人·探險斐洲·穿火山穴底而出·乃得白人之國·國有女王二·以爭壻客卿·大釀兵禍·取徑獨新·構局尤奇·

先生序曰·陶潛惡劉寄奴之將篡晉·乃有桃花源之作·盡人均知其爲寓言也·而余獨怪宋之王明清作投轄錄·謂祥符中眞宗皇帝招羣臣入別殿假山下小洞中·忽而天宇豁然·千峯百嶂·雜花流水·與二道士款洽·歡宴而出·明清且自云聞諸歐陽文忠·文忠生平頗不言神仙事·而明清何爲有此爵·然則尤寓言中之無謂者耳·余四十以前·頗喜讀書·凡唐宋小說家·無不搜括·非病沿襲·卽近荒渺·遂置弗閱·近年與曾魏二生·相聚京師·乃得稍讀歐西小說家言·隨筆譯述·日或五六千言·二年之間·不期成書已近二十餘種·是譯·又哈氏叢書中之一也·哈氏所遭蹇澀·往往爲傷心哀感之詞·以寫其悲·又好言亡國事·令讀者無歡·此篇則易其體爲探險派言·窮斐洲之北·出火山穴底·得白種人部落·其迹亦桃源類也·復盛寫女王妬狀·遂兆兵戈·語極恢譎·且因遊歷斐洲之故·取洛巴革爲導引之人·書中語語寫洛巴格之勇·實則語語自描白種人之智·書與鬼山狼俠傳·似聯非聯·斬然復立一境界·然處處無不以洛巴革爲針綫也·余譯既·歎曰·西人文體·何乃甚類我史遷也·史遷傳大宛·其中雜沓十餘國·而歸氏本·乃聯而爲一貫而下·歸氏爲有明文章鉅子·明於體例·何以不分別部落·以清眉目·乃合諸傳爲一傳·不知文章之道·凡長篇鉅製·苟得一貫串精意·卽無虞委散·大宛傳固極綜覈·然前半用博望侯爲之引綫·隨處均著一張騫·則隨處均聯絡·至半道張騫卒·則直接入汗血馬·可見漢之通大宛諸國·一意專在馬·而綜覈之局·又用馬以聯絡矣·哈氏此書·寫白人一身膽勇·百險無憚·而與野蠻拚命之事·則仍委諸黑人·白人則居中調度之·可謂自占勝著矣·然觀其著眼·必描寫洛巴革爲全篇之樞紐·此卽史遷聯絡法也·文心蕭閒·不至張皇無措·斯眞能爲文章矣·至所云從火山之底·復闢世界·事之荒怪·尤奇於陶潛及王明清之所記者·顧西人之書·必稍有根據·始肯立言·其書言蘇偉地之立國·謂昔有十族人·出探天下之新地·均亡而不返·謂此新世界·卽屬十族人之苗裔·又謂爲波斯人云云·則又近我中國徐市樓船之說矣·綜而言之·歐人志在維新·非新不學·卽區區小說之微·亦必從新世界中著想·斥去陳舊不言·若吾輩酸腐·嗜古如命·終身又安知有新理耶·書成·仍循探險小說例·名之曰煙水愁城錄·愁城者·書中所有者也·較之桃源及別殿之洞天·蓋別闢一境界矣·光緒三十一年七月六夕·閩縣畏廬林紓敘於京師望瀛樓·○按此書有續編·名Allan's Wife and other totes. 先生未之譯也·

霧中人三卷 The People of the Mist

英國哈葛德 H. R. Haggard 原著·先生與曾宗鞏譯述·分上中下三卷·於清光緒三十二年六月成書·越十一月·始由商務館印行·

先生序曰．古今中外英雄之士．其造端均行刼者也．大者刼人之天下與國．次亦刼產．至無可刼．西人始創爲探險之說．先以偵．後仍以刼．獨刼弗行．且嗾引國衆以刼之．自哥倫布出．遂刼美洲．其驪獲蓋至鉅也．若魯濱孫者．特鼠竊之尤．身犯霜露而出．陷落于無可行竊之地．而亦得資以歸．西人遂爭羨其事．奉爲探險之渠魁．因之縱舟四出．吾支那之被其刼掠．未必非哥倫布魯濱孫之流之有以導之也．顧西人之稱爲英雄．而實行刼者．亦不自哥倫布始．當十五世紀時．英所稱爲傑烈之士．如理察古利彌．何鑑士．阿森亨．阿美士者．非英雄耶．乃夷考所爲．則以累刼西班牙爲能事．且慷慨引導其後輩之子弟．以西土多金．宜海行攫取之．則又明明以刼掠世其家矣．今之既我吮我挾我辱我者．非猶五百年前之刼西班牙耶．然西班牙固不爲强．倘幸而自立．我又如何者．美洲之失也．紅人無慧．故受刼於白人．今黃人之慧．乃不後於白種．將甘爲紅人之遜美洲乎．余老矣．無智無勇．而又無學．不能肆力復我國仇．日苞其愛國之淚．告之學生．又不已．則肆其日力以譯小說．其于白人之蠶食斐洲．累累見之譯筆．非好語野蠻也．須知白人可以併吞斐洲．卽可以併吞中亞．卽如此書所言務中人者．尙在于可知不可知之間．而黎恩那．乃以赤玉之故．三月行瘴癘中．跨千尋之峯．踏萬年之雪．冒衆矢之叢．犯數百年妖鱷之吻．臨百伊之淵．九死一生．一無所悔．志在得玉而止．然其地猶有瘴也峯也雪也矢也鱷也淵也．而西人以得寶之故．一無所懼．今吾支那．則金也銀也絲也茶也礦也路也．不涉一險．不冒一鏃．不犯一寒．而大利叢焉．雖西人至愚．亦斷斷然舍斐洲之窘且危．而卽中亞之富且安矣．吾恆語學生曰．彼盜之以刼自鳴．吾不能效也．當求備盜之方．備胠篋之盜．則以刃以槍．備滅種之盜．則以學．學盜之所學．不爲盜．而但備盜．而盜力窮矣．試觀拿破崙之勇擅天下．迨摩羅卑那度．卽學拿破崙兵法以禦拿破崙．拿破崙乃立蹶．彼惠靈吞亦正步武其法．不求倖勝．但務嚴屯．胡得不勝．此卽吾所謂學盜之所學．不爲盜而但備盜．而盜力窮矣．敬告諸讀吾書者之青年摯愛學生．當知畏廬居士之繙此書．非羨黎恩那之得超瑛尼．正欲吾中國嚴防行刼及滅種者之盜也．光緒三十二年六月六日．閩縣林紓敘於京師望瀛樓．

鍾乳髑髏二卷 King Solomon's Mines

英國哈葛德 H. R. Haggard 原著．先生與曾宗鞏同譯．按此書實出老獵戶戈德門之自述．略與務中人近似．其述亨利以尋弟而犯瘴癘．絕沙漠．幾死弗衈．大足喚起閱牆者之省愧．以清光緒三十四年八月譯成．九月十三日．初由商務館印行．

先生自綴小序卷末曰．

余不譯哈氏之書．可經歲矣．哈氏之長有二．一言情．二探險．探險多敍斐洲．必有千百歲離奇不經之人物．語近齊諧．然足以新人之耳目．此書亦探險者．大致似務中人．然歸本於亨利之友愛．乃以尋覓其弟之故．至於犯瘴癘．絕沙漠．飢渴而死．咸所不惜．此亦足媿天下之鬩牆者矣．凡小說之書．必須知其宗旨之所在．則偶讀一過．始不爲虛．若徒悅其新異．用以破睡．則不特非作者之意．亦非譯者之意也．畏廬居士序於望瀛樓．時戊申八月十日．

魯濱孫飄記二卷續編二卷 Robinson Crusoe and Robinson Crusoe Continued

英國達孚 Daniel Defoe 原著．先生與曾宗鞏譯述．正編以民國三年二月．初由商務館印行．續編於同年六月印行．更有萬有文庫本．舊敘魯濱孫性嗜浪遊．而屢履禍冒危．無艅不習．及老乃退藏焉．而不復青涉長途矣．按先生之序．乃清光緒三十一年所撰．斯記正編成帙．必在譯序之時．然續編何時成書．則無可攷．故依印行年時著錄．

先生序曰．吾國聖人．以中庸立人之極．於是訓者以中爲不偏．以庸爲不易．不偏云者．凡過中失正皆偏也．不易云者．庸猾巧避皆易也．據義而爭．當義而發．抱義而死．中也．亦庸也．若夫洞洞屬屬．自恤其命．無所可否．日對妻子燕樂．處人未嘗有過．是云中庸．特中人之中．庸人之庸耳．英國魯濱孫者．惟不爲中人之中．庸人之庸．故單舸猝出．侮狎風濤．頻絕地而處．獨行獨坐．兼羲軒巢燧諸氏之所爲而爲之．獨居二十七年．始返．其事蓋古所不經見者也．然其父之沼之也．則固願其爲中人之中．庸人之庸．而魯濱孫顧乃大悖其旨．而成此奇詭之事業．因之天下探險之夫．幾以性命與鯨鱷狎．則皆魯濱孫有以啓之耳．然吾觀魯濱孫氏之宗旨．初亦無他．特好爲浪遊．遂從死中得生．島居荒寂．與人境隔．乃有會於宗教思想．默大悟天意有屬．因之歷歷作學人語．然魯濱孫氏初非有學．亦閱歷所得．稍近於學者也．然讀之．蓋悟制寂與禦窮之道矣．制寂以心．禦窮以力．人初以身犯寂．必焦灼驚恐．凄然無所投寄．非寂之能生此狀也．後望無冀．前望無助．長日悸動．患與死瀕．若囚之待決然者．顧死囚知決日之必至．則轉坦易而澤其容．正以無冀無助．內寧其心．安死而心轉導此須斯之宅．氣機發充．故容澤耳．魯濱孫之困於死岸．初亦勞擾不可終日．既知助窮援絕．極其勞憊．亦無成功．乃歛其畏死之心．附麗於宗教．心既宅矣．遂大出其力以自治其生．須知生人之必有所寄．則浸忘其憂．魯濱孫日寘心於鍬鋤斧斤之間．夜復寓心於宗教．節節磨治．久且便帖．故發言多平恕．此詎有學問匡迪．使之平恕耶．嚴寂之中．無可自慰．遂澤其不如我者以自尊其我．天下人人無不有好高之心．抑人以自高．則高者慰矣．自外闚之．似喜其能降抑以爲平恕．實則非平恕也．無可反本之言也．迨二十七年後．魯濱孫歸英．散財賚眾．瞻卹親故．未嘗靳惜．部署家政．動合天理．較其父當日命彼爲中庸者．若大進焉．蓋其父之言．望子之保有其產．猶吾國宦途之祕訣．所謂不求有加．但求無過者也．魯濱孫功既成矣．又所閱所歷．極人世不堪之遇．因之益知人情之不可處於不堪之遇中．故每事略縝而施．則眞得其中與庸矣．至書中多宗教家言．似譯者亦稍稍輸心於彼教．然實非是．譯書非著書比也．著作之家．可以抒吾所見．乘虛逐微．靡所不可．若譯書．則述其已成之事跡．焉能參以己見．彼書有宗教言．吾亦嘉之．又胡能棄其宗教而刪節之．故一一如其所言．吾友劭固宗鞏．亦以爲然．劭固自少學水師業．留海軍．故審行甚悉．且云探險之書．此爲第一．各家評跋無數．實爲歐人家絃戶誦之書．哲學家尤勤必引據者也．尚有續編二卷．擬春初譯之．今先著其緣起於此．大清光緒三十一年十月．閩縣林紓畏廬敘於京師望瀛樓．

鶴巢記上編二卷續編二卷 The Swiss Family Robinson

瑞士國拏十威斯 I. R. Wyss 原著．先生與陳家麟譯述．上編續編．皆於民國九年六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炸鬼記三卷 Doctor Therne

英國哈葛德 H. R. Haggard 原著。先生與陳家麟同譯。民國十年五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右探險小說凡八種。

金風鐵雨錄三卷 Micah Clarke

英國柯南達利 A. Conan Doyle 原著。清光緖三十二年十二月。先生與曾宗鞏同譯。旣卒其業。於明年六月四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先生序曰。古來親藩。以兵力圖竊神器者。惟漢室爲多。卒皆無所成就。朝廷以宗室之故。恣其所爲。貲極富溢。遂萌僭號。然人心思漢。漢廷未有失德。猝起以兵力相搏。無繼援之人。成孤注之勢。故往往而蹶。吳楚之前事已矣。淮南衡山有覬覦之心。顧亦知其不可必勝。猶豫莫決。爲人首發。卒莫保其家族。則以漢治未有失。諸侯無因發難。故不能有濟。英之雅各中主也。專制政體行之數百年。國教雖未盡善。朝野不以爲忤。在勢固莫可搖動。而蒙茅。孱王。乃合窮巷棘矜之侶。恃二三梟俠之士。欲以圖王。又當斷不斷。前卻如鼠。大河咫尺。當其前導者。乃憒然無所覩。悉兵夜襲人壘。兵至而橋梁不具。鳴水軍艦。爲敵前備。合萬衆之力。響撐新集之衆。宜成禽耳。嗚呼。哈文。拖東。西[illegible]。不無傑烈之士。卒以事非其人。駢死者相望。而悍吏轉得肆其狂攫。以殘虐善類。因之人心日益思亂。英國亂已。不三稔而改正教。蘇人復起矣。在理雅各旣勝蒙茅。宜肆赦豪傑勿問。稍抑天主教鋒稜。以平閭左之心。益修內治。則專制政體。尙足維之。乃雅各竟以兵力自雄。以爲誅一蒙茅。全國當人人惴恐。無復更萌亂兆。然已誤矣。止亂在德。在政。不專恃兵力。苻堅完顏亮之兵力。寧能當者。胡以猝亡。嗚呼。立國者果恃兵力與淫刑也哉。光緖三十二年嘉平月。閩縣林紓畏廬父序。

十字軍英雄記二卷 The Talisman

英國司各德 W. Scott 原著。先生與魏易同譯。清光緖三十三年正月譯已。三月二十一日。初由商務館印行。有同縣陳孫彭爲之序耑。於書中標略。能爲揭發。又稱述先生譯文。亦能闡明本色。非務爲譯求取悅世人之書者。其序曰。譯者桐城吳摯甫先生。與吾師畏廬先生。相見於京師。論古文經日。桐城歎息。以爲絕業將墜。吾師亦戚戚然憂。故其詔生徒。皆令取徑於左氏傳。及馬之史。班之書。昌黎之文。以爲此四者。天下文章之淵府也。自古以來。自唐暨訖于元明。其以文鳴者。如滄海之瀾。前驅後踵。而績學之士。至有不能略舉其名者。而左馬班韓。亦居其中。胡以靜然獨存千古。正以精神諧力。一一造於峯極。雖精於文者。莫敢少出其鋒穎。與之抗攖。則傳誦私淑。歷萬劫不復湮滅耳。後人之稱昌黎者。曰文起八代之衰。此專言昌黎一人之文。不屬於唐人之文也。唐之名家。如裴度李華獨孤及段文昌權德輿元稹劉禹錫之流。力摹漢京。自以爲古。然聱枵而氣促。體質而格俗。偶與皇甫湜李翺孫樵之文雜陳。則意境神味。迥然不侔。矧能肩隨退之哉。平心而論。六朝之文。去古尙近。而後來則彌不及。范曄陳壽魏收三君。較之馬班。固不能望其項背。然三家之文。咸沈穆方重。自有古意。自唐以下。則漸殺。至於宋之劉原父。宋子京之倫。力欲求古。而彌不古。則時時發爲傖獰之音。迨及明之陳仁錫李夢陽王

元美．日以震體侈衆．猶復唾棄南北朝爲凡猥．則良不可解矣．天下之理．製器可以日求其新．惟行文則斷不能力掩古人而自侈其厚．六朝時．古書未盡燬．又去漢魏不遠．元氣深厚．製局用筆．斂而不散．精而能卑．雖體格弗高．然能遏光弗揚亦其精力有獨至者．故文家取材．知竊涕子書．而取其古色．不知六朝人之吐屬名貴．亦故家風範．不能不用以蕩滌其傖氣．以上均希彭時時聞諸吾師者．吾師少孤．不能買書．則雜收斷簡零篇．用自磨治．自十三齡及於二十以後．校閱不下二千餘卷．迨三十以後．與李畬曾太守友．乃盡讀其兄弟所藏之完書．不下三四萬卷．於是文筆恣肆．日能作七八千言．然每爲古文．或經月不得一字．或涉旬始成一篇．歷年陶汰．成文集四卷．希彭日趣吾師付梓．則遜謝以爲不足以問世．今海內所專誦者．則僅見其譯著．計吾師所譯書．近已得三十種．都三百餘萬言．運筆如風落霓轉．而每書咸有裁制．所難者不加點竄．脫手成篇．此則近人所不經見者也．是書敘英王李卻與士耳基搏戰事．其中英雄兒女．事蹟變幻陸離．偉爲辭傑．而高騁負厲．吐棄凡近．文不期古而自近於古．則吾師之本色也．段柯古之爲酉陽雜俎．淫麗而稱爲翹楚．然其體尚近於類書．若吾師所作．則縱橫激盪．直前無古人．海內君子見者．當不以希彭之言．爲肆來而取寵也．光緒三十三年正月晦日受業閩縣陳希彭謹敘於五城學堂之南樓．

黑太子南征錄二卷 Sir Nigle

英國柯南達利 A. Connan Doyle 原著．先生與魏易同譯．於清宣統元年四月十七日．初由商務書館印行．

先生序曰．此書科南全摹司各德．述英國未開化時事．尙勇重美人．若畫眉蟋蟀之鬬．均爲其雌鬬也．顧其人均愛國．名爲英人．抵死未示其宗國之弱．所謂無殿諸侯．惡聲必反者．近之矣．嗟夫．讓爲美德．讓不中禮．卽謂之示弱．吾國宗尙武之精神．又事事爲有司遏抑．公理不伸．故皆無心於公戰．其流爲不義．而死之市．或臨命高歌．未有所懾．使其人衣食稍足．加以敎育．寧不可使之制敵．果人人當敵不懼．前殭後踵．國亦未有不强者．日本之取金州．搏俄人．死人如麻．氣皆弗餒，蓋自視一人之身．一日本也．身死而同志繼之．雖百人死而一人勝．卽可謂之日本勝耳．英人當日之視死如歸．卽以國爲身．不以身爲身．故身可死而國不可奪．然敎育尙未普及．而英人之奮迅已如此．今吾國人之腦力勇氣．豈後於彼．顧不能自强者．卽以讓不中禮．若婁師德之唾面．尙有稱者．則知荏弱之夫．不可與語國也．悲夫．閩縣林紓敘於宣南望瀛樓．

右軍事小說凡三種。

哀吹錄一卷

法國巴魯薩 Honore Bolzac 原著．先生與陳家麟譯述．全書蓋合短篇小說四則而成帙．第一．記獵者斐里樸之自殺．二則記上古時佛蘭得與卡戰得島遍商．有商舶遇巨浪疾擊而碎．舟中信敎之人．皆以耶穌見身．救而弗死．遂爲立祠以祀．餘

爲紅樓寃獄．上將夫人二則．皆爲法國名著．
於民國四年五月六日．初由商務館印行．

羅利因果錄一卷

俄國托爾斯泰 L. Tolstoy 原著．陳家麟口譯．先生筆述．其書析爲二老朝陸．觀戰小記．幻中悟道．天使淪謫．梭倫格言．覺後之言．島仙海行．訟編八篇．每篇四五千言．類皆含有哲理．託氏爲俄國偉人．其國風實皆託氏造成之也．故書以因果錄名．民國四年五月十二日．初由商務館印行．

秋鐙譚屑一卷 Thirty More Famous Stories Retold

美國包魯烏因 J. Baldwir 原著．先生與陳家麟譯述．皆短篇．其體裁亦妄言妄聽之類．民國五年四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詩人解頤語二卷

英國倩伯司 Chamberce 原著．先生與陳家麟同譯．民國五年十二月．初由商務館印行．內記短章故事二百餘則．氣味略似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雖體裁屬於筆記．而取鍼社會．益滋多也．

紅篋記一卷

英國希登希路原著．先生與陳家麟同譯．內析爲十五篇．一日英國下臭底美教會於法國．二日少尉夏雷尺石忒可．三日俄國駐土公使繙譯．四日日無綫電報．五日俄皇后結婚時齎送之禮物．六日法國魚雷艇受禽．七日失去之條約．八日馬格梯氣球．九日教皇宮內密室．十日三十九號魚雷艇．十一日伊魯馬女優．十二日挖地道．十三日煤礦電工．十四日雜談．十五日三少年遇死神．都一卷．刊載商務館民國五年第七卷一至十二號小說月報．按一號自一月杪出版．十二號十二月杪出版．

社會聲影錄一卷 Russian Proprietor and Other Stories

俄國托爾斯泰 L. Tolstoy 原著．先生與陳家麟同譯．民國六年五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妄言妄聽二卷

英國美森原著。先生與陳家麟同譯。
民國九年四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右筆記小說凡七種。

英國詩人吟邊燕語一卷 Tales from Shakespeare

英國莎士比亞 W. Shakespeare 原著。先生與魏易同譯。於清光緒三十年十月。初由商務館印行。或曰原書爲卻而司蘭 Charles Lamb 所著。題莎士比亞者。誤也。未究其詳。姑並識之。

先生序曰。歐人之傾我國也。必曰識見局。思想舊。泥古駭今。好言神怪。因之日就淪落。漸即頹運。而吾國少年强濟之士。遂一一力求新。醜詆其故老。放棄其前載。惟新之從。余謂從之誠是也。顧必謂西人之夙行夙言。悉新於中國者。則亦譽人增其義。毀人益其惡耳。英文家之哈葛德。詩家之莎士比亞。非文明大國英特士耶。顧吾嘗譯哈氏之書矣。禁蛇役鬼。累累而見。莎氏之詩。直抗吾國之杜甫。乃立義遣辭。往往託象於神怪。西人而果文明。則宜焚棄禁絕。不令漓世知識。然證以吾之所聞。彼中名輩。耽莎氏之詩者。家絃戶誦。而又不已。則付之梨園。用爲院本。士女聯襼而聽。欷歔感涕。竟無一斥爲思想之舊。而怒其好言神怪者。又何以故。夫彝鼎樽罍。古綠斑駁。且復累重。此至不適於用者也。而名閥望胄。毋吝千金。必欲得而陳之。亦以羅綺芻豢。生事所宜有者。已備足而無所顧戀。於是追躡古踪。用以自博其趣。此東坡所謂久饜膏粱。反思螺蛤者也。蓋政教兩事。與文章無屬。政教既美。宜澤以文章。文章徒美。無益於政教。故西人惟政教是務。賡國利兵。外侮不乘。始以餘閒。用文章家娛悅其心目。雖哈氏莎氏思想之舊。神怪之託。而文明之士。坦然不以爲病也。余老矣。既無哈莎之通涉。特喜譯哈莎之書。摯友仁和魏君春叔。年少英博。淹通西文。長沙張尚書既領譯事於京師。余與魏君適廁譯席。魏君口述。余則敘致爲文章。計二年以來。予二人所分譯者。得三四種。拿破崙本紀爲最鉅本。秋初可以畢業矣。夜中餘閒。魏君便舉莎士比筆記一二則。余就燈起草。積二十日。書成。其文均莎詩之紀事也。嗟夫。英人固以新爲政者也。而不廢莎氏之詩。余今譯莎詩紀事。或不爲吾國新學家之所屏乎。莎詩紀事。傳本至夥。互校頗有異同。且有去取。此本所收。廑二十則。余一一製爲新名。以標其目。光緒三十年五月閩縣林紓序。

埃及金塔剖尸記三卷 Cleopatra

英國哈葛德 H. R. Haggard 原著。先生與曾宗鞏譯述。於清光緒三十一年正月畢其業。三月。初由商務館印行。按是書所敍。有英雄。有兒女。又有鬼神。蓋併合水滸紅樓西遊而爲一手者也。其言外之微指。油然興人種族之感。其辭況鬱色。尤蒼聳動人。

先生譯餘賸語曰。畏廬曰。埃及不國久矣。始奴於希臘。再奴於羅馬。再奴於亞利伯。再奴於土耳其。再奴於拿破崙。終乃奴英。人民降伏歸仰。無所拂逆。若具奴性。哈氏者。古之振奇人也。雅不欲人種中有此久奴之種。且憫其亡而不知恤。忽撮奇

想。爲埃及遺老大張其桓。嗚呼。埃及蠢蠢。又寧知所謂亡國耶。歐人之言曰。埃及國中金字塔。爲數不下百餘。計其勞力及於時日。每日一百五十萬衆之役夫。竟可一千七百五十年而成。此舉塔之全數者也。然吾考埃及古史。孟那邦主時。已自傳此塔。至死時。實其珠寶腹中。則未之聞。若果有此者。謂儲此足以贍國。爲計則大愚陋。天下徒富。胡足以全國。使人人咸不念國。卽十倍於此者。亦將盡供一日之揮。宜乎埃及一萬一千三百餘年之古國。從夢中覺奪也。是書好言神怪之事。讀者將不責哈氏。而責畏廬作野蠻語矣。不知野蠻之反面。卽爲文明。知野蠻流弊之所及。卽知文明程度之所及。雖然。神怪亦何害於文明耶。古書之最古者。寧知爲書耶。四韋陀之書。哲學家不能殺詰而焚棄之。其書固專言鬼神也。余嘗論古物之所始。宗教家恆歸功於上帝。雖達爾文猶不敢力辯其非。然則宜道釋耶教。至今存矣。格魯巴亞。作者盛飾其淫冶。余考之古史。格魯巴亞生於紀元六十九年。死於紀元一百三十年。計年已六十有一。作者狀其死時。作如許嬌媚。其用心深矣。是書之主人翁。驚吞禮也。驚吞禮。蹠凱徹之後。最有武略。權力兼有亞西亞及東方之諸侯。乃一爲女王張錦帆江上。明珠醇酒。醉心眩目。盡舉一生霸業付之流水。然則陳隋二帝吾亦不能嚴責矣。（江上錦帆之事。埃及古史所有。）畏廬筆述書。將及十九種。言情者實居其半。行將搜取壯俠之傳。足以振吾國尚武精神者。更譯之問世。但恨才力薄耳。光緒三十一年元夕畏廬居士識於京師春覺齋。

鬼山狼俠傳二卷 Cetywayo and his White Neighbours

英國哈葛德 H. R. Haggard 原著。先生同曾宗鞏譯述。清光緒三十一年七月。初由商務館印行。書敘斐洲蘇噜蘭王查革。殘暴殺人。至數十萬。雖己子必盡殺之。後生一子曰洛巴革。其臣摩波救出之。養爲己子。及長。爲王於斧頭族。殘暴乃更過其父。其間夾敘神巫屠殺人民慘狀。妖狐奇鬼。變幻迷離。更有蓮花孃。情事尤奇。

先生序云。畏廬曰。余前譯英孝子火山報仇記。自以爲於社會至有益也。若是書。竟論不倫。大弗類於今日之社會。譯之又似無益。不知世界中事。輕重互相爲用。極柔無濟也。然善用之。則足以禦剛。過剛取竭也。然善用之。又足以振柔。此書多虐賊事。然盜俠氣槪。吾民苟用以禦外侮。則於社會。又未嘗無益。且足以印證古今之風俗。宋孟珙蒙韃備錄曰。凡占吉凶。每用羊胛骨。而是書中言神巫占卜。則亦用牛骨也。文惟簡虜廷事實曰。富貴之家。人有亡者。取其腸胃。實以熱鹽。而是書言巫尸亦用鹽也。其尤奇者。蘇噜殺人之烈。乃一一如蜀碧之記張獻忠。查革自戕其子。則與漢書趙皇后傳中所記。又無異也。余最服班孟堅記趙昭儀。以綠綈方底。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凡有裁兒。一寫綠綈方底。一寫綠囊書。曲折幽隱。爲好手稗官。百事不能一及。今此書寫摩波存兒事。情事亦至曲折。余閒以漢書法寫之。雖不及班孟堅之高簡勁折。而吾力亦用是罷矣。凡以上所言。均非是書精神所在。是書精神。在最後洛巴革。洛巴革者。終始獨立。不因人以苟生者也。大凡野蠻之國。不具奴性。卽具賊性。具奴性者。大酋一斥以死。則頓首俯伏。哀鳴如牛狗。既不得生。始俯首就刑。至於陵踐蹴踏。慘無人理。亦甘受之。此奴性然也。至於賊性。則無論勢力不敵。亦必起角。百死無悔。千敗無怯。必復其自由而後已。雖賦性至厲。然用以振作積弱之社會。頗足鼓動其死氣。故西人說部。舍言情外。探險及尚武兩門。有曾偏右奴性之人否。明知不馴於法。足以兆亂。然橫刀盤馬。氣槪凜烈。讀之未有不動色者。吾國水滸之流傳至今。不能漫滅。亦以尚武精神。足以振作凡

陋。須知人心恥辱之事。極與恆性相戾。蘇味道婁師德。中國至下之奴才也。火氣全泯。槁然如死人。無論矣。若恆人者。明知力不能抗無道。然遇能抗無道之人。未嘗不大喜。特畏死之心勝。故不敢出身與校。其敗類之人。則茹柔吐剛。往往侵蝕稚脆。以自鳴其勇。如今日畏外人而欺壓良善者是矣。脫令梟俠之士。學識交臻。知順逆。明強弱。人人以國恥爭。不以私憤爭。寧謂具賊性者之無用耶。若夫安於奴。習於奴。厭厭若無氣者。吾其何取於是。則謂是書之仍有益於今日之社會可也。

閩縣林紓敘。

蠻荒誌異二卷 The Witch's Head

是書為英國哈葛德 H. R. Haggard 原著。先生同曾宗鞏譯。書分上下二卷。上卷歷述斐洲黑人之迷信巫覡。弄鬼託神。荒誕而間有驗。下卷敘古時腓尼基祟祀妖神。及奇離弗經之事。皆令人悅目駭心。以清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譯成。明年二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先生跋之曰。長安大雪三日。扃戶不能出。此編謄繕適成。臨窗校勘。指為之僵。是書無他長。但描寫蠻俗。亦自有其聳目者。榴仙之誌異。誌狐鬼也。哈書之誌異。則多誌巫術。南荒信巫。其說或不為訛謬也。雪止酒熱。梅花向人欲笑。引酒呵筆。書此數語。郵寄張菊生先生。為我政之。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畏廬書於雪中。

三千年艷尸記 Montezuma's Daughter

英國哈葛德 H. R. Haggard 原著。先生同曾宗鞏譯。以清宣統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初由商務館印行。

先生自跋書尾曰。哈氏之書。多荒渺不可稽詰。此種尤幻。筆墨結構。去迭更固遠。然迭氏傳社會。哈氏敘神怪。取徑不同。面目亦異。讀者視為齊諧可也。

古鬼遺金記一卷

英國哈葛德 H. R. Haggard 原著。先生與陳家麟同譯。民國元年十二月。初由滬上廣益書局複印行世。按先生於離恨天譯餘贅語。謂壬子九月。譯得遺金記二卷。付庸言報。則廣益或自庸言複印耶。

先生序曰。僕於齊諧志怪之事。恆不屬意。以為目所不見。理所難喻者。略之可也。自辛丑亂平。始至京師。與吾友魏春叔譯英文小說。可五十餘種。唯哈葛德書。言鬼事甚詳。私以為小說家言。好取其虛渺無據者。用自矜衒。而嚴氏幾道。謂西人邇來神學大昌。居然見嘯梁立堂者之幻態。則爭相究難。必擄得其形相而後已。又言有所謂四韋陀者。言鬼至有根據。僕欲求其書而譯之。至今莫得也。去年避地析津。忽忽然坐視日影之入。不親筆墨者累月。近始移家入京。與靜海陳君鄰畛。仍取

哈氏之書譯之・則又言鬼者也・顧哈氏不惟言鬼・又常言蠻荒・墨西哥也・斐洲也・澳洲也・所述均在未開化以前事・其中必肆之以白種人・往往以單獨之白種人・蝕其全部・莫有能禦之者・事悉有其事・亦鼓勵白種人探險之思・藍本均出魯濱孫哥倫布二氏也・嗚呼・白種人於荒外雖可必得之利・尚輕百死而求之・吾族乃舍其固有之利・拱手授人・且以客凌主・舉四萬萬之衆・受約於白種人少數之範圍中・何其醜也・僕才薄文劣・雖時時以譯述醒我同胞・恒以語怪之書視之・用爲談資而已・老友梁任公・英雄人也・爲中國倡率新學之導師・天相任公・十年歸國・今將以庸言報貺我同胞・就余索書・而是書亦適成・上之任公・用附大文之後・嗟夫・吾才不及任公・吾識不及任公・慷慨許國不及任公・備嘗艱難不及任公・而任公獨有取於駑朽・或且憐其丹心不死之故・尚許之爲國民乎・則吾書續續而上之任公者・或未艾也・壬子十月閩縣林紓敘於春覺齋・

荒唐言一卷 Faerie Queene

英國伊門斯賓塞爾 Edmond Spencer 原著・先生與曾宗鞏譯述・卷首有伊門之自序・餘則語怪述神之事八則・皆荒唐之言也・故以名・或曰此非原詩・蓋麥里・郝斯所演詩之本事・民國三年以前・由商務館印行、先生更跋其尾曰・

林紓曰・是書語頗不經・蓋伊門之傳奇・麥里郝斯取之爲小傳・其體如余之舊譯吟邊燕語是也・顧莎士比亞爲詩近情・而伊門則多神鬼事・即起落亦無筍接處・唯爲語甚奇・大抵屠龍者・屠寇・誅岐舌之獸者・誅讒人也・於古史不經見・不能見・伊門所斥者爲何人耳・紓本不能西文・均取朋友所口述者而譯・此海內所知・至於謬誤之處・咸紓粗心浮意・信筆行之・咎均在己・與朋友無涉也・畏廬識・

煙火馬三卷 Swallow

英國哈葛德 H. R. Haggard 原著・先生同陳家麟譯述・民國六年五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鐵匣頭顱一卷續編二卷 Eric Bright eyes

英國哈葛德 H. R. Haggard 原著・先生與陳家麟譯述・前編二卷・於民國八年七月・初由商務館印行・續編二卷・於同年十月印行・

金梭神女再生緣二卷 The World's Desire

英國哈葛德 H. R. Haggard 原著・先生與陳家麟譯述・民國九年三月・初由中華書局印行・或曰此爲哈葛德與安度・蘭俱 Sir H. Rider Haggard, and Andrew Lang 掇荷馬史詩賚金海倫而成・

洞冥記一卷

英國斐魯丁 Henry Fielding 原著。先生與陳家麟譯。民國十年五月。初由商務館印行。按書之續記。譯而未刊。

鬼悟二卷

英國威而司 H. George Wells 原著。先生與毛文鍾同譯。於民國十年六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埃及異聞錄一卷

英國路易原著。先生與毛文鍾司譯。民國十年十一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右神怪小說凡十四種。

不如歸二卷

日本德富健次郎原著。鹽谷榮繙爲英文。先生與魏易重譯爲華文。內分上下二卷。凡二十六章。乃敘日本片岡中將之女浪子。嫁武男少尉後。弗得於姑。遂大歸。鬱悒而沒。事極哀艷感人。以清光緒三十四年六月。譯竟。十月初六日。初由商務館印行。

先生序曰。小說之足以動人者。無若男女之憐。所爲悲歡者。觀者亦幾隨之爲悲歡。明知其爲虛構之談。顧其情況逼肖。既歷。猶若斤斤於心。或引以爲惜且憾者。余譯書近六十種。其最悲者。則黑天錄。又次。則茶花女。又次。則是書矣。其云片岡中將。似有其人。即浪子亦確有其事。顧以爲家庭之勸懲。其用意良也。且其中尙夾敘甲午戰事甚詳。余譯既。若不勝有冤抑之情。必欲附此一伸。而質之海內君子者。威海水師之熸。朝野之議。咸吿將帥之不用命。遂致於此。固也。乃未知軍港形勢。首恃炮台爲衞。而後港中之舟。始得其屏蔽。不爲敵人所襲。當渤海戰歸。即僅其一二舟。艦隊初未大損。乃敵軍夜襲岸軍。而炮台之守者先潰。即用我山台之炮。下攻港中屯聚之舟。全軍陡出不意。然猶力支。以巨炮仰擊。自壞其已失之炮台。力爲朝廷保有舟師。不爲不力。尋敵人以魚雷冒死入港。碎其數舟。當時既無快船。足以捕捉雷艇。又海軍應備之物。節節爲部議抑勒。不聽備。門戶既失。孤軍無據。其覆宜也。或乃又謂渤海之戰。師船望敵而遁。是又讆言。吾戚林少谷都督。戰死海上。人人見之。同時殉難者不可指數。文襄文肅所教育之人才。至是幾一空焉。余向欲考甲午海軍覆盆錄。未及竟其事。然海上之惡戰。吾歷歷知之。顧欲言而人亦莫信焉。余得是書。則出日本名士之手筆。其言鑿定二艦。當敵如鐵山。松島旗船死者如積。大戰竟日。而吾二艦卒獲全。不沒於敵。此尙言其臨敵而逃乎。吾國史家。好放言。既勝敵矣。則必極言敵之醜敝畏葸。而吾軍之殺敵致果。直若天人。用以爲快。所云下馬草露布者。吾又安知其露布中作何語耶。若文明之國。則不

然·以觀戰者多·防爲所譏·措語不能不出於紀實·既紀實矣·則日本名士所云中國之二艦·如是能戰·則非決然遁逃可知矣·果當時因大敗之後·收其敗餘之殘卒·加以參養·俾爲新卒之導·又廣設水師將弁學校·以教育英雋之士·水師卽未成軍·而後來之秀·固人人可爲水師將弁者也·須知不經敗衂·亦不知軍中所以致敗之道·知其所以致敗·而更革之·仍可自立於不敗·當時曾與二國大將·皆累敗於拿破崙者·維其累敗·亦習知拿破崙用兵之奧妙·避其所長·攻其所短·而拿破崙敗矣·果能爲國·卽敗亦復何傷·勾踐之於吳·漢高之於楚·非累敗而終收一勝之效耶·方今朝議爭云立海軍矣·然未育人才·但議船炮·以不習戰之人·予以精炮堅艦·又何爲者·所願當事諸公·先培育人才·更積貲爲購船製炮之用·未爲晚也·紓年已老·報國無日·故日爲叫日之鷄·冀吾同胞警醒·恆於小說序中·攄其胸臆·非敢妄肆嘷吠·尚祈鑒我血誠·光緒三十四年六月十日閩縣林紓序於望瀛樓·

離恨天一卷 Paul et Virginie

法國森彼得 St. Pierre 原著·先生與王慶驥同譯·按此書非爲兒女嘉愛之情言也·作者胸蓄無數哲理·而特假人世極悲至痛之事·曲宣而闡明之·讀之·增人無窮之閱歷·於民國二年四月成書·六月九日·初由商務館印行·先生嘗自爲譯餘賸語曰·

畏廬曰·余自辛亥九月·僑寓析津·長日閒見·均悲愕之事·西兵吹角伐鼓·過余門外·自疑身淪異域·八月以前·譯得保種英雄傳·爲某報取去·自是遂不復譯·壬子九月·移家入都·譯得遺金記二卷·授之庸言報·又譯得情窩二卷·授之平報·又自著得劍腥錄二卷·授之曾雲沛·又譯得義黑一卷·殘蟬曳聲錄一卷·羅剎雌風一卷·均授之商務印書館·茲復譯得是篇·自謂較前數種勝也·又曰·著是書者·爲森彼得·盧騷友也·其人能友盧騷·則其學術可知矣·及門王石孫慶驥·留學法國數年·人既聰睿·於法國文理復精深·一字一句·皆出之以伶牙利齒·余傾聽而行以中國之文字·頗能闡發哲理·因憶二十年前·與石孫季父王子仁譯茶花女遺事·傷心極矣·而此書復多傷心之語·而又皆出諸王氏·然則法國文字之名家·均有待於王氏父子而傳耶·又曰·書本爲怨女曠夫而言·其不幸處·如蔣藏園之香祖樓傳奇·顧香祖樓之美人·侍姬也·爲頑嚚之父母所梗·至於身死落葉之庵·逮其夫仲氏卽而相見·立奄忽以死·詞中所謂纔待歡娛·病來矣·細思量·浮生無味者·今書中葳晴之死·則爲祖姑所阨·歷千辛萬苦而歸·幾與其夫相見·而浪高船破·僅得其尸·至於家人楚痛葳晴之死·畢室亦盡死·並其臧獲·亦從殉焉·文字設想之奇·殆哲學家喚醒夢夢·殊足令人悟透情禪矣·又曰·凡小說家立局·多前苦而後甘·此書反之·然敘述島中天然之樂·一花一草·皆涵無懷葛天時之雨露·又兩少無猜·往來遊衍於其中·無一語涉及纖褻者·用心之細·用筆之潔·可斷其爲名家·中間著入一祖姑·卽爲文字反正之樞紐·余嘗論左傳楚文王伐隨·前半寫一張字·後半落一懼字·張與懼反·萬不能咄嗟間撇去張字·轉入懼字·幸中間插入季梁在三字·其下輕輕將張字洗淨·落到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今此書寫葳晴在島之娛樂·其勢萬不能歸法·忽插入祖姑一筆·則彼此之關竅已通·用意同於左氏·可知天下文人之腦力·雖歐亞之隔·亦未有不同者·又曰·讀此書者·當知森彼得之意·不爲男女愛情言也·實將發宣其胸中無數之哲理·特借人間至悲至痛之事·以聰明與之抵敵·以理勝數·以道力勝患難·以人勝天·味之實增無窮閱歷·余今譯采書

中所言者．爲之詮釋如左．

書中之言曰．文家者．立世界之範．使暴君亂臣因而懾懼．而已身隳於草莽之間．忽生奇光．能掩蓋帝王之威力．嗚呼．孔子之作春秋．非此意乎．前清文字之獄．至於族誅．然私家紀載．至今竟未能湮滅．卽以元人之威力．而鄭所南之心史．居然行諸人間．則文人之力．果足以掩蓋帝王之威力也．果人人能知後來之事．孰則更願長生．但使後此有未來之不幸．爲我前知．則憂煩顧慮之心．寧何時息耶．果禍事未來不前．尅日知其必至．則未被禍之前數日．又何有寧貼之時．故凡事以不推測爲佳．嗚呼達哉．長生之人．猶海舶中不眩暈之人也．盡人皆僵且嘔．卽一人獨行獨飲獨食．又何生趣之有．每見年至九十之人．往往爲曾玄之所厭惡．此猶其小者．果見親知死亡都盡．累年傷心．已不可堪．況禍事尤在不可知之列．知有後來之禍事．則願長生．又何樂趣．且禍事未來．吾已前知．雖以郭璞之能．知所祈禳．如啣刀登廁之類．終亦何補．矧天數所在．又焉能逃．所以名爲造化者．正使人以難知一巧．不惟禍至無端．卽福至亦無端．故知命之達人．全不用推測．鄙人生平未嘗問卜求禱等等．卽早知其無用．故不爲耳．

天下有太過之事．必有太過之事與之相抵．此言太有史識．魏武之篡漢．而司馬氏卽蝕其子孫．司馬氏之奸譎．而子元子上．奸乃尤甚．然八王之禍．兄弟屠戮．及於南渡．又爲寄奴所有．國中初無寧日．所謂太過相抵者．乃加甚焉．貨之悖入悖出．言之悖出悖入．其應如響．故欲立身安命．當自不貪便宜始．

凡得意之事應念而來．則欣慰之情亦減．惟閱歷久者．始知之．饑者之久不得肉．卽得少肉．卽骨猶咀嚼．亦有餘甘．寒者之久不得衣．既得木棉．卽鶉衣百結．亦有餘煖．膏粱子弟．所以日無歡意．至於窮奢極欲．人望之如神仙中人．不知當局之願望．亦咸有所不足．正以求則得之．轉無意味也．

凡物能激人甘死如飴者．特須臾之勇氣．更爲人鼓勵．卽立捐其軀．嗚呼．黃花岡上之英雄．多吾閩之聰明子弟也．雖未必爲人所激而然．然耳聽滿乎前清之弊政．又恥爲外人所淩轢．故奮不顧身．於是聞風興起．少年之言革命者．幾於南北皆然．一經事定．富貴利達之心．一萌．往日勇氣．等諸輕烟．遂風化矣．嗚呼．死者已矣．生者尤當知國恥爲何物．舍國仇而論私仇．泯政見而爭黨見．蔑公益而求私益．國亡無日矣．

歐洲之視工人．爲格滋卑．謂長日勞動．與機器等．田夫之見輕於人爲尤甚．工藝則較農夫略高．嗚呼．此爲中國今日言耶．抑爲歐洲昔日言耶．歐洲昔日之俗．卽中國今日之俗．盧騷去今略遠．歐俗或且如是．今之法國．則純以工藝致富矣．德國亦肆力於工商．工商者．國本也．獨我國之少年．喜逸而惡賤．方前清叔末之年．純實者講八股．佻猾者講運動．目光專注於官場．工藝之賤．商務之靡．一不之顧．以爲得官．則萬事皆足．百恥皆雪．而子孫亦躋於貴閥．至今革命．八股亡矣．而運動之術不亡．而代八股而趨陞途者．復有法政．於是父母望其子弟．及子弟之自期．而目光又專注於官場．而工藝之賤．商務之靡．仍弗之顧也．譬之貿輿者．必有輿夫．輿乃可行．今人咸思爲坐輿之人．又人人恆以輿夫爲賤．誰則爲爾擡此輿者．工

商者。養國之人也。聰明有學者不之講。俾無學者爲之。欲其與外人至聰極明者角力。寧能勝之耶。不勝。則財疲而國困。徒言法政。而爲無米之炊乎。嗚乎。法政之誤人。甚於八股。此意乃無一人發其覆。哀哉哀哉。癸丑三月三日。長廬林紓識。

黑樓情孽二卷

英國馬尺芒忒原著。於民國三年。先生與陳家麟譯述。是月十一月。初由商務館印行。書中蓋敘司媞暉陰謀以陷波麟爾與娜美亞之事。

魚海淚波一卷

法國辟厄略坻原著。王慶通口譯。先生筆述。書敘漁父有女若望。與漁家子司督厄相慕悅。遇大風覆舟而散。若望時猶祈禱司氏之無恙。於民國四年八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天女離魂記三卷

英國哈葛德 H. R. Haggard 原著。先生與陳家麟同譯。民國六年四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白夫人感舊錄一卷

法國海斯班原著。先生與王慶通同譯。刊載商務館民國六年第八卷十一十二號小說月報。按十一號自十一月杪出版。

伊羅埋心記一卷

法國小仲馬 A. Dumas Fils 原著。先生與王慶通譯述。垂二萬言。刊載商務館民國九年第十一卷一號二號小說月報。〇按一號二號自是年一月二月杪出版。

想夫憐一卷

美國克雷女士原著。先生與毛文鍾同譯。分四十章。於民國九年。刊載商務館第十一卷九至十二號小說月報。〇按自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出版。

情翳一卷

美國晉蘭司原著。先生與毛文鍾同譯。於民國十一年五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右哀情小說凡九種。

茶花女軼事一卷 La Dame aux Camelias

法國小仲馬 A. Dumas Fils 原著。先生與同縣王壽昌同譯。畫譯述小說之初箸。文極悽惋而有情致。嘗自讀而笑曰。吾能狀物態至此。寧謂木强之人。果與情爲仇耶。胡適極詆文言。而其所撰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於此書亦云。先生譯小仲馬茶花女。用古文敘事寫情。嘗試也。自有古文以來。從未有長篇敘事寫情之文章。遂爲古文拓一新殖民地矣。〇按此書流傳之本有三。一爲清光緒辛丑秋。玉情瑤怨館校刻本。小箾藏有初印之卷。一爲上海廣智書局鉛印本。中有插圖數幅。吾嘗於宣統初年見之。今獵訪之。乃不可復睹。一卽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先生交由商務館印行本也。三本皆署曉齋主人冷紅生同譯。其耑皆有先生題識曰。曉齋主人歸自巴黎。與冷紅生談巴黎小說家。均出自名手。生請述之。主人因道仲馬父子文字。於巴黎最知名。茶花女馬克格尼爾遺事。尤爲小仲馬極筆。暇輒述以授冷紅生。冷紅生涉筆記之。吾又讀先生序歇洛克奇案開場之文曰。當日汪穰卿舍人。爲余刊茶花女軼事。又於迦茵小傳題詞曰。迴憶身客馬江。與王子仁譯茶花女軼事。則校刻本之玉情瑤怨館。當爲汪穰卿之別號。曉齋主人。爲王子仁別號。卽壽昌也。〇按此爲西土說部入華之第一策。當時不脛而走者巨萬本。則王氏之奇功。已與先生同不朽矣。高夢旦語余。是書爲清光緒二十五年王壽昌口譯先生筆述也。〇壽昌字子仁。又名曉。字曉齋。福建閩侯人。清馬尾船政學堂卒業。赴法國巴黎大學習法律。官天津洋務局繙譯。湖北交涉使。漢陽兵工廠總辦。工詩能文。著有曉齋遺稿。〇汪穰卿。名康年。浙江錢塘人。清同治進士。官內閣中書。

迦茵小傳二卷 Joan Haste

英國哈葛德 H. R. Haggard 原著。先生與魏易同譯。書分四十章。於清光緒三十一年二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先生序曰。余到杭州時。卽得海上蟠溪子所譯迦茵小傳。譯筆麗贍。雅有辭況。迨來京師。再購而讀之。有天笑生一序。悲健作楚聲。此漢書揚雄傳所謂抗詞幽說。閑意眇旨者也。書佚其前半篇。至以爲憾。甲辰歲。譯哈葛德所著埃司蘭情俠傳。及金塔剖尸記二書。則迦茵全傳。赫然在哈氏叢書中也。卽欲郵致蟠溪子。請足成之。顧莫審所在。魏子沖叔告余曰。小說。固小道。而西人通稱之曰文家。爲品最貴。如福祿特爾。司各德。洛加德。及仲馬父子。均用此名世。未嘗用外號自隱。蟠溪子通贍如此。至令人莫詳其里居姓氏。殊可惜也。因請余補譯其書。嗟夫。向秀猶生。郭象豈容竄稿。崔灝在上。李白奚用題詩。特哈書精美無倫。不忍聽其淪沒。遂以七旬之力。譯成。都十三萬二千言。於蟠溪子原譯。一字未敢輕犯。示不掠美也。佛頭著糞。狗尾續貂。想二君都在英年。當不嗤老朽之妄誕也。畏廬林紓書於京師春覺齋。〇蟠溪子。天笑生。二人姓名里居行業竝待詳。

又調寄買陂塘並序曰。秋氣既肅。林居寡歡。仁和魏生。時時挾書就余談譯。齋舍臨小橋。槐榆蒼黃。夾以壘栅。池草向瘁。鳴蛩四徹。寥然不覺其詞之悲也。迴念身客馬江。與王子仁譯茶花女軼事時。則蓮葉被水。畫艇接窗。臨楮歎喟。猶且弗懌。

別長安逢秋。百態蘼蕪。而迴茵一傳。尤以美人碧血。沁爲詞華。余雖二十年庵主。幾被婆子燒却。而亦不能無慾矣。爲書既竟。仰見明月。泚筆從聞。却成此解。

倚風前。一襟幽恨。盈盈珠淚成瘦。紅攙腥點鴛鴦翅。苔際月明交頸。魂半定。倩藥霧茶雲。融得春痕凝。紅窗夢醒。甚恨海波翻。愁台路近。擔却乍來禁。樓陰裏。長分紅縷翠屏。消除當日情性。篆紋死後依然話。無奈畫簾中梗。卿試省。碧潭水。阿娘曾雜桃花影。蕭聲又響。正蘆葉飄蕭。秋魂一縷。印上畫中鏡。

玉雪留痕一卷 Mr. Meeson's Will.

英國哈葛德 H. R. Haggard 原著。清光緒三十一年九月。先生同魏易譯迻既竣。十二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先生序曰。贓。墨。刑也。漢之以贓王者。英布也。歐之以贓富者。奧古司德也。古者贓刑不上女子。西人尤無其事。奧古司德。美人而有才者。胡得贓。其贓爲義贓也。余觀段柯古酉陽雜俎。敘贓至十數。奇駭可怖。殆皆自贓。而贓者又皆男子。若亦雅及桂海虞衡志。記狂獞之屬。或並婦女而贓之。余繙民種學一書。上古野蠻。贓涅亦不分男女。然則天下受贓之人。或以罪。或以國俗。斷無爲義而贓者矣。是書言奧古司德善著書。爲一書賈所困。將逃於紐西蘭。而書賈適與同舟。舟碎於海。又同栖於荒島。初。賈與其從子弗協。推巨產與其同人。至是且死而悔。將易其遺囑。無所得紙。至用鯽墨。鐫諸奧古司德背上。而賈之從子。固與奧古司德雅有情愫。至是遂有大賈之產。成夫婦。事至離奇。皆哈葛德無聊不平。幻此空際樓閣。以駭觀聽耳。天下著書之業。與商業。本分二道。商業以得財爲上烈。若著書之家。安有致富之日。雖仲馬父子。以筆墨擁貲鉅萬。又卒皆以好客罄之。即哈氏亦爲書二十六種。得酬定不貲。乃忽闢奇想。卻以著書之家。奄有印刷家之產。則哈氏黷貨之心。亦至可笑矣。惟此節非書中正意。可略勿論。但以奧古司德義心俠骨。爲義自陷於贓。此萬古美人所不能至者。譯而出之。特爲小說界闢一別徑。光緒三十一年九月。閩縣林紓畏廬父序於望瀛樓。

先生又撰題詞。調齊天樂曰。玉簪香怨相逢地。珊珊盼伊纖步。棠鼎枯煙。花廊碎月。春鎖愁痕深處。游絲萬縷。甚蟲到簾西。欲抽還住。語淡心酸。綠房陰透夜來雨。涼波吹卻淚蕊。但蒼雲四卷。沙際孤嶼。鯽墨濃。鐫鵝黃嫩咽。爭說因郎辛苦。餘生半黍。竟畫裏挪舟。帶珠還浦。試看雕粱。弄春雙燕羽。

洪罕女郎傳二卷 Colonel Quaritch V. C.

英國哈葛德 H. R. Haggard 原著。先生同魏易譯述。於清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譯既。明年正月。初由商務館印行。〇按是書敍洪罕始與貧士相愛悅。欲委身事之。旋以家計之厄。不得許字傖賈。既敗約。而貧士適獲意外之金。足相呴沫。女卒歸之。成佳偶。情節詼奇。皆推絕構。

先生序曰•昔者波斯匿王•請佛宮掖•自迎如來•時阿難執持應器•因乞食次•經歷婬室•遭大幻術•摩登伽女以沙毗迦羅•先梵天咒•攝入婬室•婬躬撫摩•將毀戒體•於是世尊宣說神咒•勅文殊師利•將咒往護•惡咒銷滅•阿難頂禮悲泣•啓請妙奢摩他•三摩•禪那•最初方便•而稱曰大定•乃爲學者所聞•畏廬居士曰•嗟夫•所謂奢摩他者•寂靜之義也•三摩者•觀照之義也•禪那者•寂照不二之義也•此皆發心見相之根源•實則一名爲相•即復非相•一名爲心•即復非心•蓋沈寂者空也•搖動者塵也•即落塵義•則念念生滅•遂成輪迴•輪迴之成•心自成之•且不名爲心•何名爲相•彼摩登伽者•又安爲摩登伽•阿難之過•在以色眼爲緣耳•雖然•色眼爲緣者•世界中寧一摩登伽耶•一觸於塵•於塵皆摩登伽•因塵成相•相相又皆摩登伽•故眼色之緣•易生幻妄•阿難爲世尊愛弟•不憚屢舒其金色臂•放其胸前卍字百千之寶光•使之得寂照之義•而十方善男子•又何從得此無量之受持•居士且老•不能日造於寂照•顧塵義則微知之矣•前十年•譯茶花女遺事•去年譯迦茵小傳•今年譯洪罕女郎傳•其迹與摩登伽近•居士以無相之摩登伽•壞人無數戒體•在法當入泥犂•不知居士固有辭以自辯也•世尊言晦昧爲空•空晦暗中•結暗爲色•色雜妄想•是何以故•蓋在遺失本妙也•以衆生始則迷己爲物•終則認物爲己•顛轉而訛•然則畏廬居士所譯之茶花女•迦茵•洪罕女郎•又干涉衆生甚事耶•世尊之告阿難曰•認悟中迷•釋者以爲心鏡所現•妙體是心•然則五蘊萬怪•一攝入鏡•皆是踞心之一偏•以此心裹萬物•則萬物均足爲心之蠹•心鏡一蒙•身在心中•轉無他足以覓心之所在•則此心立化爲百千萬億之摩登伽•又將化爲百千萬億之茶花女迦茵洪罕女郎•是學者不能固其妙明心•實其妙明性•與畏廬居士•何干涉之有•須知無外道之擾•亦不足以見正法眼藏•寂照之義•何嘗非心•學者之誤•不誤在迷•誤在悟中之迷•幻妄之來•不自外來•以本有之心鏡•收此五蘊萬怪•使之爲幻妄也•知此幻妄•即心所照•並不執此幻妄•以爲別有幻妄•則立吾心於身外•能寂照矣•寂照之義•至深且奧•居士塵濁人也•胡饒舌爲•居士曰•世尊鑒之•花眼相盪•結而成翳•弟子守定涅槃常住之義•花當奈何•翳當奈何•所願讀吾書者•常持此心如畏廬也•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閩縣畏廬林紓序於京師望瀛樓•

紅礁畫槳錄二卷 Beatrice

英國哈葛德 H. R. Haggard 原著•先生與魏易同譯•淸光緒三十二年•初由商務館印行•書敘二少相愛•而未及亂•女旣殉情以全男子之名節•雖纏綿悱惻•亦極哀艷•

先生序曰•女權之倡•其爲女界之益乎•畏廬曰•是中仍分淑慝•如其未有權時•不能均謂之益也•西人之論婦人•恆喻之以啤酒•其上白沫湧濆•但泡泡作聲耳•其中淸澄•其下始滓•白沫之湧濆•貴族命婦之侈肆•罄產恣其揮霍者也•淸澄之液•則名家才媛•力以學問自見者也•滓則淫穢之行•無取焉•故歐西專使•或貴爲五等•年鬢垂四十•而猶鰥•即以不堪其婦之侈縱•寧鰥以靜寂其身•而專於外交•吾人但議西俗之有學•倡爲女權之說•而振作睡聵•此有志君子之所爲•余甚偉之•特謂女權伸•而舉國之婦人皆淑•則余又未敢以爲是也•歐西開化•幾三百年•而其中猶有守舊之士•不以女權爲可•若哈葛德之書•論說往往斥棄其國中之驕婦人•如書中所述婀娜利亞是也•婀娜利亞之謙讓其夫•詞氣淸婉•不寧爲賢助•顧乃恐失一身之富貴。至以下堂要脅•語語離叛•宜其夫之不能甘•而有外遇也•而其外遇者•又爲才媛•深於情而格於禮•愛而弗亂•情極勢偪•至强死自明•以西律無兼娶之條•故至於此•此固不可爲訓•而哈氏亦竊竊議之•則又婚姻自由之一說誤之

也。嗚呼。婚姻自由。仁政也。苟從之。女子終身無菀枯之歎矣。要當律之以禮。律之以禮。必先濟之以學。積學而守禮。軼去者或十之二三。則亦無惜爾。古今行政之善。其中未有不滋弊者。壩以防水之出。而水之溢出者。非司閫者之責。防不勝防也。故雖有大善。必蓄微眚。西人婚姻之自由。行之亦幾三百年。其中貞者固多。不喪於禮者亦屢見。謂其人貞於中國。不可也。抑越禮失節。又不可也。惟無學而遽撤其防。無論中西。均將越禮而失節。故欲倡女權。必講女學。凡有學之女。必能核計終身之利害。知苟且之事。無利於己。唾而不爲。而其保傅。又預爲白其失。卽所謂智育。凡有知之人。亦不必無軼防之事。然而寡矣。難者曰。君言積學者能守禮。若書中之毗亞德利斯。非積學者耶。胡爲亦有苟且之行。曰。人愛其類。男女均也。以積學之女。日居荒傖中。見一通敏練達者。直同日星鸞鳳之照眼。惡能弗愛。愛而至死。而終不亂。謂非以禮自律耶。文君相如之事。人振其才。幾忘其醜。文君相如。又皆有才而積學者也。中國女權未昌之先。已復如此。矧彼中有自由之權。又安禁之。綜言之。倡女權。興女學。大綱也。軼出之事。間有也。今救國之計。亦惟急圖其大者爾。若挈取細微之數。指爲政體之瘢痏。而力窒其開化之原則。爲不知政體者矣。余恐此書出。人將指爲西俗之淫亂。而遏絕女學不講。仍以女子無才爲德者。則非長盧之夙心矣。不可不表而出之。又綴譯餘賸語曰。方今譯小說者。如雲而起。而自爲小說者。特鮮。紓日困於教務。無暇博覽。昨得孽海花讀之。乃歎爲奇絕。孽海花。非小說也。鼓盪國民英氣之書也。其中描寫名士之狂態。語語投我心坎。嗟夫。名士不過如此耳。特兼及俄事。則大有微旨。借彩雲之軼事。名士之行踪。用以眩轉時人眼光。而彩雲尤此書中之賓。但就彩雲。定爲書中之主人翁。誤矣。天下文章。無妨狡獪。發起編述二君子。吾奈何不知其名耶。又曰。孽海花之外。尤有文明小史。官場現形記二書。亦佳絕。天下至刻毒之筆。非至忠懇者。不能出。忠懇者。綜覽世變。愴然於心。無拳無勇。不能制小人之死命。而行其彰癉。乃曲繪物狀。用作秦臺之鏡。觀者嬉笑。不知作此者搵幾許傷心之淚而成耳。吾請天下之愛其子弟者。必令讀此二書。又當一一指示其受病之處。用自鑒戒。亦反觀內鑒之一助也。又曰。委巷子弟。爲腐窳學究所遏抑。恆顓頊終其身。而淸俊者轉不得力於學究。而得力於小說。故西人小說。卽奇恣荒眇。其中非寓以哲理。卽參以閱歷。無苟然之作。西小說之荒眇無稽。至噶利佛極矣。然其言小人國大人國之風土。亦必兼言其政治之得失。用諷其祖國。此得謂之無關係之書乎。若封神傳西遊記者。則眞謂之無關係矣。又曰。余傷壽伯茀光祿之殉難於庚子。將編爲哀王孫傳奇。顧長日丹鉛。無暇倚聲。行思寄迹江南。商之於南中諸君子耳。林紓又識。又倚聲題詞曰。情海生波。情絲牽傍愁邊岸。儼儼抱夢墜梨花。夢帶梨花顫。恨事塡胸漸滿。數今生傷心未半。寄懷何許。畫裏臨波。綠漪風善。天際書來。蠹詞能做冬心煖。迴看纖影兀伶俜。那值人兒伴。畫艇重撐。又嬾。峭金風聲聲斷鴈。日斜鐘定。草長簾深。眼中人遠。（右燭影搖紅）山支瘦君。樹著新丹。相見年光短。暮寒侵慢。離魂影。睡裏半鬟慵縮。孱櫻送煖。綠窗掩。暗香零亂。端正看。依約衫痕。櫛櫛銀雲淺。花底驚魂乍遣。甚私窺山枕。偷覓香翰。蝶乖蜂蹇。悄悄地。怪底萬愁都鍵。闌干半面。容解道人來偷眼。看翠瀾。魚沫吹時剛玉銷烟散。（右解語花）〇按右四書上海第七第十二卷婦女雜志刊有原本插圖。

花因一卷

英國戕拉德原著。先生與魏易同譯。淸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先生自題其耑曰。奧國多聲息花。偏檢百科全書。乃無圖。蓋卽乳香也。馬林奴波兒。花氣薰天地。居人咸老於花中。生死亦猶花之開落。而於美人尤肖。此書悱迹。均在花時。則以聲息花爲美人之因。觀此。能尋因而證果。則溫柔鄉裏事。亦不過一花落花開耳。

劍底鴛鴦二卷 The Betrothed

英國司各德 W. Scott 原著。先生與魏易同譯。清光緒三十三年八月譯竟。十一月初四日。初由商務館印行。○按原書凡四卷。名"Tales of the Crusaders".

先生序曰。吾華開化早。人人咸以文勝。流極所至。往往出於荏弱。泰西自希臘羅馬後。英法二國。均野蠻尙殺戮。一千五百年前。臘門人始長英國。撒克遜種人。雖退處爲齊民。而不列顚。仍蓄處內地。是三族者。均以武力相尙。卽荷蘭人羼於其間。強勇不逮臘門。而是亦不以稱犯之勇概。流風所被。人人尙武。能自立。故國力因以強偉。甚哉。武能之有益於民氣也。而其中尤有不同於中國者。人故尙武。而恆爲婦人屈。其視貴胄美人。則尊禮如天神。卽躬擐甲胄。一覩玉人。無不投拜。故角力之場。必延美人臨莅。勝者俾得一粲。已侈爲終身之榮寵。初亦無關於匹耦之望。殆風尙然也。余嘗觀吾鄉之鬭畫眉者矣。編竹爲巨籠。驅二牝者於籠側。縱二牡入鬭。雌者一鳴。則二雄之角愈力。竟死而猶戰。其意殆求媚於雌者。今臘門一人。亦正媚雌者爾。余譯司各德書凡三種。一爲去妒英雄略。則愛梵阿之以勇得妻也。身被重創。仍帶甲長跽花侯膝下。恭受花圈。此禮爲中國四千年之所無。一爲十字軍英雄記。則臥豹將軍娶英王公主。亦九死一生。僅而得之。若此書。則尤離奇。意薇苓既受休鼓拉西之聘矣。更毀婚約。以賜其姪達敏。此又中國四千年之所無者。余譯此書。亦幾幾得罪於名教矣。然猶有辨者。達敏意薇苓始已相愛。休鼓不審其愛而強聘之。長征巴勒士丁。三年不反。二人同堡。彼此息息以禮自防。初無苟且之行。迨休鼓兵敗西歸。自審年老。不欲累及少艾。始毀約賜達敏。然猶百端詭試。達敏屹不爲動。於是休鼓拉西疑釋。知二者果以禮自防者也。遂予之。此在吾儒。必力攻以爲不可。然中外異俗。不以亂始。尙可以禮終。不必踵其事。但存其文可也。晉文公之納辰嬴。其事尤謬於此。彼懷公。獨非重耳之姪乎。納嬴而殺懷。其身猶列五霸。論者胡不斥左氏傳爲亂倫之書。實則後世踐文公之迹者何人。此亦吾所謂存其文。不至踵其事耳。通鑑所以名資治者。美惡雜陳。俾人君用爲鑒戒。鑒者師其德。戒者祛其醜。至了凡鳳洲諸人。刪節綱目。則但留其善。而悉去其惡。轉失鑒戒之意矣。以上所言。均非余譯此之本意。余之譯此。冀天下尙武也。書中敘加德瓦龍。復故君之仇。單帔短刃。超乘而取仇頭。一身見縛。濱死不爲屈。卽鑾凌溫。敵槊自背。貫出其胸。尙能奮巨椎而舞。虓搖之態。足以震懾萬夫。究之臘門人躬被文化。而又尙武。遂軼出撒克遜不列顚之上。今日以區區三島。凌駕全球者。非此雜種人耶。故究武而暴。則當範之以文。好文而衰。則又振之以武。今日之中國。衰耗之中國也。恨余無學。不能著書。以勉我國人。則但有多譯西產英雄之外傳。俾吾種亦去其倦敝之習。追蹤於猛敵之後。老懷其以此少慰乎。光緒三十三年八月二十日。閩縣林紓畏廬父敘於春覺齋。

西利亞郡主別傳二卷

英國馬支孟德原著。先生與魏易同譯。西利亞者。薩克司立伯大公國之郡主也。生之時。其父與母失和。乃以之託於寶星亭利。及長。自亦莫知所從出。後大公以世子病且危。將立郡主爲嗣。而姦人則居爲奇貨。稱是書者。謂爲言情傑作。於清光緒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初由商務館印行。

或曰馬支孟德。與前著累機情擊者蓋一人。

先生識語其耑曰。是書非名家手筆。然情迹離奇已極。狀摛故縱。將成復敗。幾於無可措手。則又更變一局。亦足見文心矣。暑中無可排悶。魏生時來口譯。日五六千言。不數日成書。然急就之章。雖保不無舛謬。近有海內知交。投書舉鄙人謬誤之處。心甚感之。惟鄙人不審西文。但能筆述。即有訛錯。均出不知。尚祈海內君子匡正爲幸。畏廬記。

璣司刺虎記二卷 Jess

英國哈葛德 H. R. Haggard 原著。先生與陳家麟同譯。清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譯訖。宣統元年四月十七日。初由商務館印行。

先生序曰。英特之戰。英人狃於常勝。乃不期其能敗。與將見殊。元戎受執。政府戚戚。至通款於布耳。此亦可云智盡能索之時矣。而終不知殺。再接再厲。卒奄有全洲。民主之局遂定。是則天意使然乎。布耳驟勝而驕。英人以必勝爲止。宜乎特消而英長也。凡與大國角力。非積上下十餘年之功。訓練積儲。厚而過厚。夥而過夥。始堪一戰。然使民無怨仇之心。上無善教之方。糧械雖多。而亦無恃。布耳人多不學。惟槍技精。以獵獸者獵人。發靡不中。英人初席長勝之勢。以特人爲可侮。因之而敗。特人又躡英人之轍。以英人爲易與。亦因之而敗。須知天下無易與之國。不存戒心。無往不敗。即存戒心。不審長計。雖倖勝而亦敗。斐洲多山而阻險。英人初來。不習地利。故動爲特人所制。乃不知英人持久之心。非復布耳所及。審無數殖民地之財力。與布耳戰。無論兵力弗及。即財力寧及之耶。兵事既平。英人輕鄙布耳。作爲是書。至云布耳不知算學。裂三十分令析之。但得二十六之數。則陵蔑至矣。夫以天下受蔑之人。其始恆蔑人者。不長慮而卻顧。但憑一日之憤。取羿羣雄。庚子之事。至今尚足寒心。余譯是書。初不關男女豔情。仇家報復。但謂教育不普。內治不精。兵力不足。糧械不積。萬萬勿開釁於外人也。皇帝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十日。閩縣林紓畏廬父敘。

西奴林娜小傳一卷 A Man of Mark

英國安東尼賀迫 Anthony Hope 原著。先生與魏易同譯。所敘乃南美洲奧里塔蘭民主國第一總統馬格司厥丁罕娶西奴林娜始末也。書於清宣統元年七月初三日。初由商務館印行。

情鐵二卷

是編所述。乃法國人事也。未題原著人姓名。亦未著同譯者誰也。惟書先生譯述而已。民國三年九月。由中華書局印行。

雲破月來緣二卷

英國鶴們偉原著。民國四年五月。先生與鉛山胡朝梁同譯。內分十五章。明年十一月。初由商務館印行。○胡朝梁字梓方。號詩廬。江西鉛山人。嚴復撰詩廬說曰。胡梓方舊治西學。晚而好詩。神游魄戀。若非詩無以爲悅也者。課其所作。則後者輒進乎前。遒峭精警。於其鄉宋以來詩人。以賡續派系。無怯媿。

先生序曰。鉛山胡詩廬。爲陳散原高足。能詩。喜爲古文。彬彬然。見者莫知其精於西文也。過從既稔。忽約余同譯是書。情迹既奇。而言情處。尤婉媚令人心醉。畏廬老矣。近來不喜爲言情之作。以眩動人心。顧三百篇首列關雎。言情而得情之正。無礙也。余日來專意作畫。不恆譯書。然而二三至好。如靜海陳君家麟。同里王生慶通。皆精於英法之文。時時過從。不期成書二種。均四萬餘言。及門王生慶驥。德文爲同輩之冠。與余譯成孟德斯鳩哲學小說一種。可十萬言。尚未卒業。已隨使節西邁。歸時當在冬殘。脫稿後。必出而問世矣。甲寅四月畏廬記。

雙雄較劍錄二卷 Heart of the World

英國哈葛德 H. R. Haggard 原著。先生同陳家麟譯述。於民國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初由商務館印行。書中敘英人彼得伯爾之未昏妻馬加娜得。爲西班牙公使侍衞亞古拉。誘刼而去。彼乃仗劍追還之。馬氏之貞白。彼氏之沈勇。皆可感人。

薄倖郎二卷

英國鎖司倭司女士原著。先生同陳家麟譯。民國四年七月二日。初由商務館印行。蓋敘美國米西拉與亞力山。及哈蠻得與安利娜。兩兩相慕悅之事。然續集未刊。事尚莫省其窮竟。

情窩二卷

英國威利孫原著。民國五年四月。先生與永福力樹蘐譯述。同年五月。始由商務館印行。○按離恨天譯餘賸語。謂壬子九月。譯得是編。授之平報。舊曆壬子。爲民國元年。則此書譯成。當在元年十月。而印行。則先爲平報。後乃屬之商務館也。

香鈎情眼二卷 Antonine

法國小仲馬 A. Dumas Fils 原著。先生與王慶通同譯。民國五年五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奇女格露枝小傳一卷

橄欖仙二卷

英國克拉克（疑即 Mrs. Craik Miss, Dinah M. Mulck）原著。克拉克者。十八世紀英之名詩家也。先生與陳家麟譯述。民國五年五月。初由商務館印行。按格爵枝者。蘇格蘭伯爵之女公子也。伯爵懦怯無勇。爲人凌侮。致不保家聲。女郎則深沉果斷。兒時。已英氣逼人。及長。嫁貴族少年。曰馬克倍司者。亦雄姿英發。勇而義戰人也。以英雌之內助。卒取國中孱王代之。書中敍戰事。可足羽翼正史。言情處。婀娜而含剛健。尤極盡兒女英雄之度。

鸚鵡緣二卷續編二卷三編二卷

美國巴蘇謹原著。先生與陳家麟譯述。分上下二卷。敍紐約逃囚。遇女子救之。卒免于難。而商賈以致富。感女子恩。遂謚之以橄欖仙。念之無忘。書於民國五年十一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鸚鵡緣二卷續編二卷三編二卷

法國小仲馬 A. Dumas Fils 原著。先生與王慶通同譯。都三編。凡六卷。皆以民國七年二月。初由商務館印行也。

癡郎幻影三卷

英國賴其鏜女士原著。先生與陳器譯述。民國七年十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桃大王因果錄二卷

英國參恩女士原著。先生與陳家麟譯。於民國七年十一月。初由商務館印行。按此編之敍桃大王。以貨桃而躋富厚。妙趣橫溢。後又寫復仇神異之事。刻怪狀鬼。尤爲言情小說之叛格。

玫瑰花二卷續編一卷 The Rosary

英國巴克雷 Florence L. Barclay 原著。先生與陳家麟同譯。乃言英之名士大洛美。求婚於處女迦茵。迦茵力拒之。已而大洛美遇禍而瞽。女乃易氏名而爲看護。深摯熨帖之情。純自艱困中曲達而出。前編述至大洛美嬰廢疾止。續編則自女爲看護始也。雖亦言情之書。而迥異乎其它。讀之使增伉儷之篤。而無淫逸忘情之思。書之前編。以民國七年十一月。初由商務館印行。續編則以八年七月印行也。

恨縷情絲二卷 "The Kreutzer Sonata" and "Family Happiness"

俄國托爾斯泰 L. Tolstoy 原著。先生與陳家麟同譯。上卷敍波子西佛之殺妻。其妻實召之。下卷則馬莎自述其生平唱隨之樂也。於此幸不幸中。隱爲女子示下鍼砭。一經先生之筆述。益覺辭指雋永矣。民國八年四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西樓鬼語二卷

英國約翰魁迭斯原著．先生與陳家麟同譯．民國八年六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鬼窟藏嬌二卷

英國武英尼原著．先生與陳家麟譯述．雖言情而又關涉國際．說愛國處．著墨弗多．而先公後己之義槩．露之言表．中設波折．極饒興趣．民國八年六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蓮心藕縷緣二卷

英國卞扣登原著．先生與陳家麟同譯．書中以馬黎為主人翁．馬黎者．英王女弟也．乃一為情愛所引．竟甘食貧居賤以終．亦可云天下之奇女子矣．於民國八年八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情天異彩一卷

法國周魯倭原著．先生與陳家麟譯述．於民國八年九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還珠艷史二卷

美國堪伯路司原著．先生與陳家麟同譯．分上下二卷．民國八年十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僵桃記一卷

美國克雷夫人原著．先生與毛文鍾同譯．民國十年五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馬妬一卷

英國高爾忒原著．先生與毛文鍾同譯．民國十年七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滄波淹諜記一卷

情海疑波二卷

英國卞文原著·先生與毛文鍾同譯·民國十年十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情天補恨錄二卷

英國道因原著·先生與同縣林凱譯述·以民國十年十一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英國克林登女士原著·先生同毛文鍾譯述·於民國十三年五月·初由商務館印行·全書析爲三十五章·都上下二卷·

右言情小說凡三十有六種。

神樞鬼藏錄二卷 The Hole in the Wall

英國阿瑟·毛利森 Arthur Morrison 原著·先生同魏易譯述·於清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成書·明年五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先生序曰·畏廬曰·中國之鞫獄·所以遠遜於歐西者·弊不在於貪黷·而濫刑求民隱於三木之下·弊在無律師爲之辯護·無包探爲之詗偵·每有疑獄·動致牽綴無辜·而至於瘐死·而獄仍不決·歐洲之律師·亦有辭於多金·仗其雌黃之口·反白爲黑者·顧承審之員·廣有學問·明法律·而陪審者耳目復聰利·又足以揭舉其奸欺·雖曲直稍有顛倒·然亦僅矣·矧所謂包探者·明物理·析人情·巧諜捷取·飛迅不可摸捉·即有遁情·已莫脫包探之網·而讞員又端審詳慎·故民之墜於冤抑者·恆寡·中國無律師·但有訟師·無包探·但有隸役·訟師如蠅·隸役如狼·蠅之所經·良胾亦敗·狼之所過·家畜無免·民不得聰察之吏·不能自直其枉·則乞伸於訟師·訟師者·又非理枉之人·不利其久訟·則得資不博·往往直語而故曲之·致其疑竇於官中·於是牽縈蒙絡·久久莫釋·而隸役則但嘬民膏·與包探之用心·左如秦越·故無訟則已·訟則無終直之時·必至於兩盡而後已·畏廬家居時·每遇鄉鄰之將構訟者·則反覆指陳·至於聲淚俱下·幸而罷訟者·但十之二三焉·然畏廬之思力已罷矣·近年讀上海諸君子所譯包探諸案·則大喜·驚贊其用心之仁·果使此書風行·俾朝之司刑讞者·知變計而用律師包探·且廣立學堂·以毓律師包探之材·則人人將求致其名譽·既享名譽·又多得錢·孰則甘爲不肖者·下民既免訟師及隸役之患·或重覩清明之天日·則小說之功·寧不偉哉·畏廬老而失學·近年東塗西抹·亦趨陪譯界諸君子之後·顧獨未譯偵探一種·十月中旬·始得此稿·與沖叔盡十餘日之力·譯成·然較近日海上名手新譯諸作·直以小巫面大巫·不值諸君子一粲也·光緒三十二年長至後五日·閩縣林紓敘·

歇洛克奇案開場前編一卷後編一卷 A. Study in Scarlet

英國柯南達利A.Conan Doyle原著，先生與魏易同譯，於清光緒三十三年夏至節前譯既，明年六月初八日，初由商務館印行，而此書敘約佛森復仇之堅忍，可方句踐伍員，而大偵探家福爾摩斯，卽於此次試手探奇，顯其驚人之絕技，讀之可以振奮神氣，益增知識，閩人陳熙績爲序其耑，於先生譯述小說，激勸人心之指，言之洞然，其序曰，吾友林畏廬先生，夙以譯述泰西小說，寓其改良社會激勸人心之雅志，自茶花女出，人知男女用情之宜正，自黑奴籲天錄出，人知貴賤等級之宜平，若戰血餘腥，則示人以軍國之主義，若愛國二童子，則示人以實業之當興，凡此，皆犖犖大者，其益可按籍稽也，其餘亦一部有一部之微旨，總而言之，先生固無浪費之筆墨耳，今冬，復與魏君冲叔同譯是書，都三萬餘言，分前後編，爲章十四，既成，以授熙績爲校讐，並點定其句投，熙績既卒讀，則作而言曰，嗟乎，約佛森者，西國之越句踐伍子胥也，流離顚越，轉徙數洲，冒霜露，忍饑渴，蓋幾塡溝壑者數矣，卒之身可苦，名可辱，而此心耿耿，則任千劉萬磨，必達其志而後已，此與臥薪嘗膽者何以異，太史公曰，伍子胥剛戾忍詢，能成大事，方其窘於江上，道乞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耶，吾於約佛森亦云，及其二憾卒逢，一毒其軀，一剚其腹，吾知卽不遇福爾摩斯，亦必歸骨美洲，一瞑而萬世不視也，何者，積仇既復，夙願已償，理得心安，粗殼何戀，天特假手福爾摩斯，以暴其事於當世耳，嗟乎，使吾國男子，人人皆如是堅忍沈摯，百折不撓，則何事不可成，何侮之足慮，夫人情遇險易驚，過事輒忘，故心不憤不興，氣不激不奮，晏安之毒，何可久懷，昔法之敗於普也，則圖其敗形，以警全國之耳目，日之扼於俄也，則編爲歌曲，以震通國之精神，中國自通商以來，日滋他族，實偪處此，庚子之役，創痛極矣，熙績時在圍城，目擊其變，踐劉之慘，蓋不忍言，繼自今，倘有以法日之志爲志者乎，是篇雖小，亦借鑒之嚆矢也，吾願閱之者勿作尋常之偵探談觀，而與太史公之越世家伍員列傳參讀之，可也，是書舊有譯本，然先生之譯文，則自成爲先生之筆墨，亦自有先生之微旨在也，熙績故爲表而出之，既以質諸先生，遂書於此，以爲序，丁未冬月，愚弟陳熙績謹識，〇按歇洛克，卽歇洛克，福爾摩斯也，先生亦自有序，

序曰，當日汪穰卿舍人爲余刊茶花女遺事，卽附入華生包探案，風行一時，後此續出者，至於數易版，以理想之學，足發人神智耳，余曾譯神樞鬼藏錄一書，亦言包探者，顧書名不直著包探二字，特借用元微之南陽郡王碑，遂貫穿神樞鬼藏之閒句，命名不切，宜人之不以爲異，今則直標其名曰奇案開場，此歇洛克試手探奇者也，文先言殺人者之敗露，下卷始敘其由，令讀者駭其前而必釋其後，而書中故爲停頓蓄積，待結穴處，始一一點清其發覺之故，令讀者恍然，此顧虎頭所謂傳神阿堵也，寥寥僅三萬餘字，借之破睡，亦佳，丁未長至節六橋補柳翁林紓識，

〇陳熙績字季咸，福建閩侯人，石遺室詩話卷十二稱其爲詩喜學今樂府，

藕孔避兵錄一卷

英國蜚立伯倭本翰原著，先生同魏易譯述，清宣統元年五月十八日，初由商務館印行，書中所敘，爲英人克雷齊與五社妻甫德，探取英倫德僑，聚而謀襲之陰祕，履艱冒死，英祚卒賴而不詘，

貝克偵探談初編一卷續編一卷

英國馬克丹諾保德慶原著．先生與陳家麟同譯．所言奇異之案．初編有尸言．因徵見箸．珠寶墜水．西班牙罪人．毬場伏尸．紅玉被盜．六則．續編有手隱不見．血印．破案迅捷．鬼海．竊盜所往．舟行紀程．六則．各極玄妙．弗一其式．顧貝克乃不自矜其才．而天才又時時自然表露．亦新益智圖之類也．以民國三年六月十七日．初由商務館印行．

羅刹雌風一卷

英國希洛原箸．先生筆述．力樹薐所口譯．以民國四年一月九日．初由商務館印行．所言乃俄皇遊歷歐洲之時．國內虛無黨人乘時舉事．荊軻聶政之徒．風起雲湧．無慮數十百輩．而黨中主要．乃多貴族名媛．皆甘屈其金枝玉葉之尊．以行燕市屠狗之事．而與爲對者．則皇家偵探．於行在複壁．發見其機關．玫瑰花莖．闕知其酖毒．譬猶公輸之善攻．墨翟之善禦．詼奇譎詭．匪夷所思矣．

石麟移月記一卷 或云乃英國馬格內原著偵探小說．

文明書局鉛印本也．於民國四年七月．先生與陳家麟同譯．桐鄉陸費逵爲之發行．唯未題署原箸人姓名．書之所紀．則英人卞得．嘗以競愛弗勝．退而蟄隱．十數年後．忽復自蹈世網．而乞昏於利蓮．利蓮者．將軍亞達爾語白雷之愛女也．女既鄙卞而慕他慱．卞得乃逞其魑魅．百技以蠱白雷夫婦．遂允妻之．會俠士司閽諸．已悉偵獲卞得詭謀．而爲暴之於衆．掘其門頂石麟之深夜轉首．實出自動．於是羣迷頓覺．利蓮乃得卒歸於他慱．因書之關紐．在石麟移向．故以名．○陸費逵待詳．

女師飲劍記一卷 Love Made Manifest.

英國布司白 Boothby. 原箸．先生同陳家麟譯述．民國六年七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牝賊情絲記二卷

英國陳施利原箸．先生同陳家麟譯述．民國六年七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十萬圓一卷．

上海偵探小說社鉛印本．以民國八年七月一日出版．吾檢全書文字．不過六千．亦先生譯箸中．篇帙最簡短之作．而署譯箸者名．則爲林琴南二字．誦其辭．亦先生文章也．於原箸與同譯之人．皆未題姓名．吾亦唯有闕之而已．

賂史二卷

法國亞波倭得原著・先生同陳家麟譯・書析三十二章・以民國九年二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焦頭爛額二卷

美國尼可拉司原著・先生與陳家麟同譯・分爲上下卷・其中爲篇凡三・一曰豹伯判象・二曰德魯曼・三曰火車行刼・皆偵探家言也・於民國九年四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右偵探小說凡十三種。

旅行述異二卷 Tales of Traveller

美國華盛頓歐文 Washington Irving 原著・先生與魏易同譯・清光緒三十二年十月・書成・明年六月十二日・初由商務館印行・歐文自述此書之緣起曰・是時臥病於萊茵河・風光明媚中・無可排悶・乃發篋出筆記・爲箸書之料・並合而修飾之・書遂成・又言當其世・衆情好古・自乃探索時尚・爲分版之文・雜敍古事・以悅時流之目・縱不如精於古文者之言・然軼帶之享・亦寓人心世道於寸楮之中・乍觀之・似無人心世道之係屬・而久久者悟矣・其療治世病・不加峻劑・徐徐進以湯液・且屏去道貌・不爲莊厲之語・大似尊嚴之容・傅之以蜜・因之人人傾耳張口・吾以刀圭之藥・投彼口中・聽者固無覺也・有叩其事確否・則告以書中日耳曼學生一則・當日法人筆記・固有與此相類者・後此有人言・尤有勸其書以去者・實則其事有無・已亦不知・第覺其授受有自來已爾・書中有祕畫一則・及少年意大利人・似數年以前有人與談者・唯語何自來・亦不之審・其餘怪誕不經事・但有一語蔽之曰・吾旅行久・聞見廣・即客夢亦疊如秋山・故腦筋中縱横擁積・如破書籠焉・臨池時・所述事蹟・問耶見耶・夢耶眞耶・都不一審・幾亦不自信其有是事・觀者果不之直・則幸其書其短・不倦觀者之目・且題目屢變・詩人有言・果能移步換形・則人不知其倦・果使每況愈下・而題目不同・則人亦不能推置勿視・茲事固自信之・按先生繙譯・亦自爲之序・

序曰・歐文者・古之振奇人也・能以滑稽之語・發爲傷心之言・乍讀之・初不覺其傷心・但目以爲譎妙・則歐文蓋以文章自隱矣・此書劈分四大類・鬼也・名士也・盜也・掘藏也・天下鬼使人怖・盜使人備・藏使人歆・獨未計名士之能使人厭・名士立身託業之始・亦何嘗用以厭人・顧以不善治生之故・而又傲亢凌轢・自窮其求生之途・又非諸葛公所謂淡泊明志者・衣服飲食・一一希於安飽・無以異於恆人・而獨其治生者・力與恆人橋・則宜乎顚沛窮蹙・以詩鳴號・上怨天而下尤人・初未嘗反躬而責實・此則自蔽者之流弊也・顧世人之待名士也・初不以鬼・而實虞其作戾・初不以盜・而私患其見凌・蓋以俗人觀名士・既無害藏足以歆之・而又有鬼盜之懾・名士烏得不窮・且名士者・多幽憂隱憾・散髮呼囂・歡笑不恆・陵詆無上・則渾良夫之

吽天也．殆有鬼之氣矣．文于當路．書詆故人．茄枝嗚高．匪慾表潔．無所事事．待人而食．稍不如禮．動肆醜詆．則闒陵老人之怒尹也．殆有盜之氣矣．且自審其詩．已不類於窖藏．而日欲冀人之歆．則爲計乃愈左．歷古以來．不得志變風流者以贏寵之．而名士往往爲世詬病．畏廬不肖．夙知其弊久矣．幼年亦稍稍爲詩．顧自審其不工而去之．而當其恣意塗抹．時人之非毀者．已藉藉吾後．顧吾頗有志．能忍饑三四年．未敢怨讟不平．咆哮以恣吾憤．又未敢蒙恥自託於豪貴．今已老．荷天之右．不至僇辱其身．亦未嘗媢嫉同儕之富貴．嗚呼．畏廬其萬幸不爲名士矣．夫澹泊明志．吾固不能．然得粗衣飽食．於心滋以爲足．惟所志則殊寡遠圖．執業乃大類白克宋之自活．第白克宋之詭遇如何．余未之知．然自食其力．或爲當世君子所憐．則畏廬之生業．亦微矣哉．光緒三十二年十月．既望．閩縣林紓敘於望瀛樓．

拊掌錄一卷 The Sketch-Book

美國華盛頓歐文 Washington Irving 原著．先生與魏易節譯．清光緒三十三年二月十九日．初由商務館印行．內析爲李迫大夢．睡洞．紀英倫風物．海程．耶蘇聖節．說車．耶蘇聖節前一日之夕景．耶蘇生日日．聖節夜宴．記惠斯敏司德大寺．十則．按歐文．爲英倫名家推獎爲美洲第一能文者．美之國史本傳．謂歐文所著書．每部必派別其文．不名一格．獨此則莊諧咸備．而弔古欷歔．尤生人無窮戰嘆．然皆本忠厚．而不傷於朘削．其寫生則栩栩欲生．幾凌紙怪發．縱多譏諷．亦不傷於刻毒．其中敘耶蘇聖節．則熙熙然太古之遺風也．其憑弔古人．則飄飄然無膠固想也．他如李迫之夢．蒙師之亡．均寓言可供噴飯．

先生平睡洞之言曰．訓蒙之苦趣．居士歷之二十年．今至老．仍爲教習．則蒙師之變相．而頭腦面目．仍蒙師耳．惟生平未得此肥如竹雞之女郎爲良女．則居士尚自愛．不爲非分之獲．而同學諸子．多文明人．較諸克來思所遇者．乃大異．第日夕飽饜長安塵土．不及田家風物遠甚．此則不如克來思者也．

平紀英倫風物曰．大凡城居之士流．其視村居者．恆目爲傖荒．其茌而無力者．受傖之目．雖含忿莫伸．顧亦不敢自辯．則以力薄而援寡耳．若村居崛起之通人．則又往往以一人之力．推陷彼城居而自大者．此積習然也．歐文產於美洲．必見輕於歐人．然歐人之輕美．正自有素．持歐文者．不宜在見輕之列．試觀其詞．若吐若茹．若訟若諷．而滿腹牢騷．直截筆墨俱出．而此尚爲開場之論．至於旅行述異一書．則羣繪名流醜狀．至於不値一錢．其人皆歐產也．可見天下之負盛名者．其實最不易副．正以責望者多耳．

平海程曰．余曾三至臺灣．皆遇颶．有所謂深航及伏波輪船者．余皆附之．伏波主人款余於客室．列廣榻．明燈盛饌．爲禮至恭．而堂以外．則皆戍卒東渡者．是夜風起船側．余首到觸牀背．痛絕．則自左移枕之右．而船復右側．顚倒憊甚．偶一張眼．見玻璃明燈．已側倒在艙之上．不中懸矣．鐵闌易位．礌然觸巨案之跌．立折．而巨砲流走船面．時時探頭向艙間．日下．臥客大呼．舟人四走抱砲．如是者竟日．明日船至．而客堂之上．戍兵爭入．縱橫臥．便溺交於榻下矣．今讀此篇．信歐文之言

弗慮也·

平耶蘇聖節曰·每見富貴退老之鄉宦·佳時令節·與子婦家人語·必述其微時貧賤之迹·轉以爲至樂·其語固屬得意·不知其心正有所感·大凡嚴風雪霰中·其中正蘊一番懷春之信·身當其境·但患隆寒·不知跬步所趨·已漸向陽春而去·一到了花明柳媚時·則春光甚洩·咀嚼轉無餘味·故往往迴想舊時苦趣·轉以爲樂·歐西今日之文明·正所謂花明柳媚時矣·然人人講自由·則骨月之膠質已漸薄·雖佯歡詭笑·而心中實有嚴防·不令互相侵越·長日爲歡·而眞意已漓·歐文華盛頓·有學人也·感時撫昔·故生此一番議論·須知天下守舊之談·不盡出之頑固·而太初風味·有令人尋覓不盡者·如此類是也·

平說車曰·文章家語·往往好言人之所難言·眼前語·盡人能道者·顧人以平易無奇而略之·能文者則拾取而加以潤色·便蔚然成爲異觀·此書原文·至細切溫雅·而不傷於煩碎·言之纏纏然·靡有文理·惜余不文·不能盡達其意·讀者當諒吾力之不能逮也·

平聖節前一日之夕景曰·老人英產·力存先英軌範·無取外國之名詞·以雜其思想·此語·固甚洽余懷也·凡人惟有感念祖國之心·則舉事始不忘其故·若漫無抉擇·見異思遷·此成爲何等人者·亦降人耳·吾中國百不如人·獨文字一門·差足自立·今又以新名詞·盡奪其故·是文字而亦忘之矣·噫·

平耶蘇生日曰·原書寫英倫景物·至佳·惜余筆力脆薄·不能曲繪其狀·可惜也·

平聖節夜宴曰·華盛頓歐文·古之傷心人也·在文明劇烈中·忽動古趣·雜摭此不經之事·爲文明人一易其眼光·此東坡所謂久饜膏粱·反思螺蛤者也·彼亦情知不勝·故於楮尾作一番議論·迴護其短·黠矣哉·雖然·頑固之時代·於倫常中膠質甚多·故父子兄弟·恆有終身婉戀之致·至於文明大昌·人人自立·於倫常轉少恩意·歐文感今思昔·故爲此頑固之紀載·一段苦心·識者當能會之·須知狉榛時代·猶名花負凍而苞也·至春雖花開·則生氣已盡發無餘·故有心人每欲復古·蓋古人元氣·有厚於今人萬倍者·必人到中年·方能領解·驟與靑年人述之·亦但取憎而已耳·

平記惠斯敏司德大寺曰·此篇文字·沖叔隨意言之·畏廬隨意錄之·置之敗簏中·約數月·一日取而讀之·則悲涼淒惋·語語皆含哲理·似非沖叔所言·亦非畏廬所涉筆者·嗟夫嗟夫·天下事當就眼前言之·不能從身後打量·若一一由煨燼之餘著想·寧有世界耶·在理宜有一篇長歌題其後·顧余不能爲詩·而能爲詩之友·有鄭蘇戡陳伯潛陳石遺三人·而此三人·又隔沮天末·不能見·尋當寄稿示之·請彼一點染也·

滑稽外史六卷 Nicholas Nickleby

英國卻而司迭更斯 Charles Dickens 原著·先生與魏易同譯·清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初七日·初由商務館印行·其原序曰·吾書實繼出於辟克威克報章之後·主嘲詘者·此時堯克歇埃·多蒙小學區·學費至省·今其弊僭矣·其初·學堂夥而學術謬·政府乃不一問·似蒙學之基植·無涉於民德·夫貿易小夫·爲主者所用·則必詳審其能與否·下至醫生律師·皆然·獨庸庸無稱之人·則聽之爲教習·不之檢察·故爲教習者·恆多濫竽·而堯克歇埃之教習·尤品之下下者·其人之生計·以術愚人之父母·易佳兒爲惡劣·似即其人之業尙·生質既鈍·而行事復險暴·如獮獸驚鳥·以搏擊爲長技·果使人愛其狗馬者·亦不授之斯輩·令彼凌轢·余聞醫生之治蹩·蹩不即愈·行且致訟·而童子神經·爲蒙師所挫·而爲之父兄者·乃儽然無所覺·余第一聞堯克歇埃蒙塾之軼事·時吾年尙稚·腦中但有吹彈丸取鳥之穉想·然尙記憶有人自堯克歇埃來·額上中創·久乃弗痂·蓋先生怒兒不慧·以翻紙之小刃中其顱·刃上含墨滓·毒入腠理·故久久膿潰·余一見此人·即印證此學生之影·箝於腦中深際·乃立志將往觀其謬厲之館政·編爲私家記載·播之藝林·余既蓄此心·於未成書以前·即躬赴堯克歇埃·時方冬也·路中所聞者·即於吾書中描畫其狀·時有人語我·果蒙師知爾爲辟克威克報中主筆者·先生必匿不汝面·余韙其言·遂與吾友衜謀·偏訪其親·故於堯克歇埃·乃用吾僞名·作書先容·言有童子求得蒙塾執業·其父先逝·但有孀母·頗冀其孤露之兒親學·余則僞爲童子顧託之人·此書既達堯克歇埃之友·詳詢其閒蒙塾孰佳·將往謁其師·余遂至蒙塾多處·相度其中·果如人言否·嗣至一鎭·鎭名·且爲諱之·所寄書中所言之人·乃他出·夜中雪盛·其人竟至·訪余於逆旅·余晚餐適已·遂出酒款是客·客今物故已久·尙憶其人健碩多笑容·談次無語不陳·惟及學堂·則格格不予告·余既及書中所言·則詳詢是閒有巨學堂否·其人言學堂之巨則良稔·余曰·佳乎·其人曰·此各適其適·不能預爲軒輊·言次·則引目覤火·嘴脣作響·似欲斥去是說者·余遂以他說進·而此人興致即勃發·余復漸入學堂事·則其人復立止其笑容·爲慘凜之狀·於是談及兩句鐘·客取冠將行·忽微語曰·吾二人談吐滋樂·今行矣·尙有積愫·必欲一伸·君慼婉孤兒·果於倫敦中有著足處·幸勿及此閒·吾初非謗其鄰右·特感君臨睨·故質直而貢是言·復曰·倫敦苟有託足之地·則萬勿蒞此·其人斗肅其容·頤張欲倍其頤矣·客既行·余後此·乃未晤其人·而書中所云白老地·殆與其人爲類·至於學堂之先生·則須敘其事迹·爲讀吾書者告之·乃吾書登諸報上時·有數先生恆斥言·謂余謗傷其人·竟有一人告之法律家·將入吾罪·尤有一人將至倫敦·覓我爲仇·意將用武·去年正月時·有一蒙師·方與一畫師坐談·更一畫師同坐·則默圖蒙師儀範·今吾書中司圭爾之象·即其象也·惟吾書之司圭爾·眇也·此蒙師則二目澄然·初不病眇·然與此蒙師友善者·咸曰眇目固不類·而行事則未有不類者·吾揭一司圭爾·直括堯克歇埃之羣師·爲之代表·司圭爾之愚頑狡獪·益之殘忍汚陋·聚於其身·請堯克歇埃之先生、集覤其人·各承其所長以去·斯得矣·且余之爲此書·敢誠語讀吾書者以狀·若司圭爾先生及其學堂之刑律·非我臆造·蓋實用其事·余但從輕處著筆·正防疑我者·斥我爲誕·羣公若弗信者·請至鎭中公堂·檢取人家訟此塾師之殘忍·其事較余所敘爲烈·蓋此情節·即小說家虛構空中樓閣·而亦莫肯其彷彿·且亦思力所不能至·是時·余方爲是書·而投書於吾家者·言先生虐狀·尙爲吾書中之所未敘·雖然·余今亦倦於斥姦·果使當日報上所書·集而成篇·則較之吾書所論列·尤劇烈·方知吾人之待人恕也·此外尙有一事·果言之·則讀者亦必喜慰·此亦利伯爾兄弟·亦確有其人·彼昆季之忠篤·亦非我臆造·即著書之人·亦承其嘉惠·特借此·用表彰其懿德·顧吾既敘其人·即有投書千數於吾家·必欲窮其底蘊·人人咸將與之訂交誼·聯貿易·余幾於日不暇給·今茲二人均物化矣·而尼古拉司者·固不能謂之完人·然亦未必有心怙過者·蓋年少不更事·情欲鬬進·實年少之

通病、吾書亦不藻飾、尊爲君子也、○按原序之狀蒙師濫竽暴劣也、可謂窮形盡相、故錄取全文、先生繙已、又綴短平數則於卷端、

平曰、迭更斯、古之傷心人也、按其本傳、蓋出身貧賤、故能於下流社會之人品、刻劃無復遺漏、筆舌所及、情罪皆眞、憑書既成、聲影莫遁、而亦不能無傷於刻毒者、以天下既有此等人、則亦不能不揭此等事、示之於世、令人人有所儆醒、有所備禦、亦禹鼎鑄奸、令人不逢不若之一佐也、

又曰、書中述老而夫事、則心蛇蝎而行虎狠、即俗所謂冷血物也、老而無子、積資誰屬、初不之計、但解離人之妻、孤人之子、竊人之稚弱、覆人之家產、一不之動、其機心大類火車輪船之馬力、火車輪船二物、非長日看人離別者耶、然其機自運弗已、軋軋之聲、萬不因人之傷離哭別爲稍停、又類東市決囚之伍伯、無論忠臣義士、一落其手、但有斷頭、初不能偶然有感於心者、其人固以司殺爲職也、老而夫職不司殺、又非無知之機器、而其作用、乃與二者正同、吾方知利令智昏一語、非無見而漫言者也、

又曰、冒利之夫終身未嘗慮禍、又未嘗慮及果報、正自有說、金錢之進如流水、存而不用、一心泰然、見人皆覺可憐、顧憐人而仍不肯施舍者、正謂吾以苦心慮貧之故、經營而得此資、若因施舍而罄、是自趣於貧、其智詎不更出貧者之下、故憐人之貧、正復自憐其智、殆謂我今破資以賑汝、我一落寞、又誰從而賑我者、我惟不貧而有防貧之思、故不趣於貧、且汝貧又何與我事、日復一日、善念漸遏、防貧之計、亦漸精、以爲偶一施舍、即足取貧、吾何不智至此、於是刻覈施之親戚、抑勒待其子孫、而子孫眼熱金多、乃不能用、又思此產屬我、汝死產又焉遁、則又不念彼祖彼父之居積取盈、心皆爲已、但覺積金不予、事同困己、迨鐘漏一歇、而黃金遂散、走如飛塵、惜高臥於棺中者、乃皆無見、爲可哀也、

又曰、大凡逐利之夫、有二種焉、曰剛、曰柔、老而夫者、吡於剛者也、阿寨者、吡於柔者也、虎之吮血、剛也、蛭之吮血、柔也、其實皆謂之冷血物、不可名之爲人、

又曰、力里威克、亦錢虜也、其人頗類老而夫、顧中途改悔、悉其產授之金威格司、令立其後者、何也、其人尚有愛情也、力里威克、能愛女優、則不能謂之無情、迨爲女優所窘、則翻然悟其初計之不善、故尚有歸宿之一日、若老而夫、一生未嘗愛人、於其妻尚刻剝構陷、則宜乎於其亡弟、終落落、而又何有於其姪尼古拉可、蓋老而夫者、鐵鑪也、鑪但屑人之物、已身未嘗一落其屑、試思天下人、果知鑪者、寧復有幸、

又曰、全書關鍵、本屬教習司圭爾瓦克福、然其事大悖常理、爲中國之所無、可以不論、中國今日之教習、正患不能得生徒之歡、又何敢施其威福、中國學生之語教習曰、汝奴隸、待飼於我、我不特意、汝立行、汝妻子亦立餒、而教習又多寒士、一見學生、已膽懾、不敢出其正直之言、講堂之上、聽之學生、而教習特同木偶、即間有匡正、已譁然散學、必屏逐此教習、然後已、吾又惜中國無迭更司、別著一書、爲學生正其謬戾、迭更司寫尼古拉司母之醜狀、其爲淫耶穢耶、蠢而多言耶、愚而飾智耶、乃一無所類、但覺彼言一發、即紛糾如亂絲、每有所言、均別出花樣、不復不沓、因歎左馬班韓、能寫莊容、不能描蠢狀、迭更司蓋於此四子外、別開生面矣、

又曰·赤里伯爾兄弟之好善·亦人世中不復多見之人·吾意迭吏司既出身貧賤·則老而夫或卽其親屬·淩虐既深·故成此書·以報復其虐待·赤里伯爾兄弟·又必有恩於迭吏司者也·此節原序中已述及之·惟有老而夫之虐·愈形赤里伯爾之仁·二者對舉成文·實爲報私恩私怨之筆墨·又欲自泯其迹·乃空立一司圭爾·爲全書宗旨·謂堯克歇埃學堂積習·一一皆如是·此書之成·卽欲儆醒家有子弟者·勿赴堯克歇埃·則此書成·爲有關社會之書·實則非是·但論其描寫俗情·一一都是嗇人閱歷·已大有功於社會矣·何待斥駁司圭爾·於社會始名有功·

又曰·天下文人·每敍及錢虜·必加痛揞·則畏廬之筆記·直不啻一百萬言·而其可笑可恨之事·尤不止如迭吏司之所論列·顧一言以蔽之曰·愚無知也·國人之求科名者·必祠魁星·而其求利者·多祠財神·財神之與魁星·仇同水火·必財神去後·而魁星始來·究其但祠魁星者·迨得官發財·則又舍魁星而兼祠財神·及彼子姓怠情不學·於是財神魁星·始並去其家·然則祠財神者得耶·祠魁星者得耶·吾不得而知之矣·

又曰·畏廬家貧·而吾季父靜菴先生·則賢而卹我·同族中亦無老而夫其人·然與同里閈者·固明明有老而夫也·嘗於橡湖仙影序中·明斥其人·然尚未足以盡此二豪之罪狀·

又曰·嗟夫·魑魅出沒之地·不在窮山·而在闤闠·人心之險·豈能一一誅鋤·不過世有其人·則書中卽有其事·猶之畫師·虛構一人狀貌·印證諸天下之人·必有一人與象相符者·故諺言所能狀之處·均人情所或有之處·固不能以迭吏司之書·斥爲妄語·而棄擲之也·

右滑稽小說凡三種。

伊索寓言一卷 Fables

希臘伊索 Aesop 原著·蓋藉草木鳥獸問答之語·極筆以繪寫人情世故·使識懲勸之塗也·當清光緒二十八年三月·先生與其縣人嚴培南嚴璩兄弟·譯述既竟·又自逐事而綴案語·指深詞擊·皆有道之言·商務館初爲印行之時·在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書耑弁先生自撰之序文曰·伊索產自希臘·距今二千五百有餘歲矣·近二百年·哲學之家·輩起於歐西·各本其創見·立爲師說·斯賓塞氏譔述·幾欲掩蓋前人·命令當世·而重蒙學者·仍不廢伊索氏之書·如沙的士·如麥生蒙·如沙摩島·如可踢安之人·或爭以爲伊索氏·產自其鄉里·據爲榮顯·顧古籍淪廢·莫獲稽實·獨雅典有伊索石象存焉·相傳伊索冤死於達爾斐·達爾斐數見災眚·於是雅典始祠以石象·然則呂黎之碑羅池·神柳侯之靈·固有其事耶·伊索爲書·不能盈寸·其中悉寓言·夫寓言之妙·莫吾蒙莊若也·特其書精深·於蒙學實未有裨·嘗謂天下不易之理·卽人心之公律·吾私懸一理·以證天下之事·莫禁其無所出入者·吾學不由閱歷而得也·其得之閱歷·則言足以證事矣·雖欲背馳錯出·其歸宿也·於吾律亦莫有所遁·伊索氏之書·閱歷有得之書也·言多詭託草木鳥獸之相酬答·味之·彌有至理·歐人啓蒙·類多摭拾其說·以益童慧·自余來京師數月·嚴君潛伯玉兄弟·適同舍·審余篤嗜西籍·遂出此書·日舉數則·余卽筆之於牘·經月書成·或有病其

書類齊諧小說者·余曰·小說克自成家者·無若劉納言之諧讔錄·徐慥之談笑錄·呂居仁之軒渠錄·元懷之拊掌錄·東坡之艾子雜說·然專尚風趣·適資以侑酒·任爲發蒙·則莫逮也·余非黜華伸歐·蓋欲求寓言之專作·能使童蒙聞而笑樂·漸悟乎人心之變幻·物理之歧出·實未有如伊索氏者也·余荒經久·近遇尤耽於小說·性有所慨·亦莫能革·觀者幸勿以小言而鄙之·光緒壬寅花朝·閩縣畏廬林紓序於五城學堂·○按嚴培南字君潛·嚴璩字伯玉·皆嚴復子也·

海外軒渠錄一卷 Gulliver's Travels

英國狂生斯威佛特 Janathan. Swift 原著·先生與曾宗鞏同譯·以清光緒三十二年四月·初由商務館印行·書中多寓言·考其著書之時·適當西曆一千七百餘年·英之政制猶未美備·作者中有所嫌·故託言以致諷刺·如敘苗黎葛利佛出游探險·身入小人國大人國·歷遇種種稀聞罕覩之事·刻畫描寫·畢盡妙肯·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而其中又具微指·令讀者得之於言外·

先生序曰·余讀列子·乃知東北極·有人名曰竫·九寸·郭璞圖讚·焦僥極麼·竫人惟小·其證也·洞冥記末多國人·長四寸·獨異記·李子昂長七寸·廣志東方有小人·如螻蛄·撮之滿手·得二十枚·則較之焦僥·小而又小矣·河圖玉版·崐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國·人長三十丈·洞冥記·支提國人·皆三丈三尺·又佛長一丈六尺·小弟阿難·與從弟調達·俱長一丈四尺五寸·至防風國人·則身橫九畝矣·余不知較之長狄僑如何似·僑如長五丈·然則富父以戈樁其喉·富父之高·亦將二丈有半矣·是均荒渺不經之談·惟余在浙西時所見之小人·則纔二尺·鬚蓬蓬然·林迪臣先生方守杭州·疑術者以藥縮之·將加審訊·尋亦弗果·而徐清惠撫閩時·曾攜長人可丈許·短服荷戟·汗浹其背·余方十歲·親見之於南台市上·合是二者·則焦僥與長狄之說·又不爲無據矣·私念歐西非實聞塙見·必不恣爲妄語·第不知有是謬說否·及譯是書·荒渺竟有甚於列子諸書者·其言利里北達·則六人納之一囊·其稱大人國·則御膳必陳一鯨·遂令觀者捧腹·吾國之書·敘是怪誕·特數語錯見而已·葛利佛所言·長篇累牘·竟若塙有其事·嗟夫·葛利佛其殆有激而言乎·葛著書時·敘記年月·爲一千七百餘年·去今將二百年·當時英政不能如今美備·葛利佛侘傺孤憤·拓爲奇想·以諷宗國·言小人者·刺執政也·試觀論利里北達事成·歷歷斥其弊端·至謂貴要大臣·咸以繩技自進·蓋可悲也·其言大人·則一味稱其渾樸·且述大人詆毀歐西語·自明己之弗勝·又極稱己之愛國·以掩其迹·然則英國言論·固亦未能自由耳·嗟夫·屈原之悲·寧獨葛氏·葛氏痛斥英國·而英國卒興·而後人之抱屈原之悲者·果見楚之以三戶亡秦乎·則不敢知矣·光緒三十二年三月望日·林紓畏廬敘於望瀛樓·○徐清惠待詳·

右寓言小說凡二種。

按商務館民國六年小說月報第八卷一號·刊載之探海燈·二號刊載之格雷西達·四號之悔過·五號之路西恩·六號之公主遇難·死口能歌·七號之魂靈附體·十號之決鬪得妻·皆寓言·先生與陳家麟同譯·而著者姓名無考·又三號刊載之林妖一篇·則英國曹西西爾原著·亦先生與陳家麟譯者·云亦寓言也·吾以其皆短篇小說·未能專目著錄·謹附注於此·

膜外風光一卷

法國克里孟棐 Georges Eugene Benjamin Clemenceau 原著。先生與同縣葉于沅同譯。於民國九年三月蕆事。內析十五幕。每幕皆陳中國三代鼎彝敦尊之屬。又各插拓圖。而說明其器之制度於背。極瞻視之雅麗。卷首有先生序文。謂書爲陸子欣所藏。然尚西文本也。陸子欣。名徵祥。江蘇上海人。民國四年。官國務總理。華文之本。或卽徵祥所精刻耶。卷眉有朱章。文曰愼獨藏書。當亦其鈐印也。〇或云乃哲學小說。吾留法學生。嘗依編爲影片。曰詩人挖目記云。

先生序曰。莊子大宗師篇。仲尼謂顏回曰。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耶。又曰。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意謂若說是覺。安知其非夢。若說是夢。又安知其非覺。卽論今日彼此相對之言。是否在夢中酬答。都不可知矣。嗚呼。是言也。卽此書之本旨矣。張怡以無目爲福。有目爲禍。似無目時快意。卽同夢中。待一恃目光。而失意事。卽種種呈露。然而張怡誤矣。果能渾夢覺爲一體。凡所未見之事。自以爲福。此特夢中之福耳。既見之後。一與夢反。則自以爲覺矣。一覺卽滋生苦趣。何妨更以夢視之。凡所造皆適者。斯忘適矣。又以忤己者爲適。則靡不適矣。乃必以藥復其矐。寧非多事。故天下事耳聞最樂。目擊最不樂。小說所虛構。皆耳聞者也。必執小說所言。律以身接之事。曾無一事與小說相符。書中李剛杜夫詩存之言。皆造言。猶小說之言也。張怡聽兒樂之。是也。目疾既瘳。尋迹三人之所爲。求踐其所聞。此正自尋苦惱耳。果能如莊子所謂安排而去化。（排推移也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則入於寂寥而與天爲一。）則聽若無聽。視若無視。不盲猶盲。又何往而不適者。張怡惟無莊子之學。必仍自矐其目。而再入於夢。是以人幾天矣。觀其言曰。自有此苦。而百苦皆祛。長夜漫漫。復至吾前。一切痛苦。皆背馳而去。此語何嘗非達。顧已喪其自然矣。書爲陸子欣先生所藏。以棄生可立爲舌人。俾余以筆述之。其中似有哲學。因用莊子之言以進之。庚申二月。閩縣林紓序於宣南煙雲樓。〇葉于沅。字可立。福建閩侯人。行業待詳。

泰西古劇三卷

英國達威生 H. C. Davidson 原輯。先生與陳家麟同譯。書三分之。爲上中下卷。上卷凡輯櫝盜。鹿緣。獄圓。夢覺。風婚。湖燈。刺蠱。馘兒。危婚。九則。中卷凡輯鬼弄。傭誤。烹情。劇殺。情閱。情蹇。孌殞。淫譴。妬變。劍酬十則。下卷凡輯婚詭。情悔。踐誓。尸囊。妝弟。識庶。埋恨。藥禍。虹渡。槐劍。貞驗。星幻十二則。皆泰西古昔名劇也。於民國九年五月。初由商務館印行。

右西劇之屬二種。

藝術類都二種。

春覺齋論畫一卷

此書專論績畫法理。及平隲古今畫品。而亦間以文法喻畫法。主旨不宗一先生之言。師古不如師造化。或謂其昔者梓行。與論文之編裨益也。或謂民國初元。刊諸某雜志者。廑數則而已。吾皆莫得而詳焉。二十五年春。吾始於海上友人處讀之。則

知已收爲北平燕京大學圖書館叢書之一。稿本尙藏其校善本書庫。二十四年十月由引得校印所承印。惟鉛印字體太小。校須再加精耳。

吳縣顧廷龍記後曰。畏廬先生善爲古文辭。譯泰西文學名著百數十種。人莫不稱其最先介紹之功。頗餘事六法。亦臻上乘。得之者珍爲球璧。以先生於學問藝事。並皆研精入微。其獨到處爲人所不可及也。右春覺齋論畫遺稿。乃萃數十年中揮翰之心得。而成。期於至當。闡論法理。敢斥時風。論畫之作。曾無有如此之偉者也。先生之畫。師法漁山。漁山嘗浮遊澳門。多觀西方名迹。故其設色。頗受薰陶。先生既私淑之人。又見聞之廣。出漁山上。融化筆墨。自宜更甚。故實爲溝通中西文化之一人。按近人之畫樹石粗成。輒自顯識。非師王李。卽法荆關。言之不稍愧怍。不知眞迹見且不易。何從撫擬。是何啻癡人之說夢哉。先生嘗謂唐畫千僞而一眞。宋畫百僞而一眞。明畫則眞僞參半。旨哉言乎。又曰。倪雲林墨迹。恨余貧眼。至老未嘗見其眞者。鉅公家閒有藏者。余曾觀數幀。但有堅鑰其脣吻。不敢發聲。若盲稱其是。則學舌討好。素所深恥。若極力斥駁。則又無眞本可據。辨其眞贋。但有緘默而退。無敢短長。然而率爾操筆者。動曰雲林雲林。作陂陀一折。疏樹兩三。茅亭居樹下。此外爲遠山一片。萬本雷同。似雲林遺迹流傳人間。但有此狀而已。思之令人噴飯。其箴俗匡謬之深心。不待煩言自顯。他若述布局之淸高。在乎氣韻。理參光算。象形栩然。一字一語。皆有至理。洵可謂後學之津梁。迷途之寶筏矣。吾館旣得先生稿本。藏諸善本書庫。念此作。雖於民國初年。分載都中報紙。而今已罕見。爰亟印行。以餉藝林。而先生遺文墜稿。得以流傳。亦後學者之應有事也。二十四年十月十日吳縣顧廷龍記。○顧廷龍行業待詳。

右論畫一種。

畏廬山水遺蹟第一集一卷第二集一卷

皆商務館印其家藏山水續圖。景印而精裝者。卷各爲圖十四幀。初版出世。乃民國十四年十二月。

右山水畫一種。

存目

都二十二種。凡有書名。而吾獵訪周蒐。迄未獲目覩其書。或書既屬藁。而實未成帙者。皆爲存其目於此。

孝女履霜記一卷

美國克雷夫人原著。先生同毛文鍾譯。藁存商務館。

五丁開山記二卷

雨血風毛錄一卷

法國文脅倭原著。先生同陳家麟譯。藁存商務館。

黃金鑄美錄一卷

美國湯沐林森原著。先生同毛文鍾譯。藁存商務館。

□　□一卷（未定譯名）

美國克需夫人原著。先生同毛文鍾譯。藁存商務館。

英國哈葛德 H. R. Haggard. 原著。先生同陳家麟譯。藁存商務館。

洞冥續記一卷

英國斐魯丁 H. Fielding 原著。先生同陳家麟譯。藁存商務館。

情橋恨水錄一卷

英國斐爾格女士原著。先生同毛文鍾譯。藁存商務館。

神窩一卷

美國惠而東夫人原著。先生同毛文鍾譯。藁存商務館。

奴星敍傳一卷二編一卷

法國洛沙子原著。先生同陳家麟譯。藁存商務館。

金縷衣一卷

美國克雷夫人原著。先生同毛文鍾譯。蟫存商務館。

軍前瑣話一卷

法國馬路亞原著。先生同毛文鍾譯。蟫存商務館。

情幻記一卷

俄國託爾斯泰 L. Tolstoy 原著。先生同陳家麟譯。蟫存商務館。

學生風月鑑一卷

法國大仲馬 A. Dumas Pere 原著。先生同陳家麟譯。蟫存商務館。

眇郎喋血錄一卷

英國阿克梓原著。先生同陳家麟譯。蟫存商務館。

夏馬城炸鬼一卷

英國哈葛德 H. R. Haggard 原著。先生同陳家麟譯。蟫存商務館。

鳳藻皇后小紀二卷

美國克雷夫人原著。先生同毛文鍾譯。蟫存商務館。

右蟫存商務館而未印行者凡十七種。都百二十萬言。據第十三卷第五期小說世界林琴南未刊譯本之調查。

雙鴛侶一卷 The Vicar of Wakefield

英國高爾斯密士 O. Goldsmith 原著。先生譯。見眞善美書局漢譯東西洋文學作品編目九十葉。言由商務館印行。而口述人名年時。都不可詳。

諷刺新樂府一卷

先生所著。皆諷刺時人之作。而刺國會議員者尤多。都三百餘首。人稱詩史。民國五六年間。爲北京平報刊布者。止十之四五耳。以姪懌勸沮。竟焚燔其稿。甚可惜也。將與諸公子搜訪平報所刊。編而成之。

史記讀法若干卷

此書。先生嘗於左傳擷華序尾。附當續出一語。其成帙。當在民國十年以前。乃竟未見刊本。惟昔屢聞諸先生曰。余所平史記。積數十年之探索。而徐樹錚託言假觀。既得書。乃饋我千金。余憤而斥去。乃猶未爲我梓行。今之云史記讀法者。未審即爲樹錚假去之平本否。以叩公子琮。則曰是也。

民種學若干卷

此編之名。見玉雪留痕自序。而亦未獲見其書。

官場新現形記若干卷

五年。袁世凱僭帝號。先生取其前後行實。及當時國會議員言行。撰爲野史。冀以諷世。吾曩聞公子琮常舉其名矣。而未得讀其書。後吾歸武昌。偶於破書之肆。檢覩殘陷之小百科書。其述中國文學名家傳一卷。亦謂先生自撰諸小說。尚有是也。惟皆莫詳其卷數。與其印行之人。其年時。更無可考見。

虎牙餘息錄若干卷

叔外曇花序曰。余自著小說。如劍膽錄金陵秋。虎牙餘息錄。亦漸次出版。按先生所數。前之二種。竝已流傳。而此錄則久久訪覓未見。

畏廬短篇小說一卷

此編之名．乃吾今年北遊時．始於城西金城書社目錄中得之．而書已佚亡．久求亦無可復獲．其與先生之瑣記漫錄筆記諸書．異同若何．則皆不可考見．

保種英雄傳若干卷

爲恨天譯餘賸語．先生自謂辛亥八月以前．譯得是編．爲某報攜去．某報莫究其名．公子琮曰．此乃與同縣魏瀚同譯也．瀚字季清．

妖髡繯首記一卷

英國巴文原著．先生與陳家麟同譯．惟書未印行．年時莫詳．或云乃刊載第二三卷小說世界者．

埃司蘭情俠傳一卷

英國哈葛德 H. R. Haggard 原著．先生與魏易於清光緒三十年譯訖．此迦因小傳序所云也．而其書乃覓索不可得．印行之人．因亦莫得而詳．暫以入於存目之類．

歐西通史若干卷

此卽先生授大學生西史時之講義．公子琮語我曰．甚僔藏庋在家．乃與蔡璐同譯者．按己酉日記．亦自云其譯此也．

右待訪蒐之書凡十二種。

歷代名將成敗鑑若干卷

書蠶纂及周秦漢代而止．猶未成書也．甚藏於家．

甲午海軍覆盆錄若干卷

不如歸序曰．余向欲著甲午海軍覆盆錄．未及竟其事．

哀王孫傳奇若干卷

按陳寶琛壽先生七十之文。謂先生爲傳奇記壽伯茀庚子殉難事。今攷紅礁畫槳錄譯餘賸語曰。余傷壽伯茀先生之殉難於庚子。將編爲哀王孫傳奇。顧長日丹鉛。無暇倚聲。行思寄迹江南。商之於南中諸君子耳。據此。知未屬藁矣。

右立名而未成書之屬凡三種。

自先生云歿。吾卽從事譜料之采摭獵訪。及今越五載矣。而恆若索綆縲繫吾心。重任寄負吾之肩背。罔敢有畧刻之釋逸。而苦吾思。劬吾力。獨久且至者。則書錄之卷。吳航高夢旦序先生三集曰。其生平譯箸百五十種。然吾稽覽商務貨書目錄。其箸錄先生譯述歐美日本小說。則惟百二十餘種而已。若倂先生撰箸之書。及譯述而付他賈梓刊者。綜而覈其數。則爲目又逾二百種。皆與高氏之言莫符。以知高氏曩昔百五十種之語。必包舉先生所譯所箸之書也。且亦廑略約校算之已耳。吾卽此略約舉目。以丐同里鄭苾蘅介爲求假書於商務館之漢肆。卒乃止獲四五十種。又以責歸疾遽。往往學生日曜還舍。則督率女兒元正。姪女性正。姪兒正志正思。分佐鈔錄。吾則讎校其奪譌。而鉤掇要刪。嗟夫。身處僋陋荒亂之隅。嗒嗒焉弗求聞達於世。蟄居而箸書。乃於參稽之策籍。四假而不可備獲。斯業爲之幾乎輟矣。今夏武昌士羣逐黃。弗終其志。吾乃畫然脫遊於北平。北平者。舊時之都也。而先生遺眷。皆尙滯居於此。幸冀吾嚮久求弗得之書。今當悉可得之於其家人。逮旣詢蒐之後。乃亦止賸十餘種習見之書。吾憂其書久益散落也。則立馳書公子琮。勗其及時獵蒐。務獲其全。庋藏諸家。或圖書館。期待來日叢刻。吾更日夕力疾獵訪。覓摎於宣南城西破書之肆。偶或發見鄙未聞見之遺文。輒不禁狂喜無窮。忘其疲難。書肆無復可得者。又日就三海子圖書館檢稽之。而華容廖鳳昇化宇亦日助吾鈔胥。外孫天門蔣晏清灝一日且自緩置其膳食。從吾稽鈔於坊閒。吾菈

北平。嫥意茲錄。既獲多助。猶越百五六十日。而始告厥成功。及此。吾心坎索練之縲繫。乃盡摧除脫解無餘。吾肩背之重負。亦袪挈而頓爽矣。五六春秋之劬瘁。於此大受天君之勞慰。今而後。乃益感舊時之都。爲讀書箸述之美園。求師求友與書。皆極夥而易獲。吾決然將謀永永寄迹於斯。而嫥致力於吾學。吁吁。寓形宇宙復幾時。吾寧肯聽宇宙之廢棄吾耶。民國十八年十一月七日。朱義胄謹跋。時寓北平城西象坊橋觀音寺之蝸廬。

春覺齋箸述記卷三終

後學劉文煊繕稾